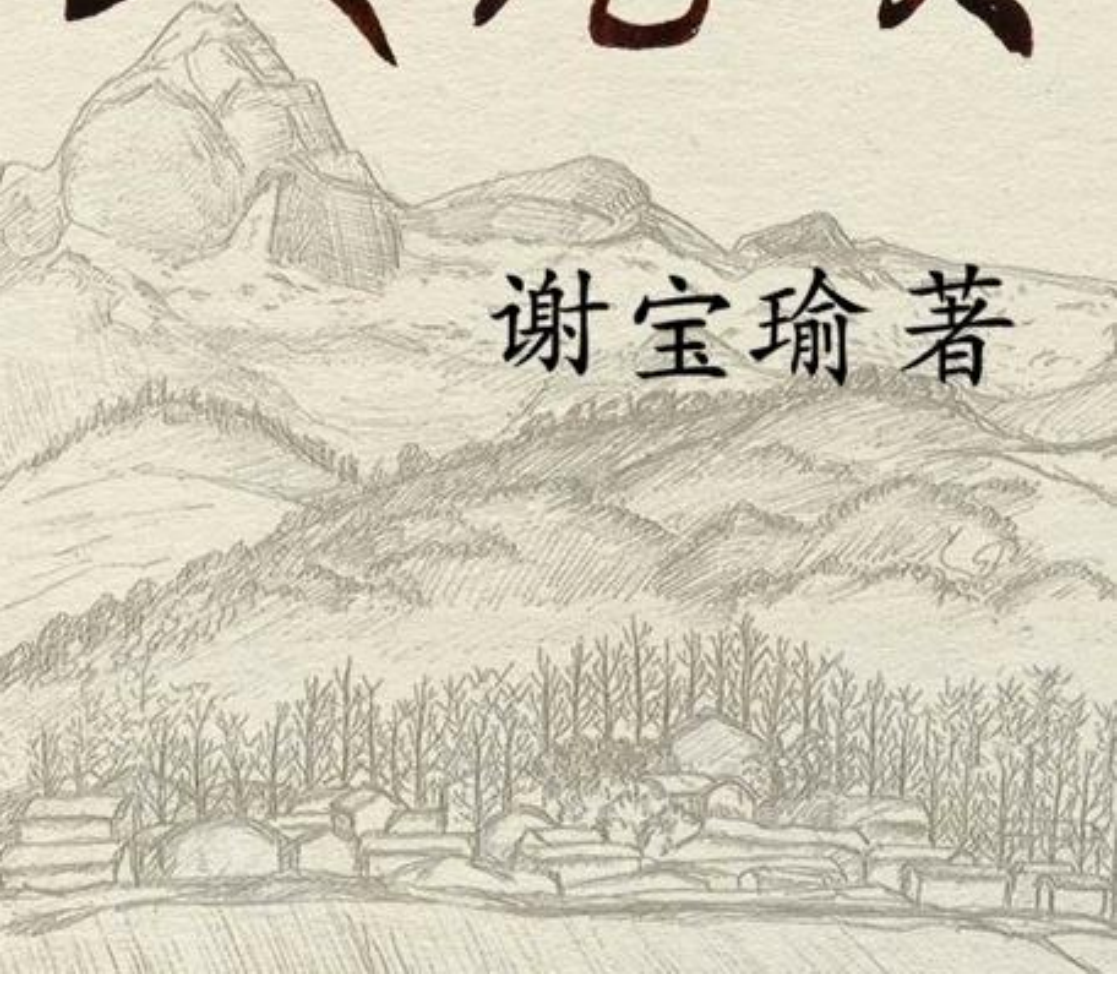
玫瑰坝

谢宝瑜 著



玫　瑰　坝

谢宝瑜

绿野出版社
Greenwilds Press
Toronto
2013

mei gui ba
玫瑰坝
ㄇㄟ ㄍㄨㄟ ㄅㄚ

Second Edition (Electronic Version in Simplified Chinese)
第二版（简体字电子版）

ISBN 978-0-9739514-2-4
Copyright © 2006, 2013, Xie Baoyu

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All rights reserved.
No reproduction of this book in any form, in whole or in part, may be made without written authorization of the copyright owner.

绿野出版社
Greenwilds Press

封面
题字：周师道
绘画：李慧颖
设计：艾碧荷(Abigail Eckhardt)、臧小林、David Montgomery、 魏泉

初版于 2006 年
First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2006
Library and Archives Canada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Xie, Baoyu, 1956-
Mei gui ba/Xie Baoyu
ISBN 0-9739514-0-0

鸣谢

感谢臧小林女士志愿提供多方面的支持，把《玫瑰坝》带进了电子书的世界。

《玫瑰坝》初版于二零零六年，因为种种原因，其印刷成本高，没有正常的发行渠道，很长时间知之者甚少。后来经过廖康、愚人、凡草、土干等朋友推荐，引起了一些读者的注意。然而，读者不但在购书前要费力地搜索一番，而且还得支付很贵的邮费和书费。一些居住在中国大陆的读者甚至要花费三四百圆人民币，耗时两三个月，才能把书拿到。希望《玫瑰坝》电子版可以给读者带来方便。

在准备电子版的过程中，参考读者提出的批评和建议，对这本书作了一些修改。第一修改稿

完成后，亦虹女士、愚人先生、臧小林女士和聿人先生花费大量时间通读了修改稿，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

《玫瑰坝》自问世以来，得到了读者的热情支持。有的读者为它写书评，发微博，贴短评；有的读者提出了很好的批评和建议；有的读者慷慨解囊，购买多册，用来赠送给当地的图书馆和自己的亲戚朋友。这些都让我深为感动。好些读者也因此而成了我的朋友。

利用《玫瑰坝》电子版出版的机会，向所有的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感谢上面提到的几位朋友和汪晶晶、杜欣欣、吴忠超、王友琴、遇罗锦、胡平、简杨、Sunflower12345、杨林、惠西成、格丘山、西门媚、朱小棣、云帆、陈维健、彭小明、野夫、沈浩波、巨矢、阿得兒、拙林、玉禾、棘墙、傅正明、云兒、莫非、行者-229、龙漫远、红尘滚滚、周师道、李慧颖、艾碧

荷(Abigail Eckhardt)、David Montgomery、Michael Stroucken、John Moore、Christopher Warren、David Eckhardt、Caroline Eckhardt、魏泉、银桦、冬芩、赵文秀、xian、云天、海碧、QianShao、余立蒙、冷热、shuang、DoubleVastness、mao 主席、王琴、mh2011、一片雾、大侃、芦紫、陶洛颂、洪峰、潘继文、翁燕、Guoqing Lin、红线、menmen、郑志坚等朋友和读者的支持。

感谢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为《玫瑰坝》的电子版作序。

谢宝瑜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前言

《玫瑰坝》这本书，在我看来是一部实录，记载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非常令人不知所云的时代。说它不知所云，是因为这个时代令人既兴奋，又懊恼；对于参与其中的人所蒙受的损失，我们既为他们感到悲痛，又钦佩他们投入的精力。《玫瑰坝》这本书不是小说，在我看来，它是真实的，为了隐去而给主角们用了假名的实录。换一个名字：张村、李庄、上寨、西坞……都有过相似的事情发生，都有过同样的小人物，经历恐惧、屈辱、失望、和生离死别。诚如这本书第一版的封底上作者所写的一小段话所说，许多人投身于那个时代，想要建设一个人间乐园，一个人间天堂。但是作者问道，我们建设了什么

呢？

我的回答是，建设了一个「失乐园」。容许我郢书燕说，借《失乐园》，阐释一切「乐园」的本质。当年弥尔顿写《失乐园》的时候，用的是一种隐喻，上帝承诺的乐园失去了，而且我们可以说是从来也没有实现过，只是一个承诺。在《失乐园》中，弥尔顿借用但丁《神曲》中的七项恶业，描述七个堕落天使，向上帝挑战。在第一节与第六节，他陈述神魔大战，使乐园变质。这本来是天使的七个名字代表的是：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贪食、和色欲。这些后来转为魔鬼的天使，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常常无法抗拒的私心和欲望。但是，在有权可使，有利可图，有机可乘的时候，这些人会全无顾忌地发挥这些败德，以致伤害了别人，也将乐园的承诺毁坏无余。

回顾历史，弥尔顿的《失乐园》是指责基督

教会的专断，自认为有神的意志为后盾，教会的一切作为都是绝对正确的。凡自以为是，在教会之中掌权的人，必然走到上面所说的被败德控制，而伤害别人和毁坏乐园。我以为，亚当和夏娃离开乐园，走向人间；那一场景，人失去了安宁的乐园，却找回了人类自己。这一幕，毋宁是欧洲在宗教革命后，启蒙时代人文精神的呈现。

弥尔顿写作的背景是英国清教徒革命的时代，克伦威尔领导的一般市民和农民推翻了王室，在英国建立了一个清教徒的社会。克伦威尔想要建立的是一个干干净净、人人循规蹈矩的英国。弥尔顿自己投身于这一伟大的志业。结果呢？清教徒的英国没有笑容，也没有容忍。他们坚持只有一条真理。他们自以为在英国建设了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社会，而结果是，克伦威尔自己成为独裁者；和他一起工作的教士们本来都是洁身自好，想要努力革除天主教的主教们和神父

们的败德和对一般平民的迫害。后果呢？就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就没有别人可以批评他们，他们也不会自己反省。想要的是革除天主教会的错误，却一样造成了一个全无生机的社会，也是上面压迫下面的社会。百姓的失望，带来了英王复辟，和对于革命的报复。这双重的失落，使得弥尔顿撰写了《失乐园》。

中外历史上，弥尔顿描写的「失乐园」时常出现。在宗教方面，凡是坚持独神信仰，而且坚持只有这一信仰是真理时，当他们一旦成为正统，都不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他们掌握了评判对错的权利，对与错都由他们决定，压迫人是合法的，伤害人也是合法的，走向败坏就成为无可避免的现象。

不仅宗教系统如此，政治力量，由于统治者握有公权力，更是可以用法律压迫人，用法律杀人。尤其革命运动者，因为他们认为别人是错

的，只有自己对，所以他们要革命，要改变一切。有些自以为对的，自以为有理，背上扛着一个天大的「理」，什么事都可以做，合不合理由他来裁决。有的政治集团自以为历史显示铁律在他那一边，有历史做保证，这个「理」就比天还大。可是，我们知道，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无法归纳出一条简单的铁律。假如有一点规律性，也无法规范未来，因为人的意志和行为是自由的，选择是多方面的。

《玫瑰坝》中的人物抱着一番理想，进入这个山村，想要改变一切。由于他们自信站在「理」的一边，扛着这个「理」的组织就拥有绝对的权利。一次又一次，他们以两分法将社会割成有理与无理，革命与反革命，打倒者与被打倒者。从村官到小将，都以为自己参加了革命大业，理直气壮地行使绝对的权力。在他们镇压的另一面，因为没有「理」，就全无反抗的余地。

打击与镇压的武器不仅是暴力，还有饥饿，引诱等等。每一次两分法将社会割裂成为两边，越割越细，终于只剩下站在权位上的掌权者和其他人。这些其他人，实际上是几乎全部的人，也终于丧失了自我；他们的呼唤，他们的服从，甚至他们的沉默，都是那些压迫者手上的筹码，放在天平的一边，另一边永远无法扳回来。

最后，到玫瑰坝的主角（冯东明），经历了风风雨雨，经历了多少次对爱情的背叛，对信任的糟蹋，经历了佛家「怨憎会、爱别离」的痛苦；他的结局是疯狂，对着自己最后的爱人说，「我们走吧」。在爱人被炸成粉碎的时候，他还在说，「我们走吧」。因为这个乐园已经完全失落了，因为他在建设乐园的过程中，自己也失落了。他没有走成，而且他的爱人已经化为灰烬；这一对现代的亚当和夏娃，走不出现代的伊甸园，因为他们面对的那股暴力，比伊甸园上帝的

威力更强大，更绝对。

这是近代中国人切身经历的悲剧，也是人类历史上，不断上演的悲剧。只要有人假借理想，操弄权力，权力就会腐蚀人性，为「其他人」造成一个又一个的「失乐园」。也许，有一天，乐园终于不再被人操弄，终于不再沦为「失乐园」；那一天，应当是我们知道如何约束当权者的权力。那一天，应当是我们知道如何审察乐园的美好承诺，不再轻易上当。

许倬云

撰于匹城

2012．9．14．

说明

在本书中，「儿」字表示兒化音，「兒」字则表示没有兒化。例如：「妹娃儿」这三个字读作 mei wer（ㄇㄟ ㄨㄦ）二音；而「娃兒」这两个字则读作 wa er（ㄨㄚ ㄦ）二音。

玫瑰坝方言：

〖一火镰〗一下：你还是躲一火镰才好。（你还是躲一下才好。）

〖遭〗被：我怕遭他们抓朵枪毙。（我怕被他们抓住枪毙。）

〖朵〗助词，表示「住」、「着」、「到」等意思：拿朵钱都买不朵粮食。（拿着钱都买不到粮食。）

〖遭不住〗受不了：我看朵你遭不住了，就赶紧宣布散会。（我见你受不了了，就赶紧宣布散会。）

〖莫得〗没有：我都莫得啥子办法了。（我都没有什么办法了。）我莫得他高。（我没有他高。）

〖之〗这：我打算脱下之身黄皮皮。（我打算脱下这套黄衣服。）

〖之楷家〗这样：咋个之楷家忙啊？（怎么这样忙啊？）

〖之展个儿〗现在：之展个儿他已经不在乎之几亩土地了。（现在他已经不在乎这几亩土地了。）

〖那展个儿〗那时候：那展个儿他们叫红军。（那时候他们叫红军。）

〖先才〗刚才：先才我看朵他们几个人在外前。（刚才我看见他们几个人在外面。）

〖一滴点儿〗一点儿：咋个不自己多吃一滴点儿喃？（怎么不自己多吃一点儿呢？）

〖紧朵〗老是：他紧朵吐血。（他老是吐血。）

〖鼓朵〗强迫，坚决：他鼓朵我喝了一杯酒。（他强迫我喝了一杯酒。）他鼓朵要去。（他坚决要去。）

〖直见〗不断：一心慌，我的玫瑰坝话就直见朝外前镖。（一心慌，我的玫瑰坝话就不断地往外面冒。）

第一章

一九五零年二月，中国西南山区。

孟福宽被一阵狗叫声吵醒了。

有人正在轻轻地敲临街的窗户。

「福宽，开门。」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孟福宽坐起身来，一边揉着眼睛，一边答应道：「就来。」他拧了自己的大腿一把，弄清楚了自己的确不是在做梦，便披上棉衣，趿着鞋，啪嗒啪嗒地走出房门。冷风一吹，他打了个寒噤，清醒多了。

看家狗黄毛正冲着大门一个劲地狂吠。

孟福宽呵住黄毛，斜穿过天井，打开了大门。

门外站着的那个人裹着一件破烂不堪的军大衣，戴着一顶龌龊的大檐军官帽。军帽的左上方有个子弹洞。如果子弹向下偏个两三分，这位国军军官损失的恐怕就不仅仅是一小撮头发了。他的脸上还有一些黑乎乎的东西，月光下也看不清究竟是血还是泥。

孟福宽认出了来人，吃了一惊，说：「林老爷？」

那人压低声音说：「去回你家老爷，林国栋求见。」

孟福宽转过身，朝堂屋右边的那间卧室走了过去。他轻轻敲了几下卧室的窗户，低声说：「老爷，林团长林老爷来了。」

「堂屋里头请。」王秉文在卧室里说。

孟福宽打开上房正中的堂屋门，和林国栋一起走进去。他划着火柴，点燃放在神龛上的一盏菜油灯，把油灯移到一张茶几上，说：「林老爷

请坐。」然后，他哈了哈腰，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

林国栋在茶几旁的一张太师椅上坐了下来。他就着菜油灯，点燃一枝香烟，吸了一口，打量着这间他已经有四年多没有来过的堂屋。这些年来，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的陈设却依然如旧。

堂屋正面的板壁前有一张齐肩高的狭长供桌——当地人称之为「神龛」，上面供着一块写着「天地国亲师」五个大字的木牌。木牌前有一个黄铜铸成的小香炉，半炉香灰上插着几根烧剩了的香梗。第一次见到这块木牌的人总要问起上面的那几个字。王秉文总是解释说：「天地容我立身，国家给我庇护，父母赐我身体，师长教我知识。做人应该饮水思源，不忘根本才对。」所以，他将过去的「天地君亲师」这五个字改成了「天地国亲师」，把这个牌位继续供在神龛上。每

到初一和十五，他总要亲自给它烧上一炷香。

堂屋的中间有一张八仙桌，桌下有八个独凳。桌子和凳子都是梨木做的，上面镂刻着仙桃、仙鹤、松柏、蝙蝠、梅花鹿的图案，漆得油光水亮。靠着南北两壁各有一张茶几，两把太师椅。茶几和太师椅用白果木做成，同样是精雕细刻，并上了土漆。左边的板壁正中挂着一幅用正楷抄写的〈陋室铭〉。附近的一根木柱上挂着一把无鞘的长剑。清同治二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在阑县的紫打地全军覆没，不少兵器散落到了民间。王秉文的父亲用重金购得了这把见过血的长剑，把它挂在这里，用来驱鬼避邪。

右边的板壁上挂着一幅〈玫瑰坝夕照〉图，是当代著名画家冯子虚先生的作品。十五年前，冯子虚来玫瑰坝一带写生，在王秉文家住了两个多月。那时候他虽然还没有成名，却受到了王秉文的隆重礼遇。他在离开玫瑰坝的时候留下了这

幅水墨画，作为给王秉文的谢仪。

房顶上盖的是一色的青瓦。同当地的其它房屋一样，这间屋子也没有天花板。与当地其它房屋不同的是，这间屋子的房顶中部嵌着一匹玻璃亮瓦。这匹亮瓦是林国栋在抗日战争时期从陪都重庆带回来的礼物。即使是在县城，它也是一件稀罕的玩意儿。刚装上时，这匹亮瓦在玫瑰坝引起了轰动。在最初的两三个月中，人们络绎不绝地来王秉文家看稀奇，搞得他疲惫不堪，差点就叫人把它取下来了。此时，皎洁的月光透过玻璃亮瓦直泻下来，在地板上洒了一层熠熠发光的银粉，产生了一种十分静谧的气氛。

「难得，难得！」王秉文疾步走进来，一边作揖，一边说。「是哪阵风把姑丈吹回来的？」林国栋是王秉文的妹夫。依着自己的子女称呼人是当地的习惯。

林国栋立起身，作了个揖，不自然地笑着

说：「共产风。」

王秉文在门口猛然停住了。他的一只脚踏在门槛内，另一只脚还留在门槛的外面。他怔怔地望着自己的妹夫，久久说不出话来。

林国栋意识到王秉文的目光有些异样。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破军大衣，然后抬起头来，哈哈一笑，说：「像个叫花子，是不？实在是狼狈，实在是狼狈！」

「没有受伤吧？」王秉文关切地问。他慢慢地把门槛外的那条腿抬了进来。

林国栋笑嘻嘻地说：「舅舅放心，我是死不了的。」他的脸上涂满了硝烟和污泥，白色的牙齿在这张大花脸的衬托下非常显眼。

「没有受伤吧？」王秉文又问。

「没有。」林国栋回答道。他摸了摸自己的头，又说：「只是少了几根头发。」

「好险！」王秉文从牙缝里吸了一口气，

说。他走过来，隔着茶几，在林国栋身旁的太师椅上坐了下来。他从衣袋里掏出烟荷包，拿起放在茶几上的水烟壶，装上烟丝，把它递给林国栋。

林国栋晃了一下自己手里的香烟，表示他不需要水烟壶。他弯了弯腰，将头凑向王秉文，低声说：「共军来了。昨天晚上，县城就已经姓共了。」

王秉文心头一震。他皱着眉头，掏出火镰和火石，在火石上放一撮火绒，用火镰嚓嚓地打了几下。火镰碰撞火石所产生的火星把火绒点燃了。他吹旺火绒，把它放到水烟壶的烟锅上，点着烟丝，咕咕嘟嘟地吸了一口。他虽然不动声色，心里却非常焦急。他的次子王守义与林国栋在同一个军里服役。他飞快地瞥了林国栋一眼，想从妹夫的脸上看出兒子的命运来。

林国栋猜出了王秉文的心思。他用十分肯定

的语气说：「守义不会有事。想不到牛师长是共党！我们和共军打得正激烈，他在我们的侧面突然砍了一刀，一火镰就把我们打烂了。幸亏我的脚板儿上擦了油。我要是溜得不快，恐怕早就遭守义他们逮朵了。」林国栋轻轻地笑了一声，好像是在讲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有趣故事一样。

王秉文悬在半空中的心终于落了下来。王守义在牛师长那里当参谋。既然他在胜利的一方，就应该不会遇到大的危险。他轻轻地嘘了一口气，问：「姑丈打算咋个办喃？」

林国栋压低声音说：「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如今我已经成了个光杆儿团长。话又说转来，就算是可以撒豆成兵，给我一百万人马，我都莫得啥子办法了。我看，就算是诸葛亮起死回生，他都莫得回天之力。民国如今已经死硬了。我打算脱下之身黄皮皮，去缅甸投靠守仁，当个化外之民。我之次回到坝子上来，

就是想要和你一起走。趁共军立足未稳，还来不及封锁国境线。我对云南和缅甸那边的地形很熟。守仁肯定也想你去。」

王守仁是王秉文的长子。抗日战争时期，他投笔从戎，和林国栋一起开赴缅甸与日军作战。他在转战缅甸的时候爱上了一位当地的华侨女子。抗战胜利后，他退了伍，同那位姑娘结了婚，留在缅甸，经商为生。

此时，王秉文想到了他的妹妹和侄女，对自己的妹夫非常不满。「你就之楷家一拍屁股，一走了之啊？若兰咋个办？小瑛咋个办喃？」他听了林国栋的这番话后，摇了摇头，说：「都五十岁了，不想动了。」

林国栋劝告道：「共产党要打倒地主，斗争地主。你是玫瑰坝最大的地主，恐怕是首当其冲。我看，你还是躲一火镰才好。」

王秉文平静地说：「共产党要斗争的是那些

作恶乡里、横行霸道的恶霸地主。我王秉文一向与世无争，从来没有得罪过哪个，莫得啥子好躲的。」

王秉文从不相信国民党的宣传，认为那些东西十有八九是骗人的。他更不相信共产党会是一群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的强盗。三个月前，他的次子王守义回过一趟家，同他聊了好几个晚上。从说话的口气上来看，王守义好像已经是共产党的人了。他说，共产党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公正光明、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是建立一个没有贪污腐化，没有剥削压迫的新社会。他还说，共产党的确是要打倒那些恶霸地主。可是，对于开明的地主，共产党却是要团结的。他说共产党在农村不过是要实行「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罢了。他解释说，土地、耕畜、耕具等叫做「生产资料」，应该没收来分给耕者。王秉文不赞成这个没收土地的政策。他对王守义说：「我们家屋头

的土地不是偷来的，不是抢来的，是我们家好几代的先人流血流汗，省吃俭用，一小块一小块地买来的。共产党咋个可以一个钱不给，就把它拿朵去分给外人喃？」可是，整个来讲，他仍然十分向往王守义所描绘的那个新社会。

林国栋又劝道：「俗话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觉得你还是躲一火镰才好。万一他们真要斗争你喃？你的年纪也不小了，恐怕是遭不住他们整的。」

林国栋听到过不少共产党斗争地主的故事，一个故事比另一个故事恐怖。他怕王秉文也会受害，这次兵败后才特意绕道来玫瑰坝，打算带上王秉文一起逃走。

王秉文却觉得妹夫是危言耸听，企图以此来掩盖自己不顾老婆孩子仓惶逃命的懦夫行径。他不以为然地说：「共产党也是人，咋个会不分好人坏人地乱斗争一气喃？我晓得，他们是要搞共

产，是要没收我家屋头的土地，不然他们就不叫共产党了。那些土地虽然是祖上传下来的，毕竟还是身外之物。他们要，我就给他们。他们咋个还要来斗争我喃？」话是这么说，王秉文心里却仍然为自己无法保住那些土地而感到悲哀。令他稍感宽慰的是，据王守义说，他家的那三间板壁瓦房和他多年来的积蓄都叫做「生活资料」，不会被没收。王守义还说：在即将到来的新社会里，只要愿意劳动，任何人都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他能写会算，完全可以自食其力，为建设一个美好的新社会作贡献。王秉文也相信，只要天下太平，只要官吏清廉，就算是把大部分土地交出去，他的一家也不至于会没有饭吃。他对时事很敏感。这几年来，他觉得局势很混乱，所以一直在悄悄地作准备，将手中的金圆券换成金银首饰。他想，如果省吃俭用，这些财产至少可以让他维持七八年。他不相信自己会那么蠢，用七八

年的时间还找不到一条生活出路。

林国栋默默地抽着烟，心想：「可能他的确是莫得害怕的必要吧？说不定守义早就当上了共产党，早就给他打了包票，不然他咋个会之楷家沉得住气喃？」他暗暗地叹了一口气，想：「只有我一个人笨，不晓得看风使舵。如今我是有家不能回，成了一条地地道道的丧家犬了。——若兰肯定晓得我们的部队遭打垮了。之阵，她不晓得有好焦心呢！」

这时，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女人用托盘端着一壶茶和两个茶杯走了进来，用一种外地的方言说：「姑丈，喝……」她的笑容甜美灿烂，她的声音像银铃一样地好听。然而，见到林国栋的模样后，她脸色大变，口里的「茶」字也不知被吓到哪里去了。

林国栋连忙站了起来，用官话说：「多谢舅妈。舅妈放心。我没有受伤。好好的，只是有点

脏。」

那女人仍然怯生生地盯着林国栋的头说：「吓死人了。帽子上还有个洞！」她镇定下来后，说：「姑丈，你请坐。坐下来喝茶。」说着，她给林国栋和王秉文各斟了一杯茶。这个女人叫陈素芬，是王秉文的填房妻子。

林国栋谢过茶，重新坐了下来。这是他第二次与陈素芬见面，觉得自己已经认不出她来了。

四年前，林国栋初次见到陈素芬的时候，她骨瘦如柴，皮肤焦黄，下巴尖削，颧骨突出，是一个典型的小叫花子。她当时虽然已经有十六岁了，看上去却只有十二三岁。她的胸部扁平，身体没有一点起伏的曲线。林国栋当时很纳闷，不明白王秉文究竟吃错了什么药，竟然决定要同这么一根小小的木棍成亲。

四年不见，林国栋不得不对这个女人刮目相看。她长高了一大截。她虽然穿着棉袄和棉裤，

那高耸的乳房和丰满的臀部仍然非常打眼。她的下巴不再尖削，颧骨不再突出。她的皮肤洁白细腻，有着象牙般的光泽。在暗淡的灯光下，她的嘴唇仍然显得娇红欲滴。那两条脏兮兮的发黄的小辫子不见了。黑油油的头发在她的脑后绾成一个髻子，给她抹上了一笔成熟的韵味。她的那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美丽得令人心颤。林国栋走南闯北几十年，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漂亮的女人。他暂时忘记了自己的狼狈处境，失态地欣赏着这件大自然的杰作。

「姑丈，先吃饭还是先洗澡？」王秉文问。

林国栋连忙把自己的目光从陈素芬的身上移开，说：「先吃饭。」他笑了笑，又说：「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肚皮都贴到脊梁骨上去了。」

「我去给姑丈拿块年糕来，先打个尖。」陈素芬微微扭动着腰肢，婀娜地走了出去。

陈素芬出门后，林国栋在地板上杵熄烟蒂，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幽幽地说：「抗战胜利后，没有听你的劝，结果同他们打了几年的仗。我怕遭他们抓朵枪毙，只好抛下若兰和小瑛，背井离乡，远走番邦。我好后悔！当时要是和守仁他们一起解甲归田，我之阵就不用害怕了。」

「塞翁失马，安知祸福。」王秉文一边吸着水烟，一边安慰林国栋。「说不定你命中注定了要去缅甸。说不定你只有在异国他乡才找得朵富贵和安乐。」

「富贵安乐不敢妄想。能够苟延残喘，我就谢天谢地了。」林国栋一口喝干手中的茶，犹豫了一下，说：「去年子六月份，我写信回来，请舅舅帮我家屋头卖土地。不晓得舅舅卖了没有？」

「田卖完了。地卖了五十几亩，还有三十几亩没有卖出去。卖到后头，大家都听朵了一点儿风声，都不肯买了。除非是白送。白送和拿给共

产党没收朵去有啥子区别喃？」王秉文说。

林国栋不知道这些田和地一共卖得了多少钱。王秉文没有讲，他就不好问。他想：「无论如何，若兰的手里头如今多了几个钱，可以多顶几天了。」想到这里，他的心情好了一些，问道：「舅舅家屋头的土地喃，卖了没有？」

「没有。」王秉文嘟囔着说。

陈素芬用一个盘子端着一块年糕走了进来。孟福宽端着半木盆热水跟在她的身后。「姑丈，先洗个脸，然后再吃。」陈素芬笑吟吟地说。她把盘子放在茶几上，扯下搭在肩上的一条白毛巾，递给林国栋。她拿起茶几上的茶壶，为林国栋重新斟满了茶，然后又走了出去。

林国栋洗了脸和手，就迫不及待地端起盘子，狼吞虎咽地吃起年糕来了。

「没有看朵若兰？」王秉文问。

林国栋咽下口里的年糕，怏怏地说：「没

有。共军突破我们的防线后，就顺朵零关道直扑龟城镇，把它占了。我本来想悄悄儿地摸进去，把若兰和小瑛带走。还没有靠近城门就遭他们发现了。幸好是晚上，没有遭他们逮朵。交了一阵火，手下的卫兵也跑散了。我只好从后山那边绕过来。」他的喉咙有点哽。「和若兰结婚十几年，在一起的时候加起来还莫得三年。我之一走，就不晓得哪年哪月才可以再看朵她和小瑛了。」

「姑丈就不要太伤感了。」王秉文说。「过几个月，等路上平静了，我们再想个啥子办法，把她们两个送到缅甸来同你团聚。」

林国栋感激地作了一个揖，说：「那是再好不过了！之件事就托付给舅舅了！」

王秉文说：「缅甸毕竟是异国他乡，是不可以久留的。要不是你侄兒媳妇的一家人在那儿拖后腿，守仁早就回来了。姑丈只是去暂时躲避一

阵。你们最后还是应该回来。我相信共产党最终会不咎既往，你回来也不会把你咋个。你以前跟他们打，是各为其主。之个道理，连古人都晓得。他们现在已经把江山打下来了。他们肯定要做个宽宏大量的姿态，招贤纳降，以安天下。」

这几句话给了林国栋一些安慰。他点着头说：「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只要他们肯不咎既往，让我回家，我就再也不管啥子主义不主义的事情了。老老实实、本本分分地守朵老婆娃兒，做工也好，种地也好，都比老死他乡强！」

这时，隔壁传来了一阵婴兒的啼哭声。王秉文见到林国栋询问的目光后，竭力掩饰着自己的得意，故作平淡地说：「小瑛家舅妈给我添了个兒子，两个多月了。等阵喊她抱过来给你看。」

「恭喜恭喜！」林国栋羡慕地说。「舅舅的福气不小哇，都三个兒子了！之个兒子的名字应该叫守礼了吧？」

「是叫守礼。不过，他的运气不好。你看，刚刚出世，共产党就要来了，我家屋头的土地肯定是保不朵的了。」王秉文说。「之个娃兒长大以后，只能靠他额头上的汗水来挣碗饭吃。」

「守礼之个娃兒虽然过不成少爷的生活，靠自己的两只手吃饭也不是啥子坏事。比起我们之辈人来，他也还算是有福气。我们之辈人，大半辈子都是兵荒马乱，莫得几天是宽心的日子。」

王秉文赞同地点了点头。

接着，林国栋根据他所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推测，给王秉文简略地讲了一下全国的形势。他说，共产党已经于去年新历的十月一日在北平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军队如今已经控制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在西南，数十万国军土崩瓦解，有的起义，有的投降，有的覆灭，现在就只剩下一些四处逃命的乌合之众了。国军的手中现在还有东南沿海

的几个小岛。林国栋认为，国军最多只能再坚持两三个月。他说，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此时已经逃到台湾。要不了多久，蒋介石也会流亡国外，或者去日本，或者去美国……

「饭好了。」陈素芬抱着一个婴兒出现在门口，宣布道。

林国栋对陈素芬说：「真是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来打搅舅妈，让你们辛苦了。」

「姑丈别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说这些话就见外了。」陈素芬说。

林国栋盯着陈素芬怀里的婴兒，急切地说：「舅妈，让我看看我的这位侄兒，好吗？」他凑过去，屈着食指，用指背轻轻地触了触孩子的小脸蛋。那孩子的小嘴咂了几下，口角流出一些口水。「他以为我的手指头是好吃的东西呢！」林国栋笑着说。他将孩子摸了又摸，触了又触，絮絮地赞美个不停，羡慕得不得了。

在此期间，孟福宽和厨娘姚凤英将饭菜端上了八仙桌。王秉文见饭菜已经摆好，便催客人吃饭。

林国栋也不客气。他快步走到桌前，在独凳上坐了下来，大动干戈，以风卷残云之势，很快就把桌子上的饭菜收拾得干干净净，连汤也没有剩一口。

饱餐了一顿之后，林国栋洗了一个澡，换上王秉文的旧衣裤，给妻子匆匆写了几个字，然后倒在床上，马上就睡着了。

第二章

这天是元宵节。吃过早饭，王秉文一家便去观音庙上香。

这观音庙离龙泉村大约有三里地，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到此时已经有三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了。

西山奔到这里时拐了一个小弯，形成了一个马蹄形的山坡。观音庙坐西朝东，建在这个马蹄形山坡的脚下。庙侧和庙后的山坡上长满了巨大的苍松和翠柏。这些松柏的树龄有两三百年，树干要两个人拉起手才合抱得过来。这里的松鼠也不怕人。它们在树上跳来跳去，还经常跑下地来，抢吃香客们扔给它们的煮洋芋。树枝上栖息着各种各样的鸟雀，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庙门

的前面有一小块平地。对着庙门有一股比水桶还要粗的清泉，成年咕嘟咕嘟地往外冒，涌出水面半尺来高。泉水在观音庙前积聚成一个面积约六亩的池塘，当地人把它称为「碧海」。碧海里的水冬暖夏凉，清澈透明，站在岸上就可以看到水中成群的游鱼。

王秉文一家顺着山脚，绕过碧海，来到观音庙前的小平地。观音庙的大门上方有一块木匾，上面刻写着龙泉寺三个金色的大字，是观音庙的本名。好些来得早的香客已经上完了香，却不急于回家。他们或者喂鱼，或者喂鸟，或者喂松鼠，也有人在庙子周围的树林里瞎逛，还有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

香客们见王秉文一家来了，纷纷同他们打招呼。有人叫王秉文爷爷，有人叫他伯伯，有人叫他叔叔，有人叫他哥哥，有人叫他弟弟，也有一些人叫他王老爷。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王守礼。

他们走过来，把陈素芬团团围住，迭声称赞这孩子长得漂亮，同声祝贺王秉文有福气。

不久，观音庙的慧通和尚疾步走了出来，将王秉文一家迎进了大门。

大殿里供着一尊泥塑镀金的观音菩萨。塑像有一丈多高，是菩萨的柳瓶相。菩萨的面前有一张供桌，上面摆着一个铁铸的香炉，几盏长明灯，以及一些糕点蔬果之类的供品。十二岁的小和尚圆觉盘着腿坐在观音菩萨的左前方。每当善男信女们拜上一拜，他就当地击一下磬，以帮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加强记忆。

孟福宽和姚凤英忙着将背篼里的供品、香烛和用来点长明灯的菜油取出来交给慧通和尚。与此同时，王秉文整了整衣服，手持一炷点燃的线香，低声念着自己的心愿，向菩萨拱手拜了几拜。拱手拜完后，他走近供桌，将线香插在香炉里的香灰上，然后退回来，跪在地上的蒲团上，

倒身缓缓再拜。王秉文拜毕后，陈素芬、孟福宽和姚凤英也依次上了香，拜了菩萨。

上完香后，慧通将王秉文夫妇让进大殿南边的耳房里用茶。南耳房的正中摆了一张大方桌和四条长板凳。门口有一张小方桌，上面放着一些茶叶茶碗之类的东西。小方桌旁有一个烧煤炭的沙锅炉子，上面坐着一个大铜壶。炉子旁边的地板上堆着一堆洋芋。顺着四壁摆放的十几条长板凳上坐满了人。这些人一边聊天，一边喝着他们自己动手泡的茶，吃着他们自己动手煮的洋芋。

玫瑰坝没有茶馆和酒楼。这观音庙离龙泉村很近，不用一袋烟的功夫就可以走到。很多人在辛劳了一天之后喜欢到这里来坐一坐，同别人聊聊天。这里也是一个课堂。忠孝仁义的道理通过故事的形式，以关羽岳飞等人物为载体，进入人们的头脑。性的知识也在这里通过荤荤素素的笑话和故事传播。逢年过节，这个南耳房里更是坐

满了来自坝子上各个村庄的男女老幼。人们在这里交流种庄稼的心得，打听发财致富的要诀，安排兒女晚辈的婚事。

慧通和王秉文夫妇在大方桌前坐下后，一个香客主动帮忙，给他们端来了三碗茉莉花茶。慧通先是讲了一些闲话，然后突然问道：「听说王老爷帮朵林团长家屋头卖了些土地，卖得都很贱，不晓得是啥子道理？」

王秉文看了看周围那些只顾自己谈笑的香客，说：「嗯……长老晓得，守礼家姑姑早就去了县城。之几年，她家屋头的土地都是我在帮朵管。去年子，守礼家姑丈嫌麻烦，写了封信来，喊我帮朵他们把土地卖掉。嗯……他们二天是不回玫瑰坝来的了。」

「果然遭我猜朵了！」慧通想。「林国栋的官儿当大了。之展个儿他已经不在乎之几亩土地了。我千万不要放过之个机会。」于是，他指着

门口说：「王老爷晓得，之儿的之些茶叶和洋芋都是大家自己带朵来的，有时候多，有时候少，有时候有，有时候无。煤炭是我拿那六亩半庙产出的地租买来的。」他看了一眼几个正在聊天的香客，继续说：「逢年过节，大家都喜欢来之儿坐一火镰。平时来之儿会朋友，摆龙门阵的人也不少。可惜之个炉子不够用，煮得成洋芋就烧不成泡茶的水。听说林团长在之头有将近三十二亩土地还没有找朵买主。要是林团长不是因为手里头紧才卖地的话，王老爷可不可以帮我探一火镰他的口气，看他肯不肯做个善事，捐几亩地出来。要是林团长肯捐个三五亩地出来，之儿就可以添个沙锅炉子，还可以随时摆点儿茶叶和洋芋，免得有时候大家只能在之儿干坐。要是林团长肯多捐一些地就更好了。还在五年前，王老爷就倡议过，大家凑点儿钱，把龙泉村到之儿来的之截泥巴路铺成石板路，免得下雨的时候路太

溜，容易跌朵人。可惜林保长想从中揩油，把之件善事整黄了。我想，要是林团长肯多捐点儿地，所出的地租就可以拿来请个石匠，常年不断地慢慢儿地在之截路上铺石板。过了之儿，之条路就更加难走了。鲤鱼背上的那半截路特别险要，十几年前还跌死过人。要是有钱，我们也可以整一火镰那半截路。」

「之个主意倒是不错。」王秉文想。「把土地捐给庙子里头是积阴功，比遭共产党白白啦啦地拿朵去好。」他犹豫了一下，将目光移到陈素芬的脸上，说：「你在之儿等一阵，好不？我和慧通长老有点儿事。」他见妻子点了头，便对慧通说：「之儿不咋个方便。我有句话想给长老说。」

慧通站了起来，把王秉文带到了大殿北边的耳房。

北耳房是慧通和圆觉的卧室，里面有两张小

木床，还乱七八糟地堆了一些吃的和用的杂物。

慧通关上门，拿出一个小板凳，请王秉文坐下。「不会有人进来的，」他说。他自己则盘着腿，坐在一个蒲团上。

王秉文压低声音说：「老实给长老说吧。守礼家姑丈托我卖土地，是因为共产党就要来了。不晓得长老听朵过没有？共产党要把东家的土地没收朵去，分给佃户。东家一个钱都得不朵。」

「阿弥陀佛，原来如此！」慧通说。「共产党，我看朵过。那展个儿他们叫红军。十四年前过红军的时候，我正在北寺里头听无色大师讲经。有个姓彭的红军伤兵掉了队，躲进了北寺后头的一个山洞。有一天，我路过那个山洞，无意之间看朵里头睡朵个人。我摸了一把，发觉他还没有死，就去山沟里头舀了点儿水来喂他。后头我又悄悄儿地给他送过几次饭。那个姓彭的给我说他是共产党。他还给我说，他们共产党要把土

地分给穷人。我当时想度他出家，来玫瑰坝当和尚。他咋个都不肯。他说，他的伤好了以后就要去找红军。哪个晓得他刚刚走到白泥湾，就遭民团逮朵了。」

「就是那个在钟鼓楼底下遭砍脑壳的红军？」王秉文问。

「就是他。那个共产党是向善的人。他给我说，他们共产党的道理和佛理是一致的，都是想要普度众生，解除世人在尘世里头的痛苦。」慧通叹了一口气，又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娄县长造了那次孽，遭那个共产党在阴间阎王的面前告了一状。没有过好久，他就遭发背疮发死了。好多人都看朵过娄县长的背疮，一条一条的，就给遭鞭子拷打过的一样。那些背疮就是阎王用刑以后留下来的鞭痕。阿弥陀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也听朵过之件事。」王秉文说。「只是

不晓得长老看朵过那个红军。」

「想不到共产党还真地成了气候。」慧通说。「看来，分田分地的事不会是假的。王老爷，你自己咋个不卖土地喃？」

王秉文低着头说：「起初我也想卖。后头一想，那些庄稼人要凑好多年才凑得朵几个钱。我把人家的血汗钱拿朵走了，人家要是晓得了真相，不恨死我才怪！」他抬起头来，心神不定地看了慧通一眼，说：「本来我是不肯帮哪个卖土地的。可是我就只有之个妹娃儿，她家屋头的事我不得不管。看来我造了不少的孽。我再三劝那些想买土地的人想清楚了再买。」

慧通安慰道：「王老爷只是帮朵林团长经一火镰手。再说，买卖是双方自己心甘情愿的。王老爷又没有偷，又没有抢。」他沉默了一阵，又说：「共产党以为自己是在做好事。他们不晓得，把土地分给佃户实际上是在害人。我担心有

人把持不住，收下之些土地，害得自己来世要变牛变马。」

「我也之楷家想过。」王秉文说。

「因果报应，分毫不爽。稍微有点儿贪心，跟朵就要遭罪。」慧通说。他想了想，问：「不晓得共产党会不会没收庙产？」

「不晓得。」王秉文说。

「我想，他们应该不会。」慧通说。「庙产是拿来做善事的。他们共产党也想做善事，只是不懂佛理，乱整一阵。修路是件大善事，他们应该热心才对。」

「看来之些土地还是捐出来好。他们要，就等他们拿朵去；他们不要，就由长老出头，拿来做善事。」王秉文笑着说。他想：「不如把我家屋头在之边的那几块地也捐出来，也积点儿阴功。」于是，他说：「守礼家姑丈说过，我咋个处置他家屋头的那些土地都可以。我想帮他家把

那些地全部捐出来。另外，我还想把我家屋头靠朵观音庙之边的那几块地也捐出来。那几块地总共有三十五亩。加上林家的三十二亩，总共就是六十七亩。庙子里头有了之些地，就可以整一火镰那条去陶家营的路了。不过，我有个条件：要是共产党不没收庙产，长老就还是要喊那几户种朵之些地的人继续种喔。」

慧通大喜，合掌笑着说：「阿弥陀佛，莫非老衲还想堕入阿鼻地狱，去砸那几家人的饭碗不成？」

王秉文想到两家人可能会因此而积下一些阴功，也感到很高兴。他说：「事不宜迟，之件事最好在共产党来玫瑰坝之前办好。我等阵就去找刘天仁，喊他来当个中人。」

慧通想了想，说：「我们今天才把之件事说成。我怕共产党二天要说闲话。王老爷，你可不可以和刘天仁商量一火镰，把地契上头的捐赠日

子写成是去年子的夏天，就是林团长卖地的那几天。」

王秉文略微犹豫了一下，说：「应该是可以的吧？反正是我们心甘情愿地捐出来的。我明天就喊福宽把地契给长老送过来。先才我看朵刘天财他们几个人在外前。等一阵，我们顺便把他们几个喊进来，说一火镰之件事。我的地租一向是两成。我给他们说观音庙也收两成的地租，好不？」

「好，好。」慧通点着头，满面笑容地说。他为自己在这天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兴奋。他相信，从此以后，龙泉寺就将更加兴旺了。

晚饭后，王秉文去刘天仁的铺子里写了地契。然后，他同刘天仁聊着天，等待着其他几个赛灯的评判。

不久，王姓的族长王文钊，林姓的族长林家

珮和玫瑰坝其他几位有点名望的人都陆陆续续地来到了刘家铺子。保长林国友却一直没有露面。过了很久，在他家当长工的王守富才来铺子里说，林国友的头痛，不能来了。于是，这几个人就从村头开始，挨家挨户地看灯，评判哪家的灯扎得最漂亮，哪家的灯扎得更有新意。

王秉文看完灯，发完奖，已经是深夜十点过了。他洗了脸和脚，同陈素芬聊了几句，正准备上床睡觉，却听到几响急促的敲门声。

「老爷，」孟福宽略带惊慌地说：「田大爷来了。他想见你。」

王秉文开门出来，见碧鸡山上的土匪头子田永煦带着一个保镖，正向他走来。

「恭喜发财。」田永煦向王秉文抱了抱拳，说。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王秉文连忙作揖还礼说。「田大爷,堂屋里头请。」他想：「之个

田大胡子半夜三更地跑朵来，恐怕没有安啥子好心。」

三个人在堂屋里坐好后，王秉文客套地说：「好久没有看朵田大爷了，不晓得是哪阵香风把田大爷吹过来的？」

「他妈的！之些狗日的杂种！老子又没有惹过他们。哼，想来打老子！」田永煦一坐下来就骂开了。

王秉文摸不着头脑。他默默地摸出烟荷包，递了过去。

田永煦拿出自己的烟斗，打开烟荷包，装了一斗烟丝。

那个保镖拿起茶几上的油灯，帮他把烟点着了。

「县城遭共军占了，你晓得不？」田永煦问王秉文。

「听朵过了。」王秉文答道。

「狗日的，占了县城，连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就想来打老子！」田永煦忿忿地说。

王秉文在心里对解放军暗暗钦佩，想：「果然是解放军。才来几天，就打算为我们之些老百姓除掉之些恶棍。看来，老百姓真是要过太平日子了。」然而，他却不动声色地说：「不会吧？」

「老子已经晓得了，之些狗日的大后天就要来剿老子。老子啥子阵仗没有看朵过？难道还怕你狗日的共军？」

孟福宽用一个托盘端着一壶茶和三个杯子走了进来。他摆好杯子，斟上茶，便悄悄地退了出去。

王秉文想：「看来，田大胡子是要来抢粮，准备和解放军长期周旋。之个坏家伙，死到临头，还要来祸害我们之些老百姓。」

「老子不相信之些狗日的牙齿就比国军的

硬。想来吃掉老子，哼！」田永煦往地板上狠狠地吐了一啪口水，端起茶几上的茶一饮而尽。「今天来玫瑰坝，是要借点儿粮食，准备跟之些狗日的大干一场。」他对王秉文狡猾地笑了笑，说：「王老爷德高望重，先来给王老爷打个招呼，才敢喊弟兄们动手。」

「准备征多少？」王秉文冷静地问。

田永煦说：「你王老爷嘛，随便给点儿就可以了。其他的大户人家每家借个三四十石，小户人家每家借个六七石。本来不想来打搅你们玫瑰坝，但是如今山上收留了五十多个国军，增加了不少嘴巴，只好出来走一趟了。」

王秉文想：「之不是要把我们老百姓屋头的粮食全部抢朵去啊？大家都要靠之点儿粮食才熬得到秋收。之一下，不把人饿死才怪！」他喝了一口茶，缓缓地说：「前几天，林国栋林团长来过我家屋头。他说共军已经把全国都吃下来了。

国军的手里头如今只剩朵东南沿海的几个小岛。林团长说，不消几天，之几个小岛肯定也要遭共军吃掉。恐怕连蒋委员长都只有去美国当寓公才保得朵命。」

「不会吧？」田永煦怀疑地说：「应连长说，国军只是战略转移，暂时退朵去了云南。他说美国派了几十万大军，已经开进广州城了，是来帮朵蒋委员长打共军的。美国人，你晓得，枪多炮多，还有飞机，还有个啥子原子弹，凶得不得了，一火镰就要铲平一座山。」田永煦敬畏地说。

「哪个应连长啊？」王秉文问。

「就是林团长手下的八连连长。」田永煦说。

王秉文笑了。「林团长晓得的军情多喃还是他手下的一个连长晓得的军情多喃？要是国军真是在转移，他咋个会跑到碧鸡山上来喃？他咋个

不跟朵林团长走喃？之个应连长，输了就认输嘛。莫非之些大话就可以把共军吓跑？莫非美国人是傻瓜？吃饱了，莫得事情做了，就跑来帮朵你打共军？」

田永煦心想：「之个老杂种的话说得不错。那个狗日的应连长恐怕还有好几个心眼儿呢！老子要看朵他一点儿才行。」

王秉文见田永煦不说话，就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以前共军斗国军，就像是曹操斗刘备。田大爷在碧鸡山，就像是孙权在东吴，可以大展雄才。如今西蜀已亡，东吴也就失去了屏障。要是共军真要来打，恐怕就不会像以前的国军那楷家，又想打碧鸡山，又要防共军，打个十天半个月，打不下来就赶紧撤。共军有的是时间。碧鸡山四面是悬崖峭壁，只有山前有一条羊肠小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田大爷成大气候的好地方。」他呷了一口茶，接着说：「可惜的是山上

不出粮。田大爷或早或晚，总得下山来征粮。那时候，要是有人点水，遭共军围朵，后果恐怕就不堪设想了。」

田永煦像被当头淋了一桶冷水，半天说不出话来。

「哪个敢给共军点水，老子们就杀了他的全家。看哪个还敢！」那个保镖恶狠狠地说。

王秉文说：「田大爷一向是以德服人的。十几年来，田大爷每年都只是在秋收以后薄征一次粮，其它的时候从来不下山打搅百姓。不仅如此，田大爷还不准山上的弟兄把大烟卖给本地人。难怪田大爷要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小山上的那个刘麻子就不同了。他三天两头地下山来抢粮。后头，他在抢粮的时候遭人家点水，遭国军围朵打死了。」

「王老爷有啥子高见不？」田永煦问。

王秉文说：「田大爷和共军从来没有交过

手，恐怕连照面都没有打过，可以说是一无冤，二无仇。我看，上策是趁共军还没有来打，田大爷就主动下山，接受招安。说不定田大爷还可以在共军里头弄个营长团长来当呢。」

田永煦不以为然地说：「当年宋公明就是因为接受了招安，整得个不得好死。国军就派人来招安过老子好几回。幸亏老子没有答应。不然的话，之阵老子就不晓得在哪条山沟里头喂蛆了。」

王秉文说：「宋公明把朝廷打得落花流水，死伤无数，有很多朝廷里头的重臣恨他。加上奸臣当道，昏君不明，他当然要吃亏。但是，程咬金他们降唐以后，不是都享受了荣华富贵啊？」

田永煦想：「唐太宗重用程咬金一班人，是想喊他们来帮朵打江山。如今共军已经把江山打下来了，还要老子来做啥子喃？万一招安不成，老子就上不沾天，下不着地。之个老杂种的之个

上策恐怕是个下下策。」他的口中却说：「王老爷有上策，就有中策和下策，都说来听一火镰嘛。」

王秉文说：「田大爷之阵想做的就是下策。田大爷四处征粮，准备和共军周旋到底。懂事的喃，晓得体谅田大爷的难处。那些不懂事的毛头儿小伙子恐怕就要怀恨在心。二天田大爷再下山来征粮，他们随时都可能去给共军通风报信。田大爷的旧部有三十几个人，之展个儿又收留了五十几个国军。就是喝稀饭，之八九十个人一年都要喝掉三四百石粮食。要不朵几天，山上的弟兄又要下山来征粮才行。那时候，碧鸡山的地利就用不上了。我不晓得共军究竟有好多。但是，莫得几十万人，它是啃不动国军的。要是硬拚，山上的弟兄就是一个顶一百个，也拚不过来。」

听了王秉文的一番话，田永煦的脸上像打了一层霜，变得灰扑扑的。他平时的那股慓悍劲这

时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人也像矮了一大节。他一声不吭，静静地等着王秉文说话。

王秉文想：「要是田大胡子把那些国军赶走，解放军对付起他来恐怕就会容易一些了。」于是，他压低声音，斟酌着字句说：「国军遭共军打成惊弓之鸟了。之些残兵败将，吃干饭可能凶，碰朵共军恐怕就不顶用了。还有，山上的国军比田大爷的旧部还要多。要是他们不服管教，恐怕就是一股祸水。」

田永煦出了一身冷汗，心想：「之个老杂种说得不错，万一那个狗日的应连长想篡位，老子恐怕还难以对付。」他在心里暗暗庆幸。来王家之前，他把应连长留在了村头林国友家。他想，要是让应连长跟着他来王家，王秉文就不敢这样直言了。

「那，中策喃？」田永煦问。

「中策是长期打算，争取招安。」王秉文看

了田永煦一眼，说。「先把那些国军打发掉，然后再喊老弱的弟兄回家。之些老弱的弟兄留在屋头，平时可以当田大爷的耳目，还可以给山上省点儿粮食下来，要的时候又可以随时招回去随军征伐。前山的小道上只要有三五个人，就是有百万大军也攻不上碧鸡山。依我看，田大爷在身边留十来个人就可以了。之十来个人的肚子有限，靠山上的存粮就可以吃个两三年。在之两三年中，田大爷慢慢儿地和共军讲条件。说得成就受招安，说不成也有两三年的时间来决定下一步该咋个走。」

田永煦想：「之个老杂种说的话很有道理。看来，老子平时在嘴巴上敬他一点儿还是值得的。今天晚上，老子就依他的计而行，不准那些国军回山，发点儿钱粮，把他们礼送出境，等他们自生自灭。只是，今天老子下山来了，不整点儿粮回去，就不大吉利。」

王秉文见这个土匪头子阴沉着脸不说话，心想：「看来，不破点儿财，之个坏家伙是不会甘心的。」想到这里，他说：「田大爷之次既然下来了，咋个好空朵个手回山喃？我家屋头还有滴点儿粮食。我们是老交情了。我送田大爷二十石玉米，如何？」他想：「林国友也该破点儿财才对！」于是，他又说：「林保长家的粮食也不少，他也是田大爷的好朋友。田大爷还可以找他借点儿粮。坝子上的其他人，就等秋收以后再说了，田大爷意下如何？」

田永煦想：「老子二天还有用得朵之个老杂种的时候，今天就卖个面子给他算球了。」于是，他说：「俗话说，『听人劝，得一半。』之回子我就听你王老爷的劝。」他抱着拳，又说：「王老爷是讲义气的，我田某人也是讲义气的。二天王老爷有用得着我田某人的地方，只要给山上带个信，就是刀山火海，我田某人也在所不

辞。」

「好，好……」王秉文含糊地应道，心想：「你不来找我的麻烦，我就要感谢苍天了，哪个还敢来招惹你啊？」他抱歉地说：「不好意思，娃兒睡惙了，惊醒了就要哭半天。田大爷派两三个弟兄进来搬粮食，其他的弟兄在大门外前接，好不？」

「当然，当然。」田永煦爽快地答应了。

第三章

像平常一样，这天晚上，观音庙的南耳房里又聚了十多个人。他们坐在长板凳上，围着煤炭炉，正聚精会神地听陈德华讲《封神演义》中的一个故事。陈德华在玫瑰坝也算是一个人物。他虽然不识字，却有好得惊人的记忆力。他的肚子里装满了《三国演义》、《水浒传》、《柳毅传书》、《七侠五义》等书中的故事。他的故事都是东一段西一段地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他对故事有一种神奇的直觉，能够把他听来的那些支离破碎的东西理出个头绪来，并且添油加醋，编成一个个完整的故事。无论是什么故事，只要从陈德华的口里讲出来，就精彩生动，妙趣横生，连熟知故事内容的人都听得津津有味。因为他的故事

讲得好，大家都喜欢他，尊敬他。他身子单薄，干不了重活，人们往往会主动帮他干活，还不肯接受任何报酬。

讲完姜太公怎样三箭射死赵公明后，陈德华说：「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他的话一停，有人就赶紧给他递了一碗热开水过去。

在陈德华喝水的时候，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刚才听到的那段故事来了。玫瑰坝有名的暴发户，精明强干的林国盛说：「赵公明那楷家好的本事，还是遭姜太公拿一张滴点儿大的桑枝弓，三只滴点儿大的桃枝箭就射死了。俗话说，『明枪好躲，暗箭难防。』之种桃枝箭就更加难防了。不过，我觉得他拿妖法来害人一点儿都不光明正大。之个姜太公实在是太歹毒了。」

王秉文的远房本家侄兒王守伦接过话来说：「球，『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不歹毒咋个当得朵那楷家大的官儿喃？像你我之些不歹毒

的人，一辈子就只有脸朝黄土背朝天，从泥巴里头刨食吃。」

林国盛说：「从泥巴里头刨食吃有那点儿不好？平平安安的。」

「好个球！」王守伦说。「老子吃了上顿愁下顿，连婆孃[1]都讨不朵！」

林国盛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子说：「你十八岁的人了，不要紧朵东家帮两天、西家帮两天地打发日子嘛。帮人不是个长久的办法。有人请，你才有饭吃；莫得人请，你就只有喝西北风。又存不朵钱。照之楷家下去，你咋个有能力成家立业喃？我劝你去求一火镰你家四伯伯，租几亩地来种。之才是个长久的办法。你家四伯伯的租子又轻。过上三五年，你存朵一点儿钱，还愁讨不朵个婆孃？」

---

[1] 在西南方言中，孃字读一声，娘字读二声，意义略有不同。

王守伦嘻嘻一笑，摇了摇头说：「要等三五年！等朵那天，老子的鸡巴都要发霉了。老子不干。」

林国盛冷笑一声，说：「不干？你不干，你那根鸡巴不光要发霉，还要生锈，还要烂掉。照你之个样子，哪个傻瓜女人肯跟朵你去饿肚子啊？我看，照之楷家下去，不要说三五年，就是一百年，你都讨不朵个婆孃。」

王守伦说：「租了地，周身不得闲。担不完的惊，受不完的累。」

「害怕担惊受累就不要做人！」林国盛说。「做人就是要担惊受累。又想不担惊受累，又想讨婆孃，世界上哪里有之楷家安逸的事啊？年轻人，有的是力气。做累了，睡一觉，力气又回来了。怕啥子嘛？」

王守伦说：「林保长、田大胡子他们三天两头地来要钱要粮。老子的手里头要是有钱，他们

不来抢才怪！老子拚死拚活地去做，到头来是『猫儿翻甑子，替狗捞事，』帮了他们。老子才莫得之楷家傻呢。」

林国盛无言以对。他摇了摇头，心想：「之个二流子是莫得药医了。」

这时，刘天仁从门外走了进来。陈德华忙打招呼，说：「刘老板，城里头办货回来了？咋个之楷家晚才来喃？」

刘天仁答道：「有滴点儿杂事，一直走不开。」

一个半大小子赶紧站起来给他让座。

在座的人一见到刘天仁，无不精神一振。玫瑰坝的人难得去县城一趟。一方面是因为路途崎岖遥远，一去一来就有七十多里。更讨厌的是离玫瑰坝八里路就是碧鸡山，山上的土匪在山脚下设了一个卡子，经过卡子的人都必须交一升大米的「卡子捐」，过卡人所携带的货物还要逢十抽

一。玫瑰坝只有这条通往外界的道路。因此，坝子里的人轻易不肯走出去；坝子外的人无事也不愿跑进来。刘天仁是玫瑰坝唯一的生意人，经常得去县城里买卖货物。他知道这帮成天蹲在这山旮旯里的人对自己的期待很大。每次去县城，他都要留心那里的流言蜚语。如果有空，他还要去茶馆里听一段说书，或者是去剧院里看一场安剧，以保证回来后讲得出一点新鲜的东西，以飨这些对新闻如饥似渴的乡亲。

「刘老板在城里头又听朵啥子稀奇了？」王守伦问。

刘天仁略微迟疑了一下。他这次去县城办货回来时，发现碧鸡山下的卡子竟然撤走了。这「卡子捐」和逢十抽一的货物当然就省了下来。这件事本来应该是头号新闻。可是，他转念一想，觉得他不应该把这条新闻讲出来，以免人们在买针打盐的时候多啰嗦，要求他少算点钱。于是，

他用第二号新闻补了头号新闻的缺，说：「你们大家晓得不？我们玫瑰坝的林保长把那个窦艳芳整朵了，还送了她一对金镯子。」

「哪个窦艳芳啊？」林国盛问。刘天仁几次谈起安剧小旦窦艳芳时林国盛都没有来观音庙，所以对这个名字不大熟悉。

「连窦艳芳都不晓得？」王守伦说。「就是那个在城里头唱红了半边天的小旦嘛。」他轻蔑地瞥了林国盛一眼，对自己如此广博的知识非常得意。他羡慕地说：「嘿，林保长他妈的真是有两火镰！窦艳芳那楷家红，他都整得朵，更不要说其她的女人了。」说着，他心中来了气，暗暗把自己的祖宗十八代都臭骂了一通。王守伦相信，他家的祖坟埋得不是地方，风水不好，害得他受苦受穷。一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他就要骂自己的祖宗一顿来出气。

林国盛笑着问：「那个小旦标致点儿还是老

板娘标致点儿啊？」

刘天仁哈哈地笑了两声，说：「当然是我家婆孃好啰！我家婆孃是名牌货，是『三心牌儿』的：看朵恶心，放在屋头放心，侍候男人尽心。」他的这几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刘天仁等大家笑过以后说：「那个小旦也还算是一个羞花闭月的人物。不过，她比不起我们玫瑰坝的王若兰，更加比不起陈素芬。」

王守伦问：「林保长到底是咋个把她整朵的喃？」

刘天仁说：「之个窦艳芳原先是城里头袍哥舵把子梅大爷的相好。她今天之楷家红，就是靠梅大爷捧场捧上去的。要是在从前，林保长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去碰她一火镰。幸好梅大爷在练一种铁衫功，听说如今已经练得刀枪不入了。之就是说，你拿刀去砍他，拿枪去轰他，都伤不朵他的一根寒毛。」

众人乱哄哄地赞叹了几声，表示对梅大爷十分佩服。

刘天仁接着说：「可惜，练之种功的人近不得女色。一近女色，之种功夫就不灵了。梅大爷是菩萨心肠，害怕耽误了之个小旦的青春，之才传出话来，说他和窦艳芳不相干了。之句话一放出来，城里头的公子少爷就一窝蜂地扑了上去，把那个窦艳芳团团围朵。之是腊月间的事。当时林保长正在城里头。不是我们在背后说他，大家都晓得，林保长之号人，只要看朵是个母的，不管是狗是猪都眼热……」

这句话又引起了一阵哄堂大笑。

「更不要说……」刘天仁忍住笑说：「更不要说是个标致的小旦了。所以林保长也跑上擂台去，打了几碇子。」这时，刘天仁不再笑了，他的声音里带上了几分敬畏，说：「我们林保长也真是了得！县城里头有钱有势有模样的公子哥有

的是，可以说是高手如云。但是他们最后都败在了林保长的手下。那个窦艳芳样子好，人品好，做功唱功都好，又见朵过大世面，等闲之辈她连正眼都不看一火镰，一心一意地要找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如意郎君。我们林保长要是莫得点儿真本事，咋个把她整得朵喃？看来，还是我们玫瑰坝的人厉害！」刘天仁说得唾沫四溅，好像林国友为玫瑰坝的人争了天大的一次光一样。他说：「想一下，全县做军官儿做得最大的人生在哪里？全县最标致的女人住在哪里？我们玫瑰坝！了不起啊！」他的这几句话说得在场的人个个扬眉吐气，为自己是玫瑰坝人而感到万分自豪。

「林保长不是有好几个婆孃了啊？」那个为刘天仁让座的半大小子问。他听说窦艳芳一心一意要找个可以托付终身的如意郎君，为她感到有些担心。

「姐兒爱俏嘛。之就是所谓的『宁为英雄

妾，不为凡人妻。』林保长之楷家的人材，手里头又阔，嘴巴子又甜……」刘天仁正在兴头上，嘴巴说滑了，便不加考虑地乱说了一通。说到这里，他稍微冷静了一点，恢复了一些理智，自己觉得不是个滋味。他想：「我咋个会把林保长之个狗杂种说成是英雄喃？」他赶紧打住话头，举目一望，发现问话的是他的堂侄刘瑞银。他恼羞成怒地呵道：「你之个娃兒！大人说话，你来插啥子嘴啊？」

王守伦不知趣地问：「之个窦艳芳哪天嫁过来？」

刘天仁冷冷地回答道：「那你就要去问林保长了。」他不想继续谈论林国友的艳闻，就急急忙忙地讲起了第二号新闻：「城南城墙边的三倒拐，就是离南门洞儿莫得好远的那条巷子，有一家人姓吉。初四那天，那个吉老头儿的三兒媳妇儿临盆。哪个晓得，她生下来的是一窝狗，一共

有十二条，把收生婆吓了一大跳。」

听到人生狗，众人都愣住了。大家沉默了好一阵，陈德华才笑着说：「刘老板肯定是惑人的。我不相信，人咋个生得出狗来喃？」

刘天仁一本正经地说：「哪个惑你啊！信不信由你。初初我也不相信。但是人家说得有鼻子有眼睛的。说是那个吉老头儿的兒子遭抽朵去当了兵，一走就是三年，至今不晓得是死是活。男人遭抽朵去的时候，那个兒媳妇儿过门才三个月，刚刚儿尝朵了一点儿甜头儿。她左等右等，咋个都等不朵男人回来。实在熬不住，她晚上只好抱朵屋头的一条大黄狗睡觉。之才生出一窝狗来。」

林国盛想了想，说：「我看，之是吉老头儿家的仇人编出来骂人的。人要是生得出狗来，马就生得出牛来。世界上哪里有之种事情啊！」

刘天仁反驳道：「马生不出牛来，但是生得

出骡子来。那年子陶家营陶常贵家的母猪不是还生过一只象啊？我亲眼看朵过。好长的鼻子！可惜是死胎。世界上的怪事多得很！人生狗又有啥子稀奇的喃？」

林国盛见驳不倒刘天仁，只好说：「好了好了。人家生狗也好，生猫儿也好，都不关我们的事。打个鸡蛋，各人请散！明天一大早，我还要背粪去呢。」

王守伦最怕散场。散了场，他就只有回自己的那间冷冷清清、四处漏风的草棚子里去了。他连忙说：「刘老板还没有说完城里头的稀奇事呢。咋个就要散了？」

刘天仁说：「其它也莫得啥子好听的了。还有一件，更加不关我们的事了：龟城镇遭解放军占了。我都看朵过几个解放军了。对人不是好凶。」

「解放军？」陈德华觉得奇怪，说：「国军

都有个数码打头。有二十四军，有五十八军。我还从来没有听朵过有个解放军。」

刘天仁解释道：「解放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简称。初初我也不明白，后头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整清楚。解放军就是共军，就是共产党。」

大家哦了一声。

王守伦笑着说：「林保长天天喊打共匪。之阵共匪把县城占朵了，看他还敢不敢再喊打了。」

林国盛刚刚站起来，听到解放军的消息后又坐了下来，说：「林保长那楷家精灵，当然不会再喊啰。你们发觉没有？林保长有好几天没有看朵了。既然解放军占了县城，之方的捐税就该解放军来收。我估，林保长十有八九是到龟城镇巴结解放军去了。每次国军换防，王十三爷和十六爷他们就说要把他拿掉，每次都拿不掉，因为林保长到县城里头去做了手脚。刘老板不是说过

啊？上次二十四军和五十八军换防，林保长就给那个新上任的华县长送了一份厚礼，所以上头不肯和其他的人打交道，指名道姓地要他当保长。」

王守伦听到林国盛的这句话，心中怦然一动，想：「老子也去巴结解放军，把保长的位子抢过来。」他随即又一想：「人家林保长的祖坟埋在啥子地方啊？那个狗日的要金有金，要银有银，送得起礼。再说，他又识字，又会说官话。我算个啥子啊？」想到这些，他刚刚冒出来的雄心壮志也就烟消云散了。

林国盛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前年子，二十四军和五十八军换防，林保长说要慰劳二十四军，说来说去，鼓朵我捐出了我家屋头半年的粮，害得我家全家人吃了大半年的青菜煮稀饭。之次解放军来了，不晓得林保长又要来点儿啥子花样？」

听林国盛这么一说，家里还有一点钱粮的人都忐忑不安起来。几分钟前，林国友还是一个为玫瑰坝争光的大英雄，现在却又恢复了他的虎狼面目。这个林国友收刮钱粮的本事至少同他搞女人的本事一样大。哪家有多少粮，有多少钱，他都一清二楚。好像坝子上几百户人家进进出出的每一升粮，每一圆钱都上了他林国友的账，什么都瞒不过他。众人顿时失去了聊天的胃口。他们纷纷起身，满怀心事，朝家里走去。

刘天仁刚走出观音庙的大门，突然觉得有人拉了拉他的衣角。「嗳哟，孙老头儿！你猛然间之楷家一拉，把我吓了一大跳。」月光下，刘天仁看清了拉他的人，低声抱怨道。「今天晚上咋个想起来了？跑之楷家远来耍？我先才咋个没有看朵你喃？」

孙金贵住在离龙泉村有三里半远的青龙村，很少在晚饭后来观音庙聊天，所以刘天仁才有这

么一问。

「我去铺子里头找你，你刚刚出了门。你前脚来，我后脚就跟朵来了。你摆龙门阵的时候我就坐在门槛上。」孙金贵解释道。

「有啥子事情啊？」刘天仁问。

孙金贵将刘天仁拉到一旁，低声说：「我家屋头的铧头遭磨窳了。」

「咋个不早点儿说喃？我前天才去过城里头，今天才回来。你要是早点儿说，我帮你带到龟城镇去，喊铁匠帮你添点儿铁倒过。」刘天仁想了想，又说：「我家瑞文后天要进城，给他姐姐拿点儿东西去。你要是信得过那个娃兒，就把铧头交给他，喊他帮你找个铁匠来倒过。」

「信得过，信得过。」孙金贵连声说。「我晓得，你家瑞文虽然人小，做事倒是好稳镇的。刘老板，我手里头之阵莫得钱。你先帮我垫朵，好不？我秋收以后还给你。」

刘天仁为难地说：「我刚刚儿进了点儿货，手里头有点儿紧。你去找王善人，喊他借点儿钱给你嘛。」

孙金贵说：「去年子才找他借过几万。秋天的时候婆孃病了，花了点儿钱，就没有还。之阵又跑朵去找他借，不咋个好意思。」

「莫得啥子。王善人好说话。不然咋个喊他王善人喃？今年秋天记朵还他就是了。」刘天仁劝道。

孙金贵见没有其它的办法可想，只好告别刘天仁，回家去了。

第二天，孙金贵鼓足了勇气，来到王秉文家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他在天井里见到了姚凤英，打听到王秉文在家，就径直来到了堂屋门口。

堂屋的门敞开着。王秉文端坐在八仙桌旁的

一个独凳上，正用毛笔在一个账簿上写着什么。

「王老爷。」孙金贵低声喊道。

王秉文抬起头，见是孙金贵，连忙立起身来，说：「哦，孙老头儿，进来坐，进来坐。」

孙金贵满脸是笑，连声说：「多谢，多谢。」

「坐之儿。」王秉文请孙金贵坐在靠南壁的一张太师椅上。他自己则捧着水烟壶，在旁边的一张太师椅上坐了下来。

孙金贵问：「王老爷、王太太、小少爷都好吧？」

「都好，都好。」王秉文答道。「你家屋头喃？全家都好吧？」他掏出烟荷包，向孙金贵递了过去。

「都好，都好。」孙金贵说。他见王秉文把烟荷包递了过来，忙推辞道：「我刚刚儿才吃过一杆烟，之阵不想吃了。」

王秉文也不坚持。他收回烟荷包，低下头，咕咕嘟嘟地吸了一口水烟。

孙金贵犹豫了一下，说：「去年子，我家婆孃病了，花了点儿钱，就没有还你家屋头的钱。」

「莫得啥子。人嘛，哪个莫得个七灾八病的？你今年秋天还就是了。」王秉文理解地说。

孙金贵再次犹豫了一下，说：「我家屋头的铧头遭磨窳了。」

「哦，又想借钱了？」王秉文笑着说。

「嘿嘿……实在是不好意思，去年子借的都还没有还。」孙金贵傻笑了几声，面红耳赤地说。

「要好多？」王秉文问。

「两万五。」孙金贵说。

「两万五，三斗八升半谷子。」王秉文从八仙桌上拿过来一个算盘，一边计算，一边说。

「嗯。」孙金贵应道。

「老规矩，二厘息。秋后就是三斗九升谷子。」王秉文说。「去年子你还争我一石零二升，加上今年的利息，是一石零四升。三斗九升加上一石零四升，总共是一石四斗三升。」

「嗯。」

「去找刘老板帮你写张借据来吧。」王秉文说。

「写借据？」孙金贵大为震惊。「你从来没有喊我写过借据啊！」

「之展个儿不同了嘛。」王秉文说。「共产党看朵就要来了。共产党一来，他们就要把我家的土地拿朵去，分给你们。之楷家一来，你就不是我家的佃户了。」

孙金贵笑了。「王老爷之展个儿咋个也惑起人来了？把人家的土地抢朵去，分给其他的人？世界上哪里有之种土匪啊！」

王秉文见一时给孙金贵解释不清，只好拿出一个账簿，说：「好吧。那我还是照老规矩，给你记在我的之个本子上。」他写好后，念给孙金贵听了一遍，去隔壁的卧室里拿来了两万五千圆金圆券，把孙金贵打发走了。

孙金贵走后不久，陈素芬抱着孩子，来到了堂屋。她见王秉文正在翻弄八仙桌上的一大堆地契，就笑着说：「这一个多月来，你有些神不守舍。那些地契放得好好的，你把它们拿出来翻来覆去地看什么啊？」

王秉文说：「素芬，有件事情，前几天就想说给你听了。我拖来拖去，拖到今天都还没有说出来。」

陈素芬看见王秉文的表情非常严肃，有点担心地问：「很重要的事？」

王秉文点了点头，说：「你坐朵，我给你慢慢儿说。」

陈素芬轻轻地拍着孩子的背，好让他尽快睡着。她在王秉文对面的一个独凳上坐了下来。

王秉文略微沉默了一下，小心地挑选着词句，说：「素芬，你晓得共产党是做啥子的不？」

陈素芬微微摇了摇头，说：「听人讲，共产党是土匪。我不相信。可是我也不清楚共产党究竟是干什么的。」

王秉文说：「共产党马上就要来了。他们来了以后，要没收我们家屋头的土地，拿朵去分给穷人，一个钱都不补偿给我们。」

陈素芬想了想，说：「这么说来，共产党就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了？」

王秉文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笑着说：「算是吧？」

「他们搬不走土地，就做个假人情，把它拿来分给穷人，这些人真聪明。——怪不得守礼他

姑丈要去缅甸。」陈素芬沉默了一下，然后决断地说：「那我们也去缅甸吧。」

王秉文吃了一惊。「你咋个想朵要去缅甸喃？」

陈素芬说：「绿林好汉都喜欢杀人。」

王秉文说：「绿林好汉杀的都是为非作歹的坏人。你嫁给我之楷多年，哪天看朵我为非作歹了？」

「谁说绿林好汉只杀为非作歹的坏人？《水浒》里面的那个黑旋风李逵，拿着两把板斧，见人就杀，哪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王秉文解释说：「李逵是个莽撞粗鲁的蠢汉子。多数绿林好汉都是讲义气，明事理的。我问你，《水浒》里头的宋江和卢俊义乱杀人不？」

陈素芬却固执地说：「我最怕的就是这些绿林好汉。他们口口声声要『替天行道』，要『劫富济贫』。其实，他们济贫只是做做样子。《水

浒》里面的那些绿林好汉不就只济过金翠莲和其他两三个贫嘛。他们劫起富来倒是毫不含糊的。他们要大秤分金银，大碗饮酒，大块吃肉，不劫富怎么办得到呢？一般的土匪心没有那么黑，手没有那么狠。这些土匪不怎么杀人。可是，他们见了富人抢一点，见了穷人也抢一点，弄得富人也恨他们，穷人也恨他们。绿林好汉就不同了。绿林好汉不抢穷人，因为他们明白，抢穷人是捞不到多少油水的。他们见到富人后，把他一刀杀了，把他的全部财产都抢走。他们自己吃了肉，然后再扔两三根骨头给穷人啃。穷人不喜欢富人，又有点小便宜可占，所以不恨他们，反而喜欢他们；富人死了，恨他们也没有用。这么一来，他们杀了人，抢了钱，不仅没有人恨他们，反而还有人把他们当成是真正的英雄豪杰。」

王秉文读过好几遍《水浒》，却从来没有读出过这层意思来。他睁大眼睛，惊讶地看着陈素

芬，好像是刚刚认识她似的。

陈素芬继续说：「所以我们还是去缅甸躲一躲才好。」

「怕共产党杀你？」王秉文问。

「他们才不会杀我呢！」陈素芬说。「我又不是男人。你是男人，他们只杀男人。杀了你以后，他们见我年轻漂亮，就要把我抢上山去，当他们的『压寨夫人』。——书上不是经常这样写吗？」

王秉文皱着眉头说：「你胡说些啥子啊！共产党不是绿林好汉！他们是不会乱杀人的。」他沉吟了一下，问：「你先才说，穷人都不喜欢富人，是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

「咋个会喃？」王秉文说。「富人有好有坏。穷人也有好有坏啊！」

「你的意思是说，你是好的富人，穷人应该

喜欢你，对吧？」

王秉文点了点头。

陈素芬说：「你没有当过穷人，当然不知道穷人的心。你说，穷人凭什么要喜欢你呢？你不下田干活，却可以收到租子。你经常可以吃肉，他们却要逢年过节才能吃肉。你的兒女读得起书，他们的兒女却读不起书。他们会喜欢你吗？」

「我总做过一些好事嘛。比如，先才孙老头儿来找我借钱，我二话不说就借给了他。」

「孙老头今天感谢你，但是到了还钱的时候就不一定了。」陈素芬说。「人人都一样：钱进来的时候高兴，钱出去的时候就不高兴了，不管这钱是怎样来的，又是怎样去的。明白的人知道债主的钱也来得不容易，应该还；不明白的人以为债主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有自己的钱才是血汗钱，还起钱来就同挖他的肉一样心疼。有

些人借钱给亲戚朋友，一个钱的利息也没有，要钱的时候还要挨亲戚朋友的骂。你借钱要利息，要是你催人家还钱，人家在背后不骂你才怪。」

王秉文沉默了一阵，问：「我捐钱修桥补路，建寺盖庙喃？」

「那是你为自己积阴功。穷人见你有多余的钱积阴功，他们自己却要从牙缝里面掏钱出来做善事，会喜欢你吗？」

王秉文又问：「那我给穷人养老送终喃？」

陈素芬扳着指头数道：「我爸爸是一个，刘大妈是一个，郭瞎子是一个，孟老头是一个，姚文氏是一个。总共五个人。可惜，你的钱不够多，不能把每个老年人都养起来。受过你恩惠的人就只有这么几个。更可惜的是这些人都去世了。刘大妈和郭瞎子没有后人，连侄兒侄女都没有。要是共产党一刀把你杀了，在整个玫瑰坝，恐怕就只有孟福宽、姚凤英和我这么几个人来哭

你几声。其他的人不拍手称快，就算是对得起你的了。」

陈素芬怀里的孩子哇哇地哭了起来。她见孩子把尿片濑湿了，赶快起身，到隔壁给孩子换尿片去了。

王秉文拿起水烟壶，又装了一烟锅烟丝。他一边抽着水烟，一边细想陈素芬刚才所说的话。

陈素芬给孩子换了尿片后，抱着孩子回到了堂屋。她见王秉文还在那里冥思苦想，就柔声劝道：「我们把值钱的东西都带上，到大少爷那里去。刚去的时候可能有点苦。可是，我想，我们再苦，也比我以前当叫花子的时候强。何况大少爷在那边已经扎下了根，随时都可以帮我们一把。」

王秉文笑了笑，说：「像你之楷家又标致又精灵的女人，一万个里头都挑不出一个来。你刚刚来到玫瑰坝的时候，脸色焦黄，瘦得脱了形，

但是你眼睛里头的灵气咋个都掩盖不朵，我只是不晓得你后头会出落得之楷家标致。你嫁给我之个老头儿实在是太亏了。要是早点儿晓得你会变得之楷家漂亮，就是打死我，我也是不敢来害你的。」

陈素芬正色说：「不要这么说。要是没有碰到你，我早就变成一堆白骨了。我爸爸本来是要把我送给你作妾的。你三媒六证，风风光光地把我娶过来作正室，我这个当叫花子的是爬上了天堂。你对我是有大恩大德的，怎么能够说是害我呢？」

王秉文想了想，说：「既然你说我对你有大恩大德，我今天就求你答应我两件事，好不？」

陈素芬问：「两件什么事呀？」

「你先答应了，我再说。」王秉文说。

「我答应你。你说吧。」陈素芬爽快地说。

王秉文说：「我今年五十岁了，刚好大了你

三十岁。有人要杀我，我就早两天死；莫得人杀我，我就晚两天死。无论如何，我都是要早死你好多年。」

「不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陈素芬说。

「是之楷家的嘛！莫得啥子吉不吉利的。」王秉文继续说：「要是我之阵就去死，守礼才三个月大，我不咋个放心。我求你的第一件事情是，要是我突然死了，就请你好好儿地把守礼抚养成人。有办法就喊他识几个字，莫得办法就不要勉强。要紧的是要教他做个好人，不做坏人。」

陈素芬低头吻了吻孩子的小脸，说：「你放心！守礼也是我的兒子。无论如何，我都是不会让他学坏的！」

「我求你的第二件事情是，我死了以后，要是有人想来强占你，要喊你去当压寨夫人，你千万不要犟，不要当啥子烈女，不要自寻短见。莫

得人喊你去当压寨夫人，你就早点儿嫁人。把守礼带朵去。你可以给守礼改姓换名。你千万不要为我守节。一天的节都不要守，免得耽误了你自己的青春。你是天仙一样的人。嫁给我之个老头儿，你就已经够委屈的了。你要是再为我守节，我在地底下都睡不安稳。」

陈素芬知道，对于王秉文这样的乡绅来说，体面和名誉比什么都重要。在这些人家，女人年纪轻轻地死了丈夫，如果可以终身守节，那就是一件光宗耀祖、流芳千古的美事，可以在县志上大书一笔。如果这个年轻的女人做不到这一点，她至少也得守一百天的节，然后再嫁人，这样做才符合礼教。此时王秉文却要她一天的节也不守。如果她真地这样做，那就是一件伤风败俗的丑事了。此外，孩子属于丈夫的家族。如果她要改嫁，王氏家族一定会来找她谈判，要求收养孩子。

陈素芬张开口，刚想抗议，王秉文立即用话堵住她的嘴：「你事先答应过的。等阵我去给十三爸爸说清楚，是我喊你不要守节的，是我喊你把守礼带朵走的。我相信他可以体谅我的心情，不给我们作对。」这个「十三爸爸」指的是王氏的族长王文钊。这种与王氏家族的利益和名誉相关的大事，必须得到族长的批准才行。

王秉文接着说：「我要当朵十三爸爸的面立个字据。之楷家，你二天带朵守礼改嫁，就可以把之些财产带过去了。」

陈素芬不愿再听王秉文讲这种话，就站了起来，说：「我们赶快去收拾一下。明天就走，好吗？」

「去哪里啊？」王秉文问。

「缅甸啊！」陈素芬说。

王秉文笑着说：「我说过，共产党不是绿林好汉。素芬，你很精灵，但是你只上过几年小

学，没有看过几本历史书，不大了解天下的大事。你看的小说太多了。其实，小说都是假的，都是瞎编出来的。读朵要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当真。」

「你怎么可以说小说里的事情是瞎编的呢？」陈素芬说。「我哥哥，他的那些朋友，还有我以前讨饭时认识的好多年轻人，都想当绿林好汉，都想去杀有钱人，都想去把有钱人的钱财抢过来。他们只是没有机会罢了。一旦有了机会，我相信，他们一定是要那样干的。如果没有人这样想，那些故事编得出来吗？如果没有很多人也这样想，那些故事流传得开吗？依我看，小说里面的事情都真得很，甚至比我们平时所见到的事情还要真。」

王秉文挥了挥手，有点不耐烦。「好了好了，不要胡思乱想了。告诉你，守义也是共产党！他给我讲过共产党的主义和政策。很明显，

共产党不是杀人放火的绿林好汉，明白了不？」

陈素芬不说话了。她觉得自己刚才把事情想得太严重。既然王守义也是共产党，她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王秉文见陈素芬不再说话，就把口气放缓，说：「共产党虽然不是绿林好汉，他们要没收我们家屋头的土地倒是不假。」他非常内疚地说：「素芬，二天，你要跟朵我受苦了。」

陈素芬开朗地笑着说：「再苦也不会比我当叫花子的时候苦。你放心，享福的本事你比我强，受苦的本事你就不如我了。」

王秉文说：「我一直不敢把之个消息说给你听。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他笑了笑，又说：「之楷家也好！之楷家，我们也变成了穷人，永远不用担心真正的绿林好汉了。」

陈素芬叹了一口气，说：「你这种糖水里面泡大的人，没有当过穷人，不知道当穷人的难

处，还以为是好事呢！告诉你吧，当穷人一点都不好！当穷人要挨饿，要受冻，还要被有钱有势的人欺负。穷人的日子实在是难过啊！」

王秉文不以为然地说：「都是人嘛。那楷多的人可以过，你可以过，我也应该可以过！」他沉默了一阵，又说：「你嫁给我之楷久了，还从来没有去看过我们家屋头的土地。之一下，之些土地就要变成人家的了，你想不想哪天去看一火镰？」

「好啊！让守礼也看看。」陈素芬说。

王秉文说：「今天我有好多事情要做。明后天，我把之些事情做好了，我一定带朵你和守礼去。」

第四章

王秉文同族长王文钊谈判了好一阵，又捐给王家祠堂五十亩良田，王文钊这才同意：如果王秉文去世，无论陈素芬在什么时候嫁人，无论陈素芬是否把王守礼带走，无论陈素芬如何处置家里的财产，王氏家族都不会干涉。

这天早饭后，陈素芬将孩子背在背上，跟在王秉文的身后，来到了村外，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看一看那些即将不再属于他们的土地。他们逆玫瑰河而上，边走边看。在不知不觉之中，小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这时，他们已经到了玫瑰坝最南端的南箐。

王秉文抬头看了看天，对陈素芬说：「太阳

都偏西了，我们也该朝回走了。不要一天整得太累，你说喃？」

陈素芬问：「我们今天看了多少？有没有一半？」

「恐怕还不到一半的一半。」王秉文说。「河东那边的田多，我们明天去看。瓦岩那边太远了，我们就不去了。」

「我们先歇一阵再走，好不好？」陈素芬说。「守礼在我的背上哼哼唧唧的，怕是肚子饿了，想吃奶了。」

王秉文走到妻子的身后，抱着孩子，好让她解开背带。他将孩子递给陈素芬后，说：「之儿避风。你就在之块石头上坐朵喂吧。我去那边山坡上看一火镰。那块地是我爷爷买的。那阵我还小，才七八岁。买朵以后的第一天，我爷爷就领朵我来看过。那天我还在那块地里头逮朵过一个好大的蚱蜢。元宵节那天，我把那块地捐给观音

庙了。」

陈素芬点了点头。她背靠着一棵棠梨树，坐在石头上，开始给孩子喂奶。

过了好一阵，王秉文才气喘嘘嘘地走了回来，说：「好肥的地！那块地的地力好。种朵庄稼，不消上粪，不消咋个管，一亩地就可以收四石多玉米。要是上点儿粪，随便管一火镰，一亩地就可以收五石多。可惜是冬天，莫得蚱蜢。不然的话，我就给守礼逮一个过来。」

陈素芬微笑着说：「守礼这么小。你捉只蚱蜢来，不把他吓坏才怪。」

王秉文说：「他之阵还不晓得害怕。给他一个蚱蜢，说不定他还以为是吃得的东西，拿朵就朝嘴巴里头塞呢！」

陈素芬笑着说：「他哪里来的牙齿啊？要往嘴巴里面塞东西，恐怕也要等好几个月才行。」她见孩子已经吃饱了奶，并且快要睡着了，就从

他的口中轻轻拔出奶头，然后掩好衣襟，扣上纽扣。

「我来抱一阵吧。」王秉文说。

陈素芬把孩子递给了他。

王秉文接过孩子，说：「大路的那边，我们还有一块田，租给龚顺发了。来都来了，我们还是看一火镰。看了以后，我们就顺朵大路，直接回去，好不？」

陈素芬点了点头。

王秉文抱着孩子，走了一阵，来到那条可以并行两三个人的「大路」。他站在那块田的前面，对陈素芬说：「之块田是我祖祖买的。从前，之块田里头种的是黑珍珠。之种谷子长得有点儿像红珍珠，舂出来的米颜色是黑的。之种米特别香，特别好吃，我小的时候还吃过。那展个儿，之块田里头出的米是专门拿来给皇帝上贡的。」

「怎么现在不种黑珍珠了？」陈素芬颇有兴趣地问。

「产量太低了。」王秉文答道。「一亩地一年才产六七斗。有皇帝的那阵，之种米是一斗顶十斗。那展个儿种之种米才划得来。之展个儿莫得人肯出那楷高的价钱来买之种米吃了，种之种米就划不来了。——素芬，你来抱一阵守礼，好不？挨朵那根田槛的水直见在冒泡儿，我过去看一火镰是不是漏水了。」说着，他将手中的孩子交还给陈素芬，提起蓝布长衫的下摆，顺着田埂走了几步。他弯着腰，细心地查看了一阵，然后抬起头来对陈素芬说：「是漏水了。」于是，他将蓝布长衫的下摆掖在腰间，卷起袖子，着手堵那个漏洞。

陈素芬抱着孩子，站在路上看王秉文堵洞。

「嗨，老乡！」不远处传来了一声清脆的喊声。

陈素芬回过身，只见三个身着灰色洋装的人正顺着大路走了过来。走在最前面的那个男人有二十三四。他长得膀阔腰圆，十分健壮。他的面目憨厚，很像一个老实巴交的种田人。然而，他却扛着一枝步枪，背着一个铺盖卷，让陈素芬感到有些害怕。第二个人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刚才就是她在给陈素芬和王秉文打招呼。她有一对机灵的大眼睛，长得既漂亮，又可爱。她虽然也扛着枪，也背着铺盖卷，样子却一点也不吓人。陈素芬觉得，这个姑娘天真无邪，看上去很像个女学生。第三个人大约有二十岁。他的个子不高，长得也不英俊。然而，他的气质非常高雅，无论是举手投足，都给人一种十分舒服的感觉。他也扛着一枝枪，背着一个铺盖卷。「他们很可能就是所谓的共产党了。」陈素芬猜想道。她见这些共产党人并不是像她从前所想像的那样满脸横肉，凶神恶煞，杀气腾腾，就长长地舒了一口

气。就在这时，她突然觉得走在最后的那个男人有些面熟，忍不住再次打量了他一眼。

陈素芬的估计并不准确。严格地讲，这三个人中只有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是共产党员。他叫郝勇，是进驻玫瑰坝的土地改革工作组组长。走在中间的那个姑娘叫范淑君。走在最后的那个男人叫冯东明。范淑君和冯东明都不是共产党员。他们刚参加革命工作不久，是土改工作组的组员。

这时，郝勇已经看清了陈素芬的模样。他为这个女人的美丽而感到强烈的震撼，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在心里感叹道：「乖乖！好俊的女人！」

范淑君也在想：「真是高山飞俊鸟！没想到，在这个山沟里，竟然会碰到一个比电影明星金艺还要漂亮的女人！」

冯东明却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他使劲地回

忆着，却想不起自己究竟是在哪里见过她的。他在不知不觉之中放慢了脚步，盯着陈素芬，表情显得有些茫然。

范淑君见自己的两个同伴都像是被这个女人迷住了，心中有些不快。她故意装着没有看见他们的表情，问道：「老乡，这儿离龙泉村还远吗？」

陈素芬正在想心事，所以没有听清楚范淑君的问话。她神情恍惚地看着冯东明，微笑着对范淑君点了点头。

范淑君见冯东明和这个非常美丽的村妇正痴痴地对看着，眼神都有些异样，心中更不高兴了。不过，她不好发作，只能使劲地克制住自己。

王秉文也估计这三个人是共产党。他直起腰，操着生硬的官话，指着一个小山包说：「不远了。绕过那个小山包，就可以看见龙泉寺了。

过了去龙泉寺的岔路口，不到三里路，就是龙泉村。」

王秉文刚站起来的时候，范淑君见到他穿着整齐的蓝布长衫，心中有些不安。她担心自己丧失阶级立场，同一个阶级敌人亲切交谈。她定眼看了看，见王秉文身上的长衫已经洗得发白，他的举止也非常斯文，一点也不像是一个黑心烂肺的狗地主，这才没有那么担心了。她好奇地问：「老乡，你刚才在干什么啊？」

王秉文答道：「这块田的水源不方便，要把水蓄起来过冬才行。这条田埂的下面有一个小孔。如果不把它堵上，田里的水就要漏光。这么一来，开春就没法在这块田里插秧了。」

听王秉文这么一说，范淑君更加放心了。她相信这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家一定是劳动人民中的一员。

这时，郝勇的头脑终于有些清醒了。他说：

「老乡，这一带的人说话我都不大听得懂。你的话怎么很好懂呢？」

王秉文笑着说：「你这位大哥是北方人，是不大容易听懂我们这一带的土话。刚才听这位大姐说话，知道你们是外地人，所以我学着说了几句官话。我的官话实在是太差了。虽然稍微好懂一些，听起来却像是在讲另一种土话。」

范淑君问：「玫瑰坝的话同县城里的话有很大的差别吗？」

王秉文说：「基本上差不多，只有很小的差别。比如，官话说：『干什么？』龟城镇的人说：『做朗呃？』我们玫瑰坝的人则说：『做啥子？』官话说：『煮些大米粥吃。』龟城镇的人说：『捂点儿稀饭来干。』我们玫瑰坝人则说：『整点儿稀饭来吃。』官话说：『那时候。』龟城镇的人和玫瑰坝的人都说：『那阵』或者『那展个儿』。官话说：『原来是这样的！』龟城镇的

人和玫瑰坝的人都说：『下得来是之楷家的！』官话说：『一下子』或者『一会儿』。龟城镇的人和玫瑰坝的人却喜欢说：『一火镰』。玫瑰坝话中的一些说法是经过曲折的引申变来的。比如，在古代打仗的时候，统帅要士兵前进就击鼓，要士兵后退就鸣金。在玫瑰坝话里，这个『鼓』字先是引申成『要某人前进』或者『强迫某人前进』的意思，后来就引申成『强迫』或者『坚决』的意思了。因此，『他鼓朵我喝了一杯酒』的意思就是『他强迫我喝了一杯酒。』『他鼓朵要去』的意思就是『他坚决要去。』这个『朵』字是个助词，有『着』或者『到』的意思。玫瑰坝话里的另一些字用的则是它的古义。比如，玫瑰坝话用『之』字来代替『这』字，用的就是『之』字的古义。《诗经》里面有『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句子。这里面『之子』的『之』就是『这』的意思。」说着，王秉文蹲在田

埂上，用田里的水洗了洗手，将手甩了几下，然后缓缓地走回了路上。

冯东明也清醒过来了。他偷偷地瞥了范淑君一眼，心中为自己刚才的失态感到有些羞愧。他不敢再看陈素芬了，便把自己的目光生生地扭到了王秉文的身上。他听见这个山民竟然能够背诵几句《诗经》，也没有多加思索，就随口称赞道：「不简单！不简单！老先生很有学问啊！」

范淑君见冯东明已经迅速地改正了错误，心情舒畅了一些。不过，她对陈素芬已经有了一些敌意，所以故意忽视了这个女人和她怀里的孩子。不然的话，她早就会走上前去，按照她在土改集训队里学到的标准程序，与陈素芬搭话。据集训队的教员讲，以妇女怀里的婴兒为话题谈起，最容易获得村民们的好感，最容易开始一场深入的谈话，了解到工作组需要的情况。

郝勇又偷看过陈素芬两眼。每看一眼，他的

心都要狂跳好几分钟，搞得他非常难受。他怕自己把持不住，不敢再看这个十分危险的女人。为了掩盖自己的那副狼狈相，他无话找话，问王秉文道：「老乡，我见这一带的人头上总是顶着一盘磨子一样大的白布。怎么你们父女俩的头上就没有顶呢？」

王秉文说：「在头上缠一盘白布是本地的风俗。我只是太懒，不想花那个时间去缠。白布缠上了，就要经常洗。几天不洗，就是一大股怪味。至于……」他本来想说：「至于贱内，是因为她是外地人，没有这种习惯。」这时，他突然想起这人刚才把他和陈素芬称为父女。他感到有些尴尬，觉得自己的确是太老，不配有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连忙改口说：「为了这件事，我被族长骂了几十年。」

冯东明觉得这个老头子很有些反封建的意识，对他有了好感。他说：「在我的家乡，成年

人也要在头上缠一盘白布，只是没有这一带的人缠得大，而且多数女人都不缠。好几个北方来的同志问过我这种风俗的起源，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有人说，三国时，这一带是蜀国。蜀人缠白布，是为蜀相诸葛亮戴孝。不知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的？」

王秉文摇了摇头，说：「我认为这种说法太牵强附会了。诸葛亮的确是一个良相，可那是指匡扶汉室而言。我看，普通的老百姓在诸葛亮治下的日子不见得就好过。史书里写得清清楚楚，诸葛亮是用严刑峻法来治蜀的。加上他六出祁山，连年用兵，劳民伤财。那时候，老百姓吃的苦头一定不会小。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丞相成名，老百姓也要付出鲜血、汗水和眼泪的代价。诸葛亮死了之后，蜀国的老百姓怎么会为他戴一千多年的孝呢？我估计，这种风俗应该起于南宋。当时的朝廷大力推崇忠孝节

烈，民间当然要受到影响。自古以来，先人死了，后人就要戴孝——把一块长长的白布缠一部分在头上，拖一部分在背上。要是有人觉得戴孝的时间越长越好，他就可能在三年孝满之后继续戴下去，他也许会把披在后面的那一幅布缠上来，以示孝期已满。如果一人带头，百人效法，演变下来，就成了一种风俗。」

冯东明点了点头，说：「有道理！这种说法很有道理。」

范淑君说：「没想到，其中的道理竟然是如此地简单。」

王秉文说：「其实，很多事情的道理本来就很简单，可是我们总是把它们想得很复杂。我们往往不肯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一想，去得出自己的简单结论，却偏偏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翻古书，查典籍，企图从圣贤的话中找到答案，反而把问题搞得很复杂。我们往往轻信圣贤，或者其他受到

我们尊敬的人。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两年的洋学堂。有一次，我的国文先生在堂上说，我们中国人是非常讲究礼仪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写字的时候总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因为古人讲究的是上尊下卑，右尊左卑。洋人则目无尊长，所以洋人写字时总是从左到右，像螃蟹一样地横着爬。他还引经据典，又是《论语》，又是《史记》，以证明上尊下卑，右尊左卑的道理。由于我一向钦佩这位先生，就没有自己动动脑子好好地想一想。当时我一点也不觉得他的这种说法荒谬。几十年后，我偶然想起了他的这种说法。我用自己的脑子好好地想了一想，立即看出他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照他的那种说法，洋人写字是从左到右，也只能证明洋人是讲究左尊右卑的，怎么就目无尊长了？」

冯东明点了点头，说：「这种说法是很荒谬。」

王秉文见冯东明和范淑君都在专注地听他讲话，感到有些得意，就笑着问冯东明说：「这位年青的先生，你说，最初，古人是在什么上面写字的？」

「好像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冯东明回答道。

「不错。那是甲骨文。后来呢？」王秉文问。

「后来，应该是铸在钟鼎上的了。」冯东明说。

「那也不错。」王秉文说。「祭文、法律之类的重要文章是铸在钟鼎上的。可是，普通人读的书却不是铸在钟鼎上的，而是写在竹条或者木条上的。古人用墨或者朱砂在竹条上写了字，再用绳子把这些竹条串起来，就做成了最早的书。『册』字的本意就是这种用竹条或者木条做成的书。你看——」王秉文用一个小石子在地上写了

一个「册」字。「这不是很形象吗？司马迁说，孔夫子读《易经》，读得『韦编三绝』。这就是说，孔子读书的次数太多，连串竹条的绳子都断了三次。——竹条串成的书，自然要卷起来才好存放，才好携带。你想，这种竹条串成的书应该怎样写，读起来才方便呢？」

冯东明一边用手比划，一边说：「读书的时候应该用右手把卷着的书拉开。横写就得这样向上拉……竖写就得这样向右拉……不错，只有先从上到下写，然后再从右到左写，读起来才最方便。」

王秉文说：「是吧？是最初用来书写的材料，而不是什么尊卑的次序，决定了书写的方向。可是，由于我迷信我的先生，不肯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一想，在几十年里，我都对他的那种荒谬的说法深信不疑。」

郝勇早就对这个老头子的胡说八道失去了兴

趣。他又不敢多看陈素芬。于是，他掏出一副望远镜，向远处漫不经心地望去。

「看来这位老乡很健谈。」范淑君想。「我们应该趁此机会，向他了解一下玫瑰坝的情况。」于是，她说：「老乡，我们是阑县人民政府派到玫瑰坝来的工作干部。请问老乡你贵姓啊？」

王秉文正要回答，郝勇突然粗声骂道：「他奶奶的！」

在场的其他四个人都吃了一惊。八只眼睛一齐向他扫来。

郝勇仍然面对着通往陶家营的那个方向。他把望远镜递给身边的范淑君，说：「蒋匪！」他转过身来，对王秉文和陈素芬说：「老乡，你们快走！我们要打仗了。子弹是不长眼睛的！」

王秉文听郝勇这么一说，吓得脸色苍白。他急忙拉着陈素芬，慌慌张张地向龙泉村的方向逃

去。

范淑君举起望远镜，果然见到他们在不久前走过的一条山脊上有两个人影。由于距离太远，她看不清这两个人的衣着。不过，她知道，郝勇是从解放军野战部队下来的老革命，绝对不会认错。片刻之后，她把望远镜递给冯东明，并简短地给他讲了讲那两个国军的位置。

郝勇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兵。他沉着冷静地判断了形势，从容不迫地作了战斗部署。他带着范淑君和冯东明，弯着腰，快步跑上路旁的一个小山包。然后，三个人把身上的铺盖卷一扔，拿起步枪，装上子弹，埋伏在一些小灌木的后面，准备伏击。

时间一分一秒地慢慢过去了。三个人一动不动地俯卧在地上，等待着敌人的到来。范淑君和冯东明都是第一次面临拿着真刀真枪的敌人，心情都很紧张。由于望远镜在郝勇的手上，二人一

时看不清，只好在想像中描绘着敌人的模样。这时，他们似乎看见那两个蒋匪满头乱发，满脸横肉，眼睛里露出凶狠残酷的目光，正端着冲锋枪，像两只恶狼似地向他们扑来。他们像绷紧的发条一样，紧张地趴在地上。时间一长，两个人只觉得头晕眼花，耳朵里嗡嗡嗡地发响。

那两个国军终于靠近了一些。郝勇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好一阵，不禁哑然失笑。他发现，那两名国军衣服破烂，走路时摇摇晃晃，像是生了大病一样。他们轮流地扛着一枝步枪，走上两三步，就要歇上好一阵。他回过头来，看了看匍伏在自己身旁的两个同伴，微笑着说：「别紧张。那两个家伙可能有好几天没有吃过饭了，风都可以把他们吹倒。我们捉他们，比捉两只小鸡还要容易。等会儿你们不要乱放枪。」他把望远镜交给冯东明，自己则翻过身来，轻轻地揉搓因为走山路而感到有些酸痛的小腿。他揉搓了一

阵，又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一枝香烟，竟仰卧着舒舒服服地抽起烟来。

范淑君和冯东明见郝勇如此从容，心头的紧张消除了一些。他们轮流用望远镜监视着敌人，也抽空揉了揉自己酸痛的双腿。

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那两名国军士兵终于把自己拖到了小山包的前面。

郝勇见时机已到，向他的两个同伴挥了挥手，然后端起步枪，像猛虎一样地向山包下扑去。他一边冲，一边用炸雷一样响亮的声音喊道：「缴枪不杀！」

范淑君和冯东明紧跟在郝勇的身后，也哇啦哇啦地喊叫着猛冲了下去。

那两名可怜的国军士兵扑通一声跪在地下，一人高举着枪，一人高举着双手，身子颤抖着，口中胡乱地哼道：「共军老爷饶命！共军老爷饶命！」

第五章

三个干部端着枪，背着铺盖卷，押着两个俘虏，又上了路。他们刚绕过一个小山包，就看到了前面的观音庙。

「我想这就是那个老人家所说的龙泉寺了。」范淑君说。她想了想，又说：「郝组长，这么晚了，不如我们先在这个庙子里住下，明天再去龙泉村，好吗？」

郝勇点了点头说：「行。」

于是，一行人来到了观音庙前。

庙门敞开着。大殿里的供桌上，几盏长明灯的昏暗灯焰在不停地摇曳。

范淑君走上台阶，站在门口，高声叫道：「嗨，有人吗？里面有人吗？」

「来了。」慧通和尚在北耳房里回答道。他快步走出来，见范淑君的打扮非同寻常，吓了一跳。

范淑君笑着说：「师父，我们是阑县人民政府派到玫瑰坝来的工作干部。我们今天刚到，想打搅师父一下，暂时在这个庙子里住一晚，行吗？」

「阑县人民政府派来的工作干部？」慧通第一次听到「人民政府」这种说法，有些不理解。

范淑君见慧通沉吟不答，心想：「看来，这个老和尚是个老封建，不愿意让女人住进这个和尚庙里来。」于是，她俏皮地笑着说：「老师父不要担心。观音菩萨也是一个女的！她能在这里住，我也应该可以在这里住一夜。我想，菩萨是不会怪罪你的。」

郝勇插话说：「老和尚，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别怕。」

冯东明怕慧通听不懂郝勇的北方话，随即用西南官话翻译道：「老师父，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干部，你不要害怕。」

慧通这才见到门外还有四个人。他听说这伙人是共产党，便合掌说道：「不害怕，不害怕。老衲晓得，你们共产党是向善的施主。请进来，请进来。」他一边把范淑君等人让进南耳房，一边说：「你们之几个施主可以在之间南耳房里头歇一下脚。之儿有个煤炭炉子，可以拿来向火。晚上你们之几个施主自己起来加点儿煤炭，免得炉子熄了。等阵有几个村民要来之儿摆龙门阵。你们之几个施主忍耐一火镰。等那些村民走了，就清静了。」

范淑君忙问：「有很多人要来这里吗？是些什么人？」

「都是之龙泉村里头的人。偶尔也有几个从河东村和青龙村来的人。我们之儿莫得茶楼酒

店。他们吃了饭，要是得闲，就喜欢到之儿来坐一阵。」

「太好了！」范淑君看了看那两个主动缩进一个墙角里去的俘虏，再回头望着郝冯二人说：「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你们几个施主还没有吃饭吧？我去帮你们整点儿东西来吃。」慧通说。

「不用了，谢谢。」范淑君说。「我们自己带得有米。老师父，你借一口锅给我们就行了。」

慧通略微迟疑地说：「我们之儿是个庙子，沾不得荤腥。」

范淑君说：「老师父放心，没有什么荤腥。我们只有一点米，就煮一锅稀饭。」

慧通宽慰地笑了。「那就好，那就好。我之就去给你们几个施主拿口锅来。」说着，他合着掌，点着头，离开了南耳房。

不久，慧通端着一盏菜油灯，拿着一口铁锅，回到了南耳房。他放下油灯和铁锅后又跑了两趟，拿来了一棵白菜，一个装着盐的小沙罐，一个杓子，以及几副碗筷。

范淑君谢了慧通，去碧海里打了半锅水来坐在煤炭炉子上，然后便淘米洗菜，忙忙碌碌地开始做饭。

与此同时，冯东明找慧通借来了一把扫帚，把耳房的地板打扫干净。然后，他打开自己的铺盖卷，拿出几根铁钉、一根棕绳和一幅阴丹蓝布。他用这些东西在耳房的里端隔出一个小小的间隔，作为范淑君的「闺房」，并把她的铺盖卷搬进去，把它打开，在地板上铺上一张油布，一张棉毯和一张床单，为她打了一个地铺。接着，他在那个间隔外四五尺远的地板上如法炮制，为郝勇和自己各打了一个地铺。

郝勇则端着枪，坐在耳房正中的大方桌旁，

监视那两个俘虏兵。

铁锅里的白菜煮稀饭熟了。因为要监视那两个俘虏，三个干部轮换着吃了饭。他们让那两个俘虏也吃了一些稀饭。然后，他们抱着枪，围坐在煤炭炉子的旁边，等待着即将来这里聊天的村民们。

其实，当三个干部正在这南耳房里忙着煮稀饭和打地铺的时候，刘瑞银等几个半大小子就已经来过观音庙了。他们远远见到这南耳房里灯火通明，人影晃动，便起了疑心。他们悄悄地溜到窗户的下面。刘瑞银用舌头添湿窗纸，戳了一个小孔，和同伴们轮流向里面偷瞄了一阵。他们见郝勇端着一枝在他们看来是只有土匪才会有的洋枪，觉得这几个人一定不是好人。于是，他们转身就往龙泉村跑，把这个消息通知了每一个可能会来观音庙的人。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

居然把最爱来观音庙的王守伦给漏掉了。

这一天，没有人请王守伦帮工。于是，他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个大懒觉，将近正午的时分才从床上爬起来。他吃了一点头天晚上剩下的炒玉米粒，喝了半瓜瓢凉水，先去刘家铺子靠着柜台站了一阵，又在村头的皂荚树下蹲了一阵。后来，他回到草棚子里，蒙着头睡了一觉。直到太阳快要落山，他才起了身，准备炒一些玉米粒来充饥，然后再去观音庙混一混。就在这时，他十分沮丧地发现草棚子里的柴草已经烧光了。他只好到外面去拾了一些柴草，这才炒熟了玉米粒，填饱了肚子。因此，这天晚上，他比平常晚了很久才来到观音庙。

王守伦也远远地就看见南耳房的窗户里透出了灯光。他知道，慧通和圆觉两师徒总是在太阳未落山的时候吃完晚饭，然后就躲进北耳房里去打坐。除了大殿里的那几盏长明灯外，整个观音

庙一向是不点灯的。可是，王守伦懒散惯了，此时也不肯花点精神去思考一下。他像平时一样，径自走入敞着大门的大殿，抬腿就跨进了南耳房。这时他才猛然发现，围坐在煤炭炉旁的人头上都没有缠白布，而且怀里还抱着一枝枪。王守伦还算敏感，知道抱枪的人都不好惹。他转身想要溜走，可是已经太晚了。

郝勇正坐在南耳房的门口。他手疾眼快，反手一把，抓住了王守伦的左手，说：「老乡，别走。坐下来同我们一起聊聊。」

王守伦听不懂郝勇的北方话，只是傻呵呵地笑了几声。

范淑君知道这个山民听不懂北方话，忙用西南官话说：「老乡，别害怕。我们只是想和你摆一下龙门阵。请坐，请坐。」

王守伦见这几个人都是和颜悦色的样子，心中不太害怕了。他打量了一下周围的形势，知道

自己现在已经没法逃走。于是，他硬着头皮，嘿嘿地干笑了几声，然后慢慢地挨过去，小心翼翼地在郝勇身旁的板凳上坐了下来。

范淑君问：「老乡，吃了晚饭没有？」

「嘿嘿。」王守伦点头回答道。

「是龙泉村的吗？」范淑君问。

「嘿嘿。」王守伦傻笑着说。

「我们是人民政府派来的工作干部，是来玫瑰坝搞土改的。」

「嘿嘿。」

「老乡，你叫什么名字？」

「嘿嘿，王守伦。」

「成家了吗？」范淑君问。

「嘿嘿。」王守伦摇了摇头。

「父母都健康吧？」

「嘿嘿，死了。」

「家里就你一个人？」

「嘿嘿。」

范淑君想了一下，又问：「知道你们村里谁最有钱吗？」

王守伦不懂「工作干部」和「土改」之类的名词，一直没有搞清楚眼前坐着的这三个人和躺在墙角里呼呼大睡的那两个人的身分。现在他听范淑君问起村子里谁最有钱，心中一动，想道：「之些人下得来是土匪，是来玫瑰坝抢钱的。怪不得之个女匪说话的时候带了之楷多的土匪黑话。」他想了一想，略微有些迟疑地回答道：「林保长。」

王守伦在世界上最嫉妒的人就是林国友了。在林国友家帮工的王守富说林家每隔一天就吃一次肉；而在王秉文家帮工的孟福宽却说王家要五天才吃一次肉。另外，林国友有一个老婆，两个小老婆，还有好几个相好；而王秉文却只有一个老婆，连一个相好都没有。因此，虽然大家都说

王秉文是玫瑰坝最有钱的人，王守伦却坚持认为林国友才是坝子上最有钱的。此外，王秉文毕竟是他的远房四伯伯，逢年过节总要接济他一升半斗的粮食，还主动提出过要租地给他耕种。因为有这层关系，王守伦不太愿意让这几个「土匪」知道王秉文的名字，所以才把林国友点给了他们。他飞快地想：「林保长全家人都不在。之五个土匪肯定搬不完他家屋头的东西！等他们抢够了，老子就伙朵王守富进去，捡点儿便宜。哈哈，之回子老子的运气来了！老子之回子怕是要发财了！」他越想越兴奋，两眼放出了贪婪的光芒。

「林保长？他叫什么名字？」范淑君问。

「林国友。他家屋头有好多钱。前几天，他跟城里头的一个小旦好，给那个小旦的见面礼就是一对金镯子！他家屋头就靠朵村头的那窝皂角树。朝北边数，第三道门就是。他家屋头的门板

上有一对铁门环，还巴得有两张门神，一扇门板上一张。他家屋头的人都进城去了，只有几个下人在看家。」王守伦一口气提供了不少情报。他急切地盼望着这帮「土匪」立即下手，他好跟在后面，捡一点剩下来的破烂。

「林保长家的土地多吗，有多少亩？」范淑君问。

「土地？」王守伦迷惑不解地望着范淑君，心想：「你问土地做啥子啊？你们又搬不动。」

冯东明见王守伦一脸茫然的表情，以为他对这方面的情况不了解，便问：「你们村里谁最穷呢？」

王守伦的脸立即变得通红。他假装没有听见这句话，向门外张望了一下。他希望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引开这三个人的目光，拯救他于水深火热之中。

南耳房里的光线虽然暗淡，三个干部还是把

王守伦的尴尬表情看得一清二楚。他们立即猜出，眼前的这个头缠龌龊白布、身穿破烂棉袄的年轻人是龙泉村最穷的人之一。这一发现使范淑君非常高兴。她笑着说：「太好了，你是个穷人，是我们依靠的对象。」

王守伦不懂「对象」这两个字的意思，以为范淑君是在嘲笑他。他的脸色更红了，几乎变成了猪肝色。

冯东明知道王守伦没有理解范淑君的意思，就解释道：「小伙子，穷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而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因为越穷的人就越革命。我们工作组的干部都很喜欢像你这样的穷人。你越穷，我们就越喜欢。我们都把你当成是自己人。你是我们依靠的对象。」

王守伦部分听懂了冯东明的意思，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过了一阵，他才恍然大悟，想道：「看来，之伙土匪正在招兵买马！他们晓得我穷得

叮当响，莫得啥子牵挂，所以喜欢我，想拉我入伙。」王守伦一向羡慕土匪杀人越货、大秤分金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潇洒生活。可是，他又害怕被官军捉去砍头示众。他苦苦地思索着，小心地权衡着利弊，一时不能决定是不是要接受这帮「土匪」的邀请，加入他们的一伙。

范淑君接过冯东明的话头，说：「是啊，你越穷，我们就越喜欢。贫苦的农民是工人阶级在农村的天然同盟军，是革命的动力，是我们依靠的对象。小王，我们是一家人哪！」

王守伦听这个漂亮的女人竟然说她和自己是一家人，顿时就来了精神。他连忙瞪大眼睛望着她，聚精会神地听她往下讲。

范淑君见自己的话很有效果，颇有些得意，接着说：「穷人之所以受穷，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压迫的结果，是地主阶级的剥削造成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下，地主阶级掌握了土地这一生产资料。他们利用地租等方式来剥削我们劳苦大众。我们贫苦农民辛辛苦苦地种一年地，收获的粮食却被地主抢去了。像林保长这样的大地主，一不会耕田，二不会织布，却吃得好，穿得好；而像你这样终年耕耘的贫苦农民，却过着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牛马不如的生活。这种现象公平吗？」她自己回答道：「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穷人要想不再受穷，要想翻身解放，就必须打倒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就必须把土地从地主的手里夺回来。只有这样，我们广大的劳苦大众才能过上好日子。毛主席、共产党派我们到这里来，就是要帮助玫瑰坝的贫苦农民闹翻身，搞土改，把我们贫苦农民自己的土地从地主的手里夺回来。」

范淑君的这段话虽然不长，里面却有一大堆王守伦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新鲜名词。因此，他听了个稀哩糊涂，以为这是一段只有土匪才讲的黑

话。好在他听清楚了「毛主席、共产党派我们到这里来」这几个字。他觉得自己终于明白了。他想：「下得来他们就是林保长说的那些共匪。」他听林国友说过，共匪是搞「共产共妻」的。林国友解释说：「『共产共妻』，就是男男女女几十个人不结婚就睡在一起，随便乱日。」王守伦过去就对这种奇怪的制度非常好奇。他现在知道范淑君是个「女共匪」，而且听说她已经把他当成了「一家人」，他的那颗红心顿时便狂跳了起来。他早就看清楚了，这个「女共匪」长得虽然没有陈素芬那么漂亮，可也同王若兰不相上下，也是一个绝色的美女。这一下，王守伦心中的天平猛地向「共匪」的这一边倾斜了过来。他想：「要是可以和之个女共匪睡一晚上，老子明天早上就去死，都划得来了！」不过，为了避免上错船，他还是多问了一句：「之楷家说来，你们是共……党了？」因为平时说惯了「共匪」，这个

「匪」字差点就溜了出来，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弯子转了过来。

郝勇笑着点了点头。

于是，王守伦一把扯下自己头上的那盘脏兮兮的白布，往地上用力一摔，大声嚷道：「我入伙！」

「入伙？入什么伙啊？」范淑君惊讶地问。

「入共党啊！」王守伦说。

三个干部都吃了一惊。他们以为王守伦刚刚才听到了一点革命的道理就在积极地要求入党了。他们从前根本就想不到一个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会有这么高。范淑君更是为自己的演说天才而感到洋洋得意。她笑着纠正道：「不是『共党』，而是『共产党』。也不要说『入伙』，而要说『加入』。这么说来，你是想加入共产党了？」

「嗯，我想加入共产党！」王守伦斩钉截铁

地说。

范淑君解释说：「你想加入共产党，很好！但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是想加入就可以随便加入的。要加入共产党，首先必须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拥护党章党纲，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为党积极工作，并且接受党的考验。只有做到了这些，达到了党员的标准，党才会吸收你。」她指着郝勇说：「我们工作组里就只有郝组长一个人是共产党员。」她又指了指冯东明，说：「东明同志和我都还不是共产党员呢。我们都在积极向党靠拢，决心在土改工作中接受党的考验，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守伦觉得很难理解。他想：「你说你们两个都还没有加入共产党，那你们两个的手里头咋个又有枪喃？你们又咋个可以伙朵之个共产党来我们玫瑰坝抢钱喃？」

这时，那个北方人叽哩咕噜地说了一大通话，还不时拍拍他的肩膀。

王守伦听不懂，只好求援地望着范淑君。

范淑君翻译道：「郝组长说，只要你积极地参加土改工作，勇敢地同地主阶级作斗争，好好表现，他相信，要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郝组长还相信，东明同志和我也能同你一起光荣地入党。」

这时，王守伦以自己的逻辑，得出了一个结论。他相信，范淑君和冯东明是刚刚入道的「新匪」。因此，郝勇这个「老匪」要带着他们几个人干几次打家劫舍的勾当，以观察他们是不是真心要落草，然后才会准许他们正式入伙，过共产共妻的美好生活。王守伦坚定了入伙的信念，就从板凳上往下一溜，跪到郝勇面前的地上，磕了一个头，铿锵有力地说了两句从陈德华的故事里听来的话：「弟子愿受恩师差遣！虽肝脑涂地，

也在所不辞！」

三个干部都愣了好一阵，然后才哈哈大笑了起来。

范淑君一边笑，一边说：「我们……不兴……这个……规矩。快站起来。」

郝勇连忙把王守伦拉起来，笑着责备道：「起来，起来！我们共产党不兴这个。快坐下来。」

王守伦坐下后，又对郝勇说：「恩师……」

范淑君笑着打断他的话，说：「是郝组长，不是什么恩师。」

「哦。」王守伦立即改正道：「郝组长，我们哪阵去林保长家……喃？」他本来想说：「我们哪阵去林保长家抢钱喃？」他突然想起，刘天仁曾经说过，碧鸡山的土匪忌讳说「抢」。他们平时说的是「借」。他拿不准自己说了「抢」字是不是会犯忌，就省掉了「抢钱」这两个字。

范淑君代郝勇回答道：「不要着急嘛。我们首先要把玫瑰坝的群众发动起来，组织好我们的阶级队伍，然后再去找那些地主老财算账。」

王守伦不懂「群众」、「发动」、「组织」、「阶级队伍」之类的「黑话」，以为范淑君是叫他不要着急，他们要在摸清了玫瑰坝的情况之后再去抢劫。他虽然有些等不及，但是知道自己刚刚才被这伙「共匪」所接纳，应该少问多做。这时，他开始想像正式当上了「共匪」以后的美好生活。他偷偷地瞥了范淑君几眼，忍不住咽了好几次口水。

王守伦正想得高兴，突然听到范淑君讲：「郝组长，明天，你送那两个俘虏去陶家营的时候，把这个小伙子也带上，好吗？我认为，两个人去要安全一些。」

王守伦像是被劈头泼了一桶冷水。他打了一个寒噤，想道：「去陶家营？那就要路过碧鸡

山，就要跟田大胡子他们拚……」

郝勇说：「不必了，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了。」

冯东明说：「我觉得，郝组长应该带上他。要是刘排长他们抽不出人，说不定谭队长还要叫你把这两个俘虏押到龟城镇去呢。多一个人，怎么都要安全一些。」

王守伦紧张得心都收缩了。他暗暗向观音菩萨祷告，希望郝勇只带他去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家打劫，不要带他去同有刀有枪的田大胡子他们作对。可是，他无比悲伤地见到，郝勇竟然点了点头。

于是，冯东明问王守伦道：「小王，你租了几亩地？」

「没有租。我给人家打短工。」王守伦老老实实地说。

范淑君拍着手说：「雇农！乡村中的无产

者！太好了！」

冯东明继续问：「这么说来，你明天有空了？」

王守伦本来想说他在第二天没有空，以便躲过这次危险。可是，他转念一想：「要是我明天不跟朵他去，二天他们还要我加入共产党不喃？」他偷偷地看了范淑君的胸部一眼，终于下定了决心，暗暗对自己说：「该死球朝天，不死又过年！老子之回子咋个都要赌一把！」于是，他使劲地点了点头。

冯东明又问：「小王，你愿不愿意明天和郝组长一起去一趟陶家营？」

王守伦竭力压制住自己的恐惧，挺了挺身，用略带颤抖的洪亮声音说：「我愿意！」他看了看郝勇，又说：「郝组长，给我一杆枪，好不？」

冯东明问：「你要枪干什么？」

王守伦说：「去陶家营，就要过碧鸡山。要过碧鸡山，就要交一升米给田大胡子他们。我们是做啥子的啊？咋个可以交米给他们喃？不给他们干一仗，我们咋个过得去喃？」

三个干部都为王守伦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所感动。冯东明更是觉得自己又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他想：「眼前的这个雇农青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正如陈书记所讲的一样，在农村中贫雇农最具有革命性。他们对共产党有一种天然的、朴素的阶级感情，对国民党反动派则有强烈的阶级仇恨。我们只要紧紧地依靠贫雇农，就能够取得土改工作的全面胜利。这个雇农青年接触到革命的道理后不到二十分钟，就变成了一个土改积极分子。淑君的话中夹杂了那么多的新鲜名词，他竟然一听就懂。难怪陈书记要反复强调，比起工农出身的同志来，像我这种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需要花更大

的力气，用更多的时间，才能改造好自己的世界观，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范淑君很高兴工作组这么快就发展了一个积极分子。她笑着对王守伦说：「碧鸡山下有我们一个排的解放军，有三十多个人。很可惜，打这股土匪，我们是没份儿的了。」

王守伦说「师姐……」

「叫我范同志，」范淑君说。她指了指冯东明，又说：「叫他冯同志。」

王守伦连忙改口说：「范同志，你先才说，郝组长要送俘虏到陶家营去。我咋个没有看朵啥子俘虏喃？」

范淑君指了指那两个裹着大衣，卷在墙角，正呼呼大睡的人，说：「看见没有？就是那两个蒋匪。」

王守伦这才知道，地上躺着的那两个人并不是范淑君他们这一伙的，而是两个俘虏。当然，

他不知道「蒋匪」的意思就是国军。他大惊失色地惊呼道：「遭了！先才我们说了那楷多……全部遭之两个蒋匪听朵去了。」他本来想说「先才我们说了那楷多黑话。」话说了一半，他突然觉得不应该使用「黑话」一词，就临时把这两个字省去了。王守伦知道，对于土匪来说，「黑话」极为重要，如果外人把「黑话」听了去，就会产生严重的麻烦。因此他才不由自主地惊呼了起来。

三个干部听他这么一惊呼，对他就更加欣赏了。范淑君说：「小王，你的革命警惕性真强！你的想法很对。将来，我们说话，一定不要让不该听的人听去。共产党就最讲究保守秘密。不过，今天我们说的话让这两个蒋匪听去问题不大。」

王守伦问：「听人家说，解放军就是共产党，是真的不？」

范淑君耐心地解释说：「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解放军打败了蒋匪军，解放了全中国。但是，解放军并不是共产党。我们土改工作组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可是土改工作组并不等同于共产党。我刚才不是告诉过你吗？我和冯同志都还不是党员呢。」

王守伦听范淑君出口就是一大堆「黑话」，心想：「过两天，我要好好儿地跟朵师姐……跟朵之个范同志学黑话。不然的话，二天看朵其他的共产党，对不朵黑话，就麻烦了。」

范淑君问：「慧通师父说，很多人要来这里摆龙门阵，是真的吗？」

王守伦站起来，一边张望，一边回答道：「是啊！他们早就该来了。平时，刘瑞银他们几个半截子幺爸儿天没有黑就跑朵来瘙。今天不晓得咋个整起的，都之楷家晚了，鬼影子都看不朵一

个。」

「小冯，几点了？」郝勇问。

「哟，快十点了。」冯东明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回答说。

郝勇说：「看来，那些人不会来了。时间不早了，我们休息吧。」他伸了伸懒腰，又说：「小范站第一班岗，我站第二班，小冯站第三班。小范，叫小王回去休息吧。」

范淑君对王守伦说：「我们要休息了。你先回去睡觉。明天早上早点来这里吃早餐，然后和郝组长一起去陶家营。」

王守伦想：「没有正式当朵共产党，不晓得可不可以共产共妻。要是可以共，我在之儿，不是就可以早点儿沾光了啊？」于是，他找了一个借口，说：「万一你们睡惙了，之两个蒋匪来害你们，咋个办喃？不如我就坐在之儿。他们敢来害你们，我就掐死他们。」

三个干部听了，自然又感动了一番。范淑君说：「别担心，我们不会都睡。我们要轮流站岗，派个人看住他们。其实，我们这样做也只是多加小心而已。他们两个人都是穷人出身，是被蒋匪帮骗来当兵的。他们的家乡正在搞土改。他们都盼望着能够立即回去，分一份土地来种。他们不会害我们。」

王守伦问：「『站岗』是啥子意思啊？」

「就是不睡觉，坐在这里，保卫大家的安全。」范淑君答道。

王守伦说：「那就等我帮你们站岗嘛。」他心想：「我坐在之儿，你们今天晚上要是做那种好事，总不好意思不喊我一声啊！」

三位干部虽然为王守伦深厚的阶级情谊所感动，可是他们与他接触的时间毕竟太短，对他还不是百分之百地放心。他们不愿意让王守伦站岗，坚决地劝他回家去休息。

王守伦的心里虽然有一千个不情愿，但是他知道自己现在必须听话，才能得到那个「老匪」的欢心，将来才会得到幸福。于是，他乖乖地回家去了。

第六章

第二天早上，郝勇和王守伦押着俘虏去了陶家营。范淑君和冯东明则去了龙泉村。他们在村子里访贫问苦，了解当地的情况，并且为工作组寻找一个落脚的地方。

二人了解到，刘天财一家五口人，只有一亩八分旱地，一亩零五厘水田。他耕种的其余七亩一分旱地是从观音庙租来的，四亩半水田则是从地主王秉文家租来的。按照中共阑县县委一九五零发五号文件里所规定的标准，刘天财一家的阶级成分应该是贫农。因此，他的一家有很强的革命性，是土改工作组要坚决依靠的对象。

前一年的春天，刘天财讨得了王秉文的诺言：如果他家的母牛在这年产崽，他就会让刘天

财喂养一头小牛。于是，秋收以后，刘天财就开始动手，在他家住房的一侧盖了一个偏偏儿，作为未来的牛棚。刘天财对那头还没有出世的小牛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充满了深厚的感情，所以在这个牛棚上花了不少的工夫。新起的三堵土墙平滑结实；棚顶上盖了一层厚厚的稻草。这个崭新的牛棚看上去干净漂亮，如果不是因为门上只装了栏杆而没有装门板的话，充当洞房也应该是过得去的。

范淑君和冯东明很喜欢这个牛棚。他们在征得刘天财的同意后，对它进行了一番改造。在刘瑞银等几个半大小子的热心帮助下，他们用牛棚里堆放着的稻草作为建筑材料，建起了几道齐胸高的「墙」，在牛棚里隔出了三个「房间」。最里面的一个「房间」宽约三尺，是范淑君的「闺房」；中间的一个「房间」宽约五尺半，是郝勇和冯东明的「卧室」；最外边的那一个「房间」

最大，成了工作组的「办公室」。这个「房间」里放了七八捆稻草当凳子，坐上去松软舒服。牛棚的门口还建了一道稻草屏风，既可以挡风，又不至于遮光。郝勇从陶家营回来后，也认为这个牛棚是个漂亮的宫殿，说他愿意在里面住上一辈子。

三个干部在龙泉村扎下来后，便遵循他们在土改集训队里学到的程序，白天访贫问苦，晚上开办识字夜校，目的是摸清玫瑰坝的基本情况，特别是阶级斗争的情况，并且向广大的农民群众宣传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理，在群众中发展积极分子，建立「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和「民兵」等群众组织。只有在强大的阶级队伍建立起来以后，工作组才能够带领大家向地主阶级和其它封建势力作斗争，全面地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然而，八天一眨眼就过去了。三个干部虽然

大体上摸清了玫瑰坝的情况，却没有能够把群众发动起来。坝子上大多数的人对工作组似乎是尊敬有余而热情不足，有一些「敬鬼神而远之」的味道。多数玫瑰坝人认为，受苦受穷是自己的命不好，是自己没有本事，与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无关。他们麻木不仁，对革命的要求并不迫切。他们不反对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农民协会和其它群众组织的花名册中去。可是，当干部们请他们来开会的时候，他们却推三推四，轻易不肯露面。此外，来夜校的人也不多。刘瑞银等几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最初倒是来夜校凑过几次热闹。可是几天之后，他们对冯东明和范淑君所讲的那些革命道理失去了兴趣，便不大肯来了。

三个干部见自己没有能够迅速打开局面，感到非常焦急。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方法有问题，却不知道问题何在，更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改进。

这天中午，工作组的全体成员正坐在他们的那个「办公室」里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村头那边突然传来了一阵马的嘶叫。他们抓起枪，走到门外的石板街上，只见三个人骑着当地的矮种山地马，缓缓地走了过来。

「陈书记！谭队长！」范淑君兴奋地叫了一声，立即同工作组的其他两个成员一起迎上前去。

前面的那人正是中共阑县县委书记陈进。他还身兼着阑县县长和阑县土地改革工作团团长的职务。陈进穿着灰色的中山装，挎着一枝驳壳枪，骑着一匹枣红马，显得十分潇洒。

跟在陈进后面的是工作团第三工作队的队长谭伟民和陈进的通信员古宗昌。他们都背着汤姆式冲锋枪。

陈进和谭伟民下了马，把缰绳交给古宗昌，

同郝勇等人一一握手问好，然后就走进了他们居住的牛棚。

「你们的这个『草堂』满不错嘛。」陈进一进门，就笑嘻嘻地评论道。

范淑君不好意思地说：「群众对我们还有疑虑，不愿意让我们住在家里，我们只好暂时在这里安营扎寨。不过，吃饭我们还是和贫雇农一起吃的。」

陈进说：「一步一步地来嘛。在群众还有疑虑的时候，一定不要强迫他们。」说着，他往草捆上一坐，从上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散给在座的人。当他散到冯东明的时候，见冯东明摆了摆手，就有些不快地问：「怎么？还没有学会？」

「还没有。」冯东明嗫嚅着说。陈进曾经对他说过，在革命的队伍里，如果不会抽烟，就不容易与其他的同志打成一片，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可是冯东明一想到抽烟人发黑的牙齿和他们

口里冒出来的臭气，就感到恶心。因为有这个心理障碍，他虽然试过好几次，却没有能够培养起抽烟的革命兴趣来。这时候，他听见陈进又提起了这件事，感到非常羞愧。

范淑君解了冯东明的围。她问陈进：「我呢？」

「你？」陈进笑着说：「女同志不能抽烟。你那么漂亮，把牙齿熏黑就糟了。」

范淑君抗议道：「不行，不行！陈书记歧视妇女！这样做不公平。这样做是封建的。今天我非要抽一枝不可。」

「嚄，罪名还不小哇。」陈进开着玩笑说。「我认罪！我投降！」他连忙递了一枝香烟给范淑君。

范淑君从来没有抽过烟。她从郝勇手上接过一根划着的火柴，点着香烟，学着陈进的样子，用力吸了一口。接着，她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咳嗽

声。

陈进等人见她被呛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忍不住哈哈大笑。

范淑君急忙掏出手帕，一边咳，一边擦眼泪，样子非常狼狈。她好不容易才止住咳嗽，看了看手中的香烟，皱着眉头，把它往地上一扔，举脚就想往下踩。

郝勇连忙从地上抢起那枝香烟，笑着说：「这可是大重九牌的好烟哪！怎么可以浪费呢？」他小心地在地上杵熄了那枝香烟，顺手将它夹在自己的右耳上。

大家的笑声停止以后，陈进从挎包里拿出一枝钢笔和一个笔记本，表情严肃地对郝勇说：「谭队长和我都在这里，讲讲你们组这几天来的工作情况吧。」

「我们来到玫瑰坝后……」郝勇冲锋打仗是内行，汇报工作却不大行。他头上开始冒汗，不

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往下讲才好。他看了看自己的两位下属，灵机一动，说：「小冯，你来汇报，我和小范补充。」

冯东明略微一怔。向上级领导干部汇报工作应该是组长的职责，他没想到郝勇竟然会把这么一个重要的职责推给他。不过，几秒钟之后，他就镇定下来了。他从衣袋里掏出笔记本，从容不迫地说：「我们来到玫瑰坝后，遵循五号文件所规定的步骤，做了一些工作。九天来，我们访贫问苦，开办夜校，作了广泛的调查，基本上摸清了玫瑰坝的情况。」他翻开笔记本，一边看，一边汇报说：「玫瑰坝夹在东山和西山之间，是一个由玫瑰河冲积而成的山间小盆地。坝子的南面有一条山路通向陶家营，其它的几个方向要么是高山，要么是峡谷，都没有可以进出的道路。因此，玫瑰坝是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坝子上最大的村庄就是我们现在的驻地龙泉村了。从龙泉村

向北走三里半是青龙村。从青龙村往北走四里路是大屯。从大屯再向北走六里半是瓦岩村。玫瑰河的对面还有两个村子。第一个村子叫河东村，离龙泉村四里半。北边的另一个村子叫华阳村，离河东村五里路。龙泉村共有一百二十来户。河东村有八十来户。瓦岩村有三十来户。其它的三个村子是五十到六十户。坝子上总共有四百二十户，共二千一百三十一人。据一些老农估计，坝子上总共有两千一百多亩水田，人均约一亩，有五千八百多亩旱地，人均约一亩七。在玫瑰坝，六户地主和富农一共霸占了大约三百五十亩水田和九百多亩旱地。」

范淑君插嘴说：「观音庙里也有好几十亩地。」

「有庙产七十三亩半。」冯东明说。「坝子上最大的地主叫王秉文，有水田一百二十二亩，旱地一百五十一亩。他家的田地遍布整个玫瑰

坝，从龙泉村到瓦岩村，到处都有他家的佃户。」

陈进抽着香烟，认真倾听着。

冯东明继续说：「我们已经粗略地划分了一下玫瑰坝的阶级成分，目的是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依靠的对象，以便发动雇农、贫农和下中农，组成一支强大的阶级队伍，与地主阶级和富农阶级进行斗争。根据五号文件里划出来的那几条杠杠，我们已经确定了的有两户地主，四户富农，两户小土地出租，五十四户上中农，一百五十八户中农，一百三十四户下中农，五十六户贫农，四户雇农，一户小商。」这时，他抬起头来，望着陈进和谭伟民说：「还有几户的成分没有确定。我们对这些人的阶级成分应该怎样划还没有把握，想请示一下陈书记和谭队长。」

陈进说：「讲吧。」

冯东明说：「大屯有个姓郭的人。他没有一分地，却有七个兒子，而且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他从地主那里租了三十一亩土地来种，每年打下的粮食很不少。据他邻居说，他攒了很多钱，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买田买地。据说，去年六月，他曾经打算购买三十多亩地。价都讲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成交。我们去过他家，很明显，他家的生活过得很好，比所有的富农都好。可以把他划成佃富农吗？」

范淑君补充说：「他家还养了三头牛。但是这些牛的所有权也是地主王秉文的。」

陈进问：「他雇工吗？」

冯东明说：「没有。」

陈进说：「他没有剥削。我们还是应该按照党中央的有关规定，把他划成佃中农。」

冯东明继续说：「这里有个观音庙，里面有两个和尚，共有庙产七十三亩半。按照五号文件

的规定，那个住持应该划为地主。可是，庙里的佃农都说，那些土地是今年旧历的正月才由一个地主和一个蒋匪军官捐献给观音庙的。那个住持却坚持说那些土地是去年旧历六月捐献的。五号文件规定，土地的转移以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界，在此之前有效，在此之后无效。因此，我们不知道该给那个和尚定个什么成分。」

「看过地契没有？」陈进问。

「看过了，」冯东明说，「地契上写的倒是去年六月。可是佃户们去年都没有给庙子里交过租。那个和尚也承认这一点。我们估计，地契上的时期写错了，而那个和尚对我们有顾虑，就将错就错，坚持说是去年六月。」

陈进想了想，说：「口说无凭。我看，我们还是应该以地契上的日期为准。」

冯东明有些犹豫地问：「那就是地主了？」

「嗯。」陈进回答道。

冯东明翻过一页笔记，又说：「有个人姓潘，本来在县城里做小生意，破了产，所以来玫瑰坝投靠他的岳父。他说他准备租一块地来种。可是，他是今年三月才来玫瑰坝的。不知应该把他算成是什么成分？」

「他叫什么？」陈进问。

「潘文辉。只比我们早一天来到玫瑰坝。」范淑君答道。

陈进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个名字，说：「我回去后，叫人去查一下他是不是真破了产。如果他是想来农村分一块土地就跑的话……看来，我们要制定一个政策，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你们先不要给他划成分。过几天等我们把他的真正目的搞清楚了再说。如果他真是破了产，真是打算种田，可以给他划个贫农。如果不是，我们就把他赶走，一分土地也不分给他。——还有疑难问题吗？」

冯东明犹豫了好一阵，这才说：「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有一个女人，本来是个要饭的。几年前，她和她父亲一起流落到了玫瑰坝。她父亲因为饥寒交迫而死。那个叫做王秉文的狗地主见她长得漂亮，先是假惺惺地帮她葬了父亲，然后又逼她还钱。她还不出钱，那个狗地主就逼她以身抵债，强娶了她。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把她划为贫农呢？」冯东明讲完这几句话后，像做了贼一样，心虚地瞥了瞥范淑君。

自从那天见到陈素芬后，冯东明对这个女人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陈素芬的影子似乎老是在他的脑海里晃动，搞得他心神不宁。他觉得自己是被这个女人的美色迷住了，为此还严厉地痛骂过自己好几次。可是，他总是不能够把陈素芬的形像从自己的脑子里清除出去。此刻，他又违背自己的理智，提起了这个女人。

工作组的三个干部曾经讨论过前面的几个疑

难问题，并打算向上级领导同志请示。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讨论过陈素芬的阶级成分应该怎样划，因为这种情况在五号文件里有明确的规定。范淑君万万想不到冯东明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由于这一带可能会有蒋匪帮的散兵游勇和土匪出没，为了安全，工作组的成员一般都集体行动。因此，冯东明能够了解到的任何情况她都知道。当他们问起陈素芬的来历时，坝子上的人都说她是为了报恩而嫁给王秉文的。范淑君不相信那个老地主对一个叫花子会有什么恩。她认为陈素芬嫁给那个老地主是为了贪图享受。此时她听到冯东明瞎编了一套来为这个女人开脱，立即明白了这家伙对这个狗地主婆有不干不净的想法。她回想起那天冯东明见到陈素芬时丧魂落魄的丑样，觉得非常恶心。她盯着冯东明，眼睛里喷出了怒火。

冯东明自知理亏，赶紧低下头去，避开她的

目光。

陈进问：「她嫁给那个地主几年了？」

「四年。」冯东明低声回答说。

陈进说：「还是应该定为地主。这种情况，五号文件里有规定。」

范淑君狠狠地瞪了冯东明一眼，算是出了一点气。

冯东明定了定神，继续汇报道：「玫瑰坝的两个，嗯，三个地主中，一个名叫林国友的地主民愤最大。」

「他是蒋家王朝安插在玫瑰坝的保长，是一个国民党员，还是一个袍哥。」范淑君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他欺压群众，敲诈勒索，勾结土匪，奸污妇女的大量罪证。他有很大的民愤，是个很理想的突破口。可惜，他现在已经跑掉了。」

「林国友？」陈进望着谭伟民。「我好像听

到过这个名字？」

谭伟民摇了摇头，说：「我不太熟悉。」

陈进用中指弹了弹夹在手里的香烟，说：「对了！我是从简报上看到这个名字的。云南那边转送过来几个人，是在企图偷越国境时被抓住的。那个领头的人好像就叫林国友。我回去后帮你们查一查，看他是不是你们的这个林国友。」

「是林国友就好了。」范淑君说。「如果我们斗争这个家伙，一定会得到积极的响应。这对我们发动玫瑰坝的群众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他的几个地主呢？」陈进问。

冯东明说：「另一个地主叫王秉文，很有欺骗性，有人称他为『王善人』，还说他怜贫恤老，急人所难，等等。」他在心里想：「连我都差点受到他的欺骗，把他当成是一个博学多识的好人。」

范淑君插话说：「他的大兒子当过蒋匪军的

连长，如今在缅甸。他的二兒子在蒋匪军中当参谋。他的妹夫在蒋匪军中当团长。我看，群众是怕他。」

冯东明接着说：「第三个地主就是观音庙里的慧通和尚了。他刚刚才当上地主，好像还没有来得及干什么欺压群众的坏事。我们正在调查那几个富农的情况，目前手里掌握的材料还不多。」他顿了顿，又说：「我们组在郝组长的领导下，在摸底调查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我们的经验不多，未能很好地贯彻工作团和工作队领导的指示，在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方面的工作做得很不好。到现在为止，我们只发展到了一个积极分子。目前我们在群众中的威信还不高。」

「这里的封建家族势力猖不猖獗？」陈进问。

冯东明回答道：「玫瑰坝有两个大姓，一个

是王姓，一个是林姓。这两个大姓各占了坝子上三成的人口，加起来就有六成。其它的杂姓只占人口的四成。奇怪的是，这两个大姓都没有族产。他们搞祭祖等封建迷信活动的时候主要是依靠家族成员的捐款。前几天，地主王秉文捐献了五十亩良田给王家祠堂。因为这是在去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后，所以我们不承认。因此，王氏家族的族长王文钊只能定为中农，而林氏家族的族长林家珮也只能定为上中农。照五号文件的规定，他们是我们团结的对象，而不是我们斗争的对象。除了祭祖之外，他们的家族活动似乎只是限于接济族里的穷人和病人。据说，这两个家族在宋朝的时候势力很大，曾经联合在一起与当时的官府进行过对抗，并受到了严厉的打击。这么一来，他们才从中所坝迁到了玫瑰坝。这两个家族的祖先吃了那次亏后，传下话来，要求他们的子孙与官府合作，不要与官府对抗。我们来了，

他们也把我们当成是官府，所以处处都同我们合作。」

陈进说：「这样的族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你们不要被他们的那些表面上的东西所迷惑。这两个大姓加在一起就有六成的人口。他们一旦捣乱，破坏性就非常大。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利用家族的势力，同我们作对。」

郝勇等三个人都点了点头。

这时，冯东明望着郝勇，说：「我想到的都说完了。一定有很多遗漏，请郝组长和淑君同志补充。」

「我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郝勇说。

「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范淑君说。

「请陈书记和谭队长给我们作指示吧。」郝勇说。

谭伟民看了陈进一眼，清了清嗓子，说：「你们组干得很不错。你们摸清了情况，发展了一个积极分子。更令人高兴的是，你们还活捉了两个蒋匪。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第三工作队已经为你们请功了。县委、县人民政府和工作团党委已经批准，给你们三个人各记一个三等功！」

郝勇一个立正，站了起来。他举起右手，行了个军礼，声音洪亮地说：「感谢首长嘉奖！」

冯东明和范淑君也站了起来，学着郝勇的样子说了一遍。两个人兴奋得满脸通红，为自己得到的荣誉感到非常高兴。不过，他们都在心中暗暗地说：「惭愧！惭愧！这个三等功来得太容易了。」

三个人坐下后，谭伟民又说：「等土改工作告一个段落后，工作团还要给你们开个庆功大会呢。」说完这句话后，他语调一变，沉痛地说：

「我们驻鱼洞和瑞香的两个工作组遭到了敌人的袭击。驻鱼洞工作组的三位同志全部光荣牺牲了。他们牺牲得非常壮烈。瑞香工作组有一位同志光荣牺牲，两位同志光荣负伤。他们同敌人英勇地战斗了三个小时，等到了解放军的增援，赶跑了敌人。」

谭伟民虽然没有提到那几个人的姓名，玫瑰坝工作组的三名成员都知道他们是谁。鱼洞工作组有个女同志叫苏月辉，在县里集训时与范淑君邻床。她只有十九岁，高中还没有毕业就从家中偷跑出来，背叛了自己的地主家庭，参加了革命。她是一个性格活泼，爱说爱笑的少女，是范淑君在集训队中结识的知心朋友。十天前，范淑君还在同她谈论解放全人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理想，并且把自己喜欢冯东明的秘密告诉了她。范淑君听到自己的好同志、好朋友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一时忍不住，哇的一声哭出声

来。她一边哭，一边说：「陈书记……我们一定……要为……要为苏月辉他们报仇哇！」

在座的几个人默默地看着范淑君，心中同样充满了失去同志后的悲痛，也充满了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过了好一阵，陈进才说：「小范，别哭了，苏月辉同志和其他的几个同志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是为共产主义的光辉事业而牺牲的。他们死得其所，死得伟大，死得光荣。县委已经作出决定，追认苏月辉同志和另外一个生前积极申请入党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县人民政府已经把光荣牺牲的四位同志宣布为革命烈士，并为他们召开了有几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我们不光要为苏月辉同志报仇，为牺牲了的其他三位同志报仇，还要为千千万万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杀害的人报仇。我们的这个仇是阶级仇。你们在玫瑰坝搞好土改工作，镇压一切敢于反抗的阶级敌人，就是在以

实际行动为苏月辉同志和其他被害的同志报仇。」

听完陈进的话后，范淑君慢慢止住了哭泣。她抬起头来，默默地望着门外，她的那张天真无邪的脸在不知不觉之中混入了几分在老革命的脸上才能见到的刚强。

谭伟民接着自己的话头说：「这两个事件表明，斗争是残酷的。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在作最后的挣扎。农村里的地主、富农、土匪、袍哥等反动分子随时都会举起屠刀向我们扑过来。他们一有机会就要残杀我们的干部和广大的贫雇农。因此，我们全体同志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的偷袭。工作团党委已经发了一个通报，号召全团同志向玫瑰坝工作组学习，广泛发动贫雇农，积极清除土匪和蒋匪的残渣余孽。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他们。」他从挎包里拿出一张油印的工作团党委文件，递给郝

勇，说：「你们玫瑰坝工作组的同志可不要骄傲喔。你们应该把荣誉当成动力，继续努力工作，搞好玫瑰坝的土地改革运动。」

冯东明这才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立功。看来，阑县的土改工作团接连受到了敌人的攻击，伤亡惨重，士气必然要受到影响。可是，玫瑰坝工作组却抓到了两个俘虏。这说明，工作组也是有战斗力的，是可以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打败敌人的。这件事对提高土改工作团的士气大有好处，所以工作团党委才决定大张旗鼓地表彰他们。

郝勇说：「我们一定好好干！」

范淑君站起身，挺起胸，坚定地说：「首长放心。我们一定要搞好玫瑰坝的土地改革运动，对阶级敌人一定要毫不手软，狠狠打击，为苏月辉同志报仇，为其他的烈士们报仇！」

冯东明也站了起来，说：「我们一定不辜负

首长的期望，一定要把玫瑰坝的工作做好。」

谭伟民说：「坐下，坐下。现在请陈书记作指示。」

陈进把手中的烟头扔到地下，用脚把它踩熄，然后说：「阑县是全省土地改革工作的试点县之一。我们工作团是一支先头部队，必须摸索出一套在山区进行土改工作的经验来。我们能不能够把阑县的土改工作搞好，对下半年能否在全省的范围内全面进行土地改革，推动西康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向前发展，恢复我省的国民经济，关系极大。我们团里的每一个同志都要奋发精神，努力工作。我们必须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今天，我在路上看到有些农民已经开始往地里送肥了。时间紧迫得很哪。无论如何，春耕之前，我们一定要把土地分下去，而且还不准煮夹生饭。不要我们前脚走，农民后脚就把土地还给了地主。」

陈进又给自己点燃了一枝香烟，接着说：「工作组要摸清情况，要清除土匪，要斗争地主恶霸，要反对封建家族势力，要破除迷信，要发动群众，要分田分地。我们还要征收一九四九年度的公粮，要给农民群众讲清楚我们征收的公粮在性质上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经征收过的田赋有什么不同。总之，我们的工作看上去千头万绪，好像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但是，只要我们像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光辉著作《矛盾论》中指出的那样抓住主要的矛盾，集中力量解决关键的问题，就会事半功倍，其它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你们三位同志讲讲，我们工作中的关键问题是哪一个？」

三个人思索了一阵，冯东明说：「关键问题应该是组织阶级队伍。只要我们有了众多的土改积极分子，要干什么都可以得心应手了。」

「不错！」陈进赞许地说。「这就是为什么

工作团在五号文件里首先要强调组织强有力的阶级队伍，其次才提到要摸清情况。可是，你们却把精力集中在摸情况上，没有下大力气去组织阶级队伍。」

范淑君说：「我们也想多发展一些积极分子呀！可是那些人听到要请他们站出来和工作组一起干，就像我们要绑他们上刑场去似的，吓得脸都白了。」

陈进笑了笑，说：「你发展的对象不对嘛。想想看，你今年多少岁？小冯多少岁？小郝参加革命已经有五年了，他今年多少岁？刘胡兰同志为共产主义英勇就义的时候只有十四岁。我们省委的沈书记十一岁就参加了红军。」

冯东明顿时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他转过头来，望着范淑君，笑着点了点头。

范淑君还在生他的气，所以对他不理不睬。

陈进接着说：「青年人最少保守思想，最容

易接受新鲜事物，最容易卷入革命的洪流。我们在座的几个人是如此，玫瑰坝的人难道不是如此吗？你们要针对青少年的兴趣和爱好，把他们先组织起来，建立起民兵队和兒童团。在组织青少年的时候，讲解革命的理论固然重要。可是，如果我们不把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光讲理论，就会把理论搞得空洞枯燥，索然无味，使青少年反感生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县委已经决定要给民兵发一些枪，你们大后天就可以去陶家营领。我们有了民兵队和兒童团，就有了众多的耳目和手足。不管是清除土匪，还是斗争地主，都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这是你们的首要工作。」

陈进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吐了一个烟圈，然后说：「阑县位于偏僻的山区。这里的群众长期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对我们不了解，对全国的形势更不了解。他们害怕地主老财，害怕蒋

匪军回来，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们必须长贫农雇农的志气，灭地主富农的威风。如果恶霸地主和其他反动分子为非做歹，民愤极大，我们一定要为群众作主，把他们坚决杀掉，决不能手软。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组才能在群众中建立起威信来，我们才能令行禁止，搞好工作。」他吸了一口烟，又说：「民兵队建立起来后，你们要花大力气调查那个姓王的地主。我敢肯定他是有劣行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哪有地主是什么『善人』？要揭露那个『王善人』的真相，让群众清楚地看到他的丑恶嘴脸。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在玫瑰坝打开局面，把贫雇农真正发动起来。群众消除了疑虑，心中才踏实，才敢要土地，才敢站出来和我们一道与封建势力作斗争，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他缓和了一下口气，继续说：「我们回去后，要帮你们查一下。如果云南那边送来的那个人的确是林保

长，我们就把他给你们送过来，帮助你们尽快打开局面。但是，你们不要放松调查那个「王善人」的工作。不要对县上抱太大的希望。那个人也许不是你们玫瑰坝的林保长。」

接下来，谭伟民要向郝勇传达一份党内的文件。冯东明和范淑君不是党员，不能旁听。于是，他们从牛棚里走了出来，替换党员古宗昌，在牛棚外面站岗。

冯东明走出来后，对范淑君笑了笑，说：「我们真蠢。其实，陈书记说的那些道理，我们自己也是应该能够体会出来的。那天我们建『草堂』，刘瑞银他们几个年轻人不就很热心吗？」

范淑君还在生冯东明的气。她避开冯东明的目光，抬起头来，似乎是在专注地观察天上的一朵云，好像没有听到他在说话一样。

冯东明的脸变得通红。他想起刚才自己为陈素芬说过的话，知道自己的确令人恶心。他低下

头，羞愧地望着地上。

范淑君毕竟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子。过了一阵，她偷看了冯东明一眼，见他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大孩子，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她的心倒先软了。她狠狠地瞪了冯东明一眼，声色俱厉地说：「哼，你的阶级立场上哪里去了？想让一个妖哩妖气的狗地主婆变成一个贫农，你安的是什么心哪？」

冯东明讪讪地说：「我不明白嘛。我觉得，她以前要过饭，受过地主阶级的欺压，应该同一般的地主不同。」

范淑君雄辩地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管她是什么出身，她天天和那个狗地主在一起，能不变坏吗？党的领导同志经常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就拿你来说吧。你背叛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参加了革命，你的成分就成了革命干部。我们不能说因为你出身于资产

阶级家庭，你的成分就是资产阶级。同样的道理，那个臭女人虽然出身贫寒，可是她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心甘情愿地当上了地主婆，还生了一个地主崽子，她的成分不是地主又是什么呢？」

冯东明听见她的话有道理，只好说：「是我不对。」

范淑君的眼睛里充满了柔情。她温和地说：「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好。将来不要再这样做就行了。」她见冯东明充满了内疚，不忍心让他再受窘，便换了一个话题，同他讨论起应该怎样组织民兵队和兒童团的事情来了。

陈进和谭伟民从牛棚出来后，再次同工作组的三个干部握了手。陈进还特意关照了冯东明几句。然后，他们翻身上马，回陶家营去了。

第七章

陈进传授的这一招果然灵。他离开后的第二天，玫瑰坝工作组就把龙泉村的民兵队顺利地组织起来了。

刘瑞银、林民义等七八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对这种新鲜的玩法很感兴趣。天不见亮，他们就到村头的晒坝上去集合，然后扛着一枝木棍当步枪，跟在郝勇的身后，喊着响亮的号子，踏着整齐的步伐，十分威风地在龙泉村的石板街上来来回回地跑几次。回到晒坝后，他们耐着性子，听冯东明或者范淑君讲一些革命道理。然后，他们以满腔的热忱，精神抖擞，干劲冲天，跟着郝勇欸欸欸欸地「下洋操」，或者喊声震天地练刺杀。

接着，工作组把其它几个村的民兵队也组织了起来。在以后的几天里，民兵队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阶级成分为雇农、贫农、下中农和中农的男性青少年几乎全部都成了民兵。范淑君甚至成功地说服了王春花等四五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组织起了一支女民兵小分队。工作组还把那些年龄较小的兒童编入了兒童团。这些兒童为工作组站岗放哨，送信带路，其积极性绝不亚于比他们稍大几岁的哥哥姐姐。

这天早饭后，玫瑰坝兒童团的团长刘瑞宝奉工作组的指示，把孟福宽叫来了「草堂」。

「孟大哥，吃过饭了吗？草上坐。」范淑君笑着说。

「吃了，吃了。我正在舂米。是王老爷喊我来的。」他遵照范淑君的指示，在稻草上坐了下来。

范淑君说：「上次在水泉兒旁边，我们本来想和你多谈一会儿。你忙着要挑水，有些事我们没有来得及问。你上次说王秉文对你有恩。有什么恩哪？」

孟福宽说：「我家爸爸是王老爷送的终。我是王老爷养大的。王老爷对我是有大恩的，我咋个可以无中生有地说他的坏话喃？」

「这就奇怪了。」范淑君感到很难理解。「这个老地主怎么会给一个穷人送终呢？」

冯东明沉着地说：「孟大哥，你给我们讲讲这件事的详细经过，好吗？」

「我家屋头以前在华阳。」孟福宽说。「我十四岁的那年，我家妈妈和爸爸都得了痨病，紧朵吐血，瘦得像猴狲儿。请陶家营的陆医生来看过，拣了几十服药来吃，都没有见好。我家屋头的地遭卖了，牛遭卖了，房子遭卖了，家什遭卖了，还欠了好多债。后头，我家妈妈死了，我家

爸爸看朵就要死了。王老爷晓得了，就喊林伯伯牵了匹马来，把我家爸爸驮到城里头去医，花了王老爷好多钱。只是我家爸爸的病实在是太重，连城里头的医生都莫得啥子抓拿，只有喊我家爸爸回来等死。我们从城里头回来以后，王老爷又喊人送吃的东西来给我们。过了一个多月，我家爸爸死了。王老爷买了口棺材，又请人把我家爸爸埋了。他花了好多钱。我莫得地方去，他就喊我到之儿来。我天天都在吃王老爷家的饭。」

三个干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阵，冯东明问：「孟大哥，你除了挑水以外，还干些什么？」

孟福宽说：「打杂啰。挑水扫地，砍柴种菜，啥子事情都做。」

「王秉文一年给你多少工钱？」冯东明又问。

「工钱？」孟福宽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

题，他茫然地摇摇头。「给啥子工钱喔？我吃他家的饭，穿他家的衣，住他家的房，咋个可以再要工钱喃？」

范淑君看着冯东明，气愤地说：「这个狗地主真狡猾，一口破棺材就换了一个终身的奴隶！」她扭过头来，对孟福宽说：「我问你，王秉文挑不挑水？种不种菜？砍不砍柴？耕不耕田？」

孟福宽摇了摇头，说：「他年轻的时候耕过田，之展个儿不耕了。」

范淑君像倒豆子似地劈哩啪啦地说：「他不挑水，有水喝；不种菜，有菜吃；不砍柴，有火烤；不耕田，有饭吃。你好好想想，到底是他养活你和其他的贫苦农民呢还是你和其他的贫苦农民养活他？」

孟福宽觉得这些话好像有一些道理，又好像没有。他默默地思考着。

范淑君说：「就拿王守富来说吧。他在林国友家帮工。他干的活同你干的活差不多吧？他也在林国友家吃住。可是，林国友一年也要给他五万多圆的工钱哪。其实，林国友给的工钱已经是很少很少的了。像你这样的一个大小伙子，在省城里，就是拉黄包车，一年也要挣个两三百万圆。你只干一年，就把王秉文出的医药费和棺材费全部还完了。你给他干了这么多年，他却一个钱都不给你，这难道不是对你的残酷剥削吗？」

孟福宽觉得范淑君的这个账算得不大对，因为他并没有住在省城里，不可能挣到那么多的钱。他听刘天仁讲过，在县城里，铁匠木匠等手艺人挣的钱最多。但是，即使是这些手艺人，一年也挣不了那么多的钱。不过，他也知道，林保长的确是要给王守富一些工钱。于是，他对范淑君的话就听进了几分。在他的心灵深处，他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受到了剥削。他为王秉文辩护

说：「王老爷说过，他二天要帮我讨个婆孃。」

「你相信他的话？」范淑君说。「那个老地主狡猾得很哪。我看，他是在欺骗你。我问你，这么多年来，他帮你提过亲吗？」

这几句话刚好戳到了孟福宽的痛处。这两年来，他向王秉文请求过好几次，希望王秉文作主，把姚凤英嫁给他。王秉文虽然在口头上答应了，实际上却似乎没有什么行动，使他感到很丧气。他垂着头，一声不吭地坐着，反复咀嚼着范淑君的这些话。

范淑君乘胜追击，接着说：「清楚了吧？你今年已经二十四岁了，他却没有帮你提过亲。这就是说，他只是在欺骗你，企图让你老老实实地为他干活，并不想给你任何工钱，也不想帮你讨老婆。你在他家干了差不多有十年了。他欠你的工钱最少也有两千万圆。他欠了你那么多的工钱！是你对他有恩，而不是他对你有恩。这些钱

都是你的血汗钱，你应该找他要回来才对。其实，地主的田，地主的地，地主的房子，地主的金银财宝，哪一样不是他们用这样的欺骗和剥削手法从我们穷人身上压榨去的？共产党、毛主席派我们来，就是要把穷人组织起来，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把属于我们穷人自己的东西夺回来。孟大哥，你是雇农，是农村中的无产者，你应该最有革命性才对。孟大哥，你要带头啊！」

郝勇说：「小兄弟，快告诉我们。王地主究竟干过多少坏事？」

孟福宽听了范淑君的翻译。他低着头，为难地说道：「我真地不晓得！」

范淑君求援似地望着冯东明，希望他能打破僵局。

冯东明问：「如果佃户交不起租子，王秉文是怎样迫害他们的呢？」

「他家的租子才两成。」孟福宽说。「林保

长家是四成。大家争朵租他家的土地。哪个不是庄稼一收回来，就赶紧给他家交朵来喃？从来没有听朵哪家拖欠过王老爷家的租子。」

冯东明问：「他放债吗？」

「放。」

「几厘的利息？」

「他家的佃户两厘，其他人三厘。」

「如果借钱的人还不起钱，他怎么逼债呢？」冯东明问。

「还不起，他也不追。」孟福宽幽幽地说。每当有人提起借钱还钱的事，孟福宽的心中都会感到不安。他知道，他的父亲曾经从王秉文那里借过不少钱，到死都没有还清。他听说，一个人在生前欠了别人的钱，死后就会变牛变马来还债。他疑心自己的父亲已经变成了一头牛。可是，王秉文养在佃户家的牛有好几头，他没法弄清哪一头是他父亲变的。玫瑰坝这么多人中，孟

福宽只恨郭发有家的那个小兒子郭春生。这个小家伙好像有事无事都喜欢用使牛棍在牛的身上打几下。

「他调戏妇女吗？」冯东明又问。

孟福宽笑了。「你看朵过王太太了吧？她又年轻又标致。刘老板说，她是全县最标致的女人。就连县长家的婆孃都比不起她，连她的一个脚趾拇儿都比不起。王老爷咋个看得起其她的女人喃？」

冯东明毫不气馁，不紧不慢地问：「他和碧鸡山上的土匪有没有勾结？」

「嗯……」孟福宽有点犹豫了。他不知道王秉文同碧鸡山上的土匪是不是有勾结。可是他知道，田永煦每次来玫瑰坝，王秉文都对他以礼相待。那个土匪头子在王秉文家也不像在别人家那样凶恶。

三个干部见到孟福宽犹豫不决的表情，精神

为之一振。冯东明想：「王秉文，你这条老狐狸，这一下，我可逮住你了。」他继续问道：「碧鸡山上的土匪经常来找王秉文，是吗？」

「不经常。」孟福宽回答道。「不过，他们在一年里头总要来几回。」

「土匪把抢来的钱财分一些给他，是吗？」冯东明问。

「咋个会喃？」孟福宽摇摇头。「之些土匪光晓得抢人。我还从来没有听朵说过他们肯把抢朵来的东西分给哪个。」

「他给土匪提供粮食？」冯东明问。

「嗯……」孟福宽说。「他们来一回，王老爷就要给他们一点儿粮食。元宵节的那天晚上，王老爷还给了他们二十石玉米呢。」

「二十石？」范淑君插话说。「还不少哇！」

为了慎重起见，冯东明还是问了一句：「是

他自愿给土匪的吧？土匪没有用枪逼他吧？」

「没有拿朵枪来逼。」孟福宽肯定地说。「田大胡子出门的那阵，还再三再四地道谢呢。」

接着，三个干部又把姚凤英找来谈了一次话，了解到了一些有用情况。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捉住了王秉文的狐狸尾巴。只要再接再厉，继续做细致的工作，他们就可以搜集到更多的资料，撕开这个「王善人」的假面具，把他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正当他们在「办公室」里讨论下一步应该怎样调查王秉文的罪行时，在外面站岗的刘瑞宝等四五个兒童团员突然冲了进来。他们一边跑，一边杂乱地叫喊道：「有好多人！有好多马！有好多人来了！」

三个干部拿起枪，走到门口，只见陈进和古宗昌骑着马走了过来，跟在他们后面的有第一工作队的段承志队长，第二工作队的张明辉队长，

第三工作队的谭伟民队长，第四工作队的陈志强队长。郝勇、冯东明和范淑君见工作团的全体队长都开到玫瑰坝来了，心中暗暗吃惊。他们抢上前去，帮着陈进等人把驮在马背上的铺盖卷卸了下来，搬进牛棚。

「看来你们干得很不错嘛。把民兵和兒童团都组织起来了。」陈进坐下后赞许地说。他接过谭伟民散给他的香烟，点着火，吸了一口，问：「那个老地主怎么样了？」

郝勇对冯东明点了点头，要他回答这个问题。

冯东明把王秉文勾结土匪、私藏武器、欺负妇女、剥削长工等罪行都详细地汇报了一遍。他说，工作组要进一步调查和核实王秉文的罪行。发现更多的罪行后，工作组就要召开一个大会，把这个老地主拉出来斗一斗，以推动玫瑰坝的土地改革工作。

「这个斗争大会明天就开，怎么样？」陈进笑着问。

「这个……这个……」冯东明结结巴巴地说。他心虚地想：「我们查出的罪行还不多，这个斗争会怎么开呢？」

陈进哈哈大笑，说：「怕斗争会开不成功？」他的笑声很有感染力，四个工作队的队长也跟着笑了起来。

郝勇、冯东明和范淑君都没有笑。他们非常狼狈地点了点头。

陈进笑够了，指了指在座的四个工作队长，说：「我们今天来，就是要在你们玫瑰坝开一个斗争会。这是我们县第一个清匪反霸斗争会，所以段队长张队长和陈队长都来了。他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他故意停顿了一下，欣赏了一阵三个人脸上惶恐不安的神色，然后接着说：「不要紧张嘛。即使你们没有抓住王秉文这条老狐狸的

尾巴，我们的这个斗争会照样可以成功召开。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攻破了碧鸡山，活捉了土匪头子田永煦。」

听到这个消息，郝勇等三人都高兴地欢呼起来。

陈进等这阵欢呼声停止了之后说：「刘排长他们以一个采药老农为向导，沿着碧鸡山后的一条石缝，神不知鬼不觉地攀上了山顶。那些土匪一枪未放，在被窝里就当了俘虏。田大胡子是你们第三工作队的宝贝。我特地向谭队长说情，好不容易才帮你们把他借了来，让你们使用一天。你们千万不要把谭队长的这个宝贝碰坏喔。」他忍住笑，装成一本正经的样子说：「你们把他碰坏了，我这个保人就不好说话了。」

这番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陈进忍不住了，也跟着大家笑了起来。大家的笑声刚停，他又说：「这一次，我们也把你们

玫瑰坝工作组的宝贝带来了。猜猜是谁？」

「是林国友？」范淑君兴奋地问。

「不错，正是这个宝贝。」陈进说。「县中队的几个战士已经押着田大胡子和林国友的全家上了路。他们是步行，可能要到晚上才能赶到这里。」

「太好了！」郝勇等三人异口同声地说。他们这才明白，陈进已经有了开好这个斗争大会的绝对把握，所以才把这几位队长带到玫瑰坝来，让他们学点召开斗争大会的经验。他们知道，这个斗争会一召开，玫瑰坝的局面就可以打开了。三个人都感到非常高兴。

陈进说：「有了这么两个宝贝，那个姓王的老地主就不重要了。我们可以在斗争会上再来核实他的罪行，相机作出处理。现在，我们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把所有的力量都放到林国友的身上去。明天上午十一点正，我们的斗争大会一定

要准时举行。——承志同志，东明同志，你们两个人为一组，立即骑上马，去青龙村、大屯和瓦岩村，进一步调查核实林国友的罪行，并且动员那些受到过他欺压的人站出来控诉他，斗争他。」

段承志和冯东明站起来，敬了一个礼，齐声说：「是！」然后，他们转身走了出去。

陈进继续说：「明辉同志，郝勇同志，你们两个人为一组。你们也骑上马，去河东村和华阳村。」

张明辉和郝勇也执行命令去了。

陈进又说：「小范，等会儿你去找两个积极分子来，让他们带着伟民同志、志强同志、宗昌同志和我，兵分两路，在龙泉村开展同样的工作。你负责接待县中队的同志，找个地方来关押林国友和田大胡子，安排大家的食宿，同时也充当我们的总预备队，处理一切突发的事情。」

第二天一大早，郝勇带领民兵，把林国友准备用来盖仓库的一堆青砖搬到了村头的晒坝上，在皂荚树的后侧铺成了一个有七八寸高的台子。冯东明和范淑君从林国友家找来一把刷磨槽用的棕刷，一些熟石灰和一只木桶。他们把石灰装进木桶，搀上水，调成石灰浆，然后用棕刷蘸上石灰浆，在龙泉村的村头和街道两旁的墙上写满了诸如「打倒三座大山！」「向地主阶级讨还血债！」「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之类的标语。

这天的天气很不好，是个倒春寒。三更时分，刮起了北风。不久，气温骤降，阴云密布，好像是要下雪的样子。此时清明已经过了八天。这个时候的天气变得这样冷，在玫瑰坝还是罕见的。可是，寒冷的天气并没有阻止人们前来参加斗争大会。拿陈德华的话来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

皇五帝到如今，玫瑰坝就没有县太爷来过。单凭可以一睹县长的丰采，就非来大会上看看不可。开大会在玫瑰坝也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刘天仁讲过，日本投降时，县城里开过一次大会，热闹非凡。可惜刘天仁也是在事后才听人讲起，没有能够亲自去体验那次大会的盛况。因此玫瑰坝人对开大会也是神往已久的了。此外，人们还听说从前是八面威风的田大胡子和林保长已经被解放军捉住，五花大绑地从县城里押来，关在王家祠堂里，只等这天在大会上由县太爷当众过堂。光是看看被捆住的田大胡子和林保长就已经够刺激了，能亲眼看看他们怎样被县太爷打大板，怎样上夹棍，怎样带枷锁，更是一件旷古的奇遇，可以炫耀一辈子。于是，人们撂下手里的农活，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裳，早早地吃了饭，搬上板凳，扶老携幼，从坝子上的各个村庄赶了来。

早饭后，党员们开会，讨论怎样开好这次斗争大会。冯东明和范淑君没有资格参加党的会议，便提前来到了村头。这时晒坝上已经来了好些人。玫瑰坝民兵大队的大队长王守伦和副大队长刘瑞银各扛着一枝三八式步枪，带着几个扛着木枪的民兵，正耀武扬威地走来走去。冯东明把刘瑞银叫过来，让他带领民兵在晒坝上操练。刘瑞银聪明机敏，早把郝勇的那套口令背得滚瓜烂熟，连语音语调都学得惟妙惟肖。民兵们有了机会，可以在乡亲们的面前露一手，感到非常得意。他们昂首挺胸，精神抖擞，把手中的木枪挥动得呼呼直响，将刺杀的喊声叫得直冲云霄。人们在晒坝上围了一个圆圈，兴致勃勃地观看民兵们操练。他们觉得，民兵们的操练似乎比春节的马马灯儿和元宵节的龙灯还要好看，还要精彩。

操练表演结束后，民兵们整整齐齐地坐在晒坝的中央，由范淑君指挥着唱〈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曲。几个兒童团员也凑了过去，盘腿坐在地上，摇头晃脑直哼哼。

冯东明正在欣赏范淑君的英姿，突然看见陈进在远处给他打了一个招呼，连忙跑了过去。

「叫两个民兵过来。我们一起去那个姓王的地主家看看。」陈进说。

冯东明叫上刘瑞银和林民义，跟着陈进、谭伟民和郝勇，来到了王秉文家。

「嗨！孟大哥，吃了饭没有？」郝勇北腔南调地对前来开门的孟福宽说。

「吃了，吃了。」孟福宽点着头说。「老爷在堂屋里头写字。我之就去回。」

谭伟民冷笑着说：「这位老爷还悠闲得很哪！」他摇了摇手，示意孟福宽不必去堂屋通报。于是，这一群人大步穿过天井，径直向堂屋走去。

孟福宽抱住黄毛，防止它咬人，无可奈何地在门槛上坐了下来。

王秉文正端坐在八仙桌前，手握一枝饱蘸墨汁的毛笔，俯身抄写着什么。他见堂屋里突然进来了这么多脸色阴沉、身上背枪的人，立即意识到情况不妙。然而，他很快就镇定了下来，从容地放下毛笔，站起来作了一个揖，满脸堆笑，说：「稀客，稀客。诸位请坐，请坐。」

没有一个人理睬王秉文，好像他并没有说过话，或者他根本就不存在一样。陈进对郝勇说：「你和两个民兵一起，先把他带到王家祠堂去。」

「走。」郝勇走上前去，伸手就把王秉文拉了一个趔趄。

王秉文紧张地问：「你们……你们要做啥子啊？」

郝勇没有回答。他瞪着眼睛，粗声粗气地说：「老老实实地跟我走！」他和两个民兵一

起，押着王秉文，走了出去。

谭伟民扫了室内一眼，见到了木柱上的那把无鞘的长剑，大声说：「果然有私藏的武器！」

「把它没收了。回龟城镇后把它交到公安局去。」陈进指示道。

「是！」谭伟民答道。他取下那把长剑，转过身，又看见了供在神龛上的那块木牌，震惊地说：「嗨，这个牌位上怎么写的是『天地国亲师』这几个字呀？陈书记，你说，他的这个『国』字指的是不是国民党啊？」

陈进认真地研究了一番那块木牌上的字，感叹说：「没想到，这山旮旯里还有这么一个混帐家伙，对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如此狂热地崇拜，竟然把它供到神龛上去了！」

「这个该死的家伙！」谭伟民恨恨地说。他看了看〈玫瑰坝夕照〉上的作者签名，又说：「咦，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到过这么一个名字。」

冯东明听谭伟民这么一说，脸色一下子就涨得通红。

谭伟民回过头来，看着冯东明，说：「我想起来了。这个冯子虚很可能就是你的那个反动舅舅。」

冯东明本来姓邹。参加革命后，他改用了母亲的姓。他的舅舅正是那个有名的画家冯子虚。解放前夕，他这个从来不过问政治的舅舅竟然去了台湾，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宾。去台湾前，冯子虚还从上海给他汇来了一大笔钱，要他去美国留学。冯东明面对着谭伟民那对似笑非笑的目光，羞愧地点了点头。

陈进皱着眉头，问冯东明道：「这个老家伙怎么会认识你舅舅？」

冯东明茫然地摇了摇头，说：「我不知道。」

陈进鼓励冯东明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

选择。你已经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同志了。只要你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积极努力地工作，经受住党给你的考验，党的大门对你是敞开着的。」

冯东明庄重地说：「我一定要牢记陈书记的话，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做好上级交给的工作，接受党的考验，积极争取入党。」

谭伟民若有所思地说：「以前小看了这个老地主。既然蒋介石身边的红人也送画给他，看来，这家伙还很不简单呢！」

陈进走到八仙桌旁，看了看王秉文刚刚抄录的一小段〈金刚经〉。

谭伟民凑了过来，说：「抄的好像是佛经。」

「这个老地主的字写得倒还漂亮。」陈进说。「可惜，他是个坏蛋。」他在堂屋里走了几

步，见神龛上放着一个账簿，就把它取了下来，认真地翻阅了一阵，然后把账簿递给谭伟民，说：「你看了以后给小冯。他等会儿主持大会时用得着。」

冯东明听了陈进的话后一怔，想道：「来了这么多领导，还有郝组长，怎么让我来主持大会呢？」

陈进像是猜到了冯东明的想法，对他说：「这个斗争会对树立你们工作组的权威非常重要，必须由你们工作组的人来主持。郝勇同志是北方人。他的话老乡们不大听得懂。因此，在刚才的党小组会上，我提议由你来主持这个大会。」

「就怕我主持不好。」冯东明说。

陈进笑着说：「不要怕，大胆干。我相信你是能够主持好的。——这次斗争会的主角是林国友。王秉文和田大胡子只是配角。先斗王秉文，目的是要给大家算算他的剥削账，撕开他的『王

善人』画皮。然后再斗田大胡子。郝勇同志已经找了几个积极分子，准备把他揍一顿，打掉大家对这个混世魔王的恐惧。最后，我们再来斗林国友。你见时机成熟之后，就请伟民同志出场，由他来宣判林国友的死刑，再由你们工作组来行刑，把斗争会推向高潮。」他还详细地讲解了一通主持斗争会的具体步骤和一些要点。

冯东明认真地倾听陈进的指示，不时点点头。

陈进最后说：「你再给那两个长工鼓一下劲，一定要让他们在斗争会上揭发这个老地主，让群众看看这个『王善人』的面具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样的丑恶嘴脸。我和谭队长要去王家祠堂里看看。伟民同志，我们走吧。」

谭伟民在离开前把那个账簿塞进了冯东明的手中。

堂屋里就剩下冯东明一个人了。他凑近板

壁，仔细地看了一阵那幅神韵很好的水墨画，摸了摸他舅舅的签名和那个鲜红的篆刻印章。他不明白自己那个聪颖智慧的舅舅怎么会听信谣言，背弃光明，背弃正义，跑到那个毫无前途的孤岛上去。他感到十分惆怅，感叹了好一阵，这才走出了堂屋。

北厢房的一个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婴兒的啼哭。不知是什么原因，冯东明竟然忘记了自己的神圣职责，不由自主地循着婴兒的哭声，向那个房间走去。

哭声是从厨房里传出来的。

陈素芬拿着一把扫帚和一个撮箕，正在打扫地上的一些破碎瓷片。她身旁的一张小方桌上有个托盘，上面放着七八个空茶杯。显然，那些瓷片是一个茶壶的尸体。她背上的婴兒大声地啼哭着。煤炭炉上坐着的铜水壶冒着蒸气，盖子被蒸气冲得扑扑直响。水壶里的水似乎已经沸腾好一

阵了。陈素芬觉察到有人正在向她走来。她解开背带，弯着腰，反过手，把孩子从背上移到了怀里。她在孩子的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渐渐止住了孩子的哭声。

冯东明来到龙泉村后的第二天就从王守伦的口中得知，那天他在路上见到的那个私塾先生模样的人竟然是个大地主，而那个长得像天仙似的女人则是一个地主婆。他口里虽然没有说什么，心里却感到非常羞愧。他觉得自己的判断力实在是太差，连好人坏人都分辨不出来。既然陈素芬是个地主婆，是个坏人，作为一个信仰共产主义、正在积极地争取入党的革命干部，他应该恨这个女人才对。可是，他却觉得自己同陈素芬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精神联系。他一向认为自己是个光明磊落、心胸坦荡的人。他的心中如今却冒出了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情感，使他感到非常苦恼。只有当他埋头于紧张的工作时，他才能够得

到暂时的解脱，得到一些心灵上的平静。使他略微欣慰的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郝勇和范淑君似乎也对王秉文的一家有所忌讳，也不愿意同他们打照面。三个人来到龙泉村后，总是不约而同，有意无意地躲着王秉文的一家。

此时，冯东明有些紧张。他感到自己的喉咙发干，担心自己张开嘴巴后会发不出声来。他屏着呼吸，在门口站了足足有半分钟。最后，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总算把自己控制住了。他声音飘忽地说：「村头要开大会。你必须参加。」

陈素芬面色通红，低声说：「知道了。我马上就去。」

这是冯东明第一次听见陈素芬说话。他这才知道，这个女人讲的竟然是黛山方言，也就是他的家乡话。他受到了强烈的震动，睁大眼睛，愣了一阵，忍不住问了一句：「你是黛山县人？」

陈素芬刚要回答，大门被猛地推开，发出了

砰的一声巨响，把她口边的答话吓了回去。

刘瑞宝和其他三个兒童团团员连蹦带跳地跑进了大门。他们的肩上都扛着一根竹竿，腰间都扎着一条草绳，脸上散发着兴奋的红光。他们一边朝天井里跑，一边齐声喊着他们刚刚学会的一个新名词：「地主婆！地主婆！地主婆！地主婆……」他们看见站在厨房门口的冯东明后，感到有些意外，口里的喊声也嘎然而止。刘瑞宝眨了一下眼睛，对冯东明说：「郝组长喊我们几个来逮之个地主婆。」

冯东明干巴巴地说：「她在这里。她马上就跟你们去。你们好好地和她一起走就行了。不要胡闹。」冯东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加上后面的这句话。如果范淑君听到了，一定又要批评说，他压制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对阶级敌人太软弱，太仁慈了。

听到这些小孩子是来「逮」自己的，陈素芬

显得有些惊慌。她连忙对着南厢房喊：「凤英，凤英……」她想叫上姚凤英，让她和自己一起走。有个伴，多少可以给她壮壮胆。

「来了。」姚凤英在后面的菜园里回答道。

冯东明忙说：「你一个人跟他们去。不要怕。」

冯东明的这两句话虽然是冷冰冰的，却让陈素芬镇定了下来。她快步走到炉子前，把沸腾着的铜水壶拎下来，抱歉地对冯东明说：「茶都没有请你们喝。」说完，她抱着孩子，默默地跟着刘瑞宝等兒童团员，向王家祠堂的方向走去。

冯东明见孟福宽和姚凤英都在天井里，便再次动员了他们一番，说：「你们两个人都是雇农。地主阶级是我们雇农不共戴天的敌人。王秉文是只老狐狸。他装得像个好人，肚子里却尽是坏水。他剥削了你们，压迫了你们，还要让你们对他感恩戴德。我们一算账，不就把他的剥削算

出来了吗？不是他在养活你们，而是你们在养活他。他对你们并没有恩，而是在把你们当牛作马，对你们敲骨吸髓。他这种人，不从事生产劳动，对社会没有一点贡献，完全是寄生虫。不消灭这类的寄生虫，社会就不能向前发展，生产力就不能得到发展。」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讲的革命道理太空洞，就即刻打住，说：「等会儿，孟大哥就讲讲他是怎样和土匪头子田大胡子勾结的；姚大姐就讲讲他是怎样逼你结婚的……」

「逼她结婚？鼓朵喊她结婚？」孟福宽打断冯东明的话，大声嚷了起来。

冯东明有些惊讶地看了看孟福宽，没有回答。

姚凤英垂着头，神色迷茫，也没有理睬孟福宽。

孟福宽的胸中呼地一声燃起了一盆火。他认为自己终于明白了王秉文推三阻四，不让他和姚

凤英结婚的原因。他在心里恶狠狠地骂道：「老杂种！老狗日的！老不死的！鼓朵喊她结婚？你霸朵一个天仙还不够啊？还想连凤英都霸朵去？老子遭你惑得好惨！从今以后，老子跟你恩断义绝，对你绝不客气……」

第八章

冯东明回到村头的晒坝时，范淑君正在精神抖擞地教大家唱〈东方红〉。冯东明再次鼓励了孟福宽和姚凤英几句，便匆匆忙忙地翻了翻谭伟民给他的账簿，记下了一些有用的数字。

「东明同志，几点钟了？」范淑君回过头来问。

冯东明看了看腕上的手表，说：「十点四十五。该准备开会了。」

于是，两个干部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大喊大叫了一通，让那些还在东走西逛的人都坐了下来。

十一点正，县中队的几个战士同本地的民兵一起，将八个阶级敌人带进了会场。这些阶级敌

人是：土匪头子田永煦，保长兼地主林国友，地主王秉文，地主慧通，以及富农林国盛、富农王秉铭、富农林家轩和富农王文仁。由于这些阶级敌人的罪行都很严重，所以个个五花大绑，各由一个解放军战士和一个民兵押着。

这一队人的后面是一群女阶级敌人。这些女阶级敌人中有林国友的老婆陶蓉，小老婆孙桂英、颜惠玲，王秉文的老婆陈素芬，林国盛的老婆王秀珍，王秉铭的老婆林慧兰，等等。孙桂英和陈素芬还各自背着一个婴兒。这些人的罪行比较轻，所以没有捆绑，而是由一些手持齐眉竹棍的兒童团团员像赶羊似地赶着。这帮十来岁的兒童洋洋得意，挥舞着竹棍，「驾」「驾」地吆喝驱赶着她们。

见到这样的情景，晒坝上的那些成年人都大为惊骇。玫瑰坝地方狭小，人口流动不大。天长日久，人们结成了一种叫做「竹根亲」的关系，

每一个人同另外的一个人至少是转弯抹角的亲戚。坝子上是有不少人憎恨林国友。可是，因为有传统的伦理道德束缚，只有长辈才可以当面骂他几句。王秉文富有，运气好，人们对他是有些嫉妒。然而由于他乐施好善，人们就连在背后也没有讲过他的坏话。慧通是个出家人，在坝子上一直受到广泛的尊敬。林国盛、王秉铭、林家轩和王文仁则同大多数玫瑰坝人一样，是受苦受难、安分守己的小小百姓。那几个乳臭未干的晚辈却同那些丘八混在一起，把老辈子捆绑起来，并且推来搡去。至于那些妇女，不管她们的丈夫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玫瑰坝人个个都有保护她们的责任，不能让她们抛头露面，丢人现眼。而那些小孩子竟然对她们吆吆喝喝，大肆侮辱。这些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事情过去在玫瑰坝是闻所未闻，所以特别触目惊心。

这群女人在兒童团员们的驱赶下乱哄哄地走

过之后，陈进等人便走了过来。范淑君把陈进和几个工作队队长迎到台上，请他们在台子后方的长板凳上坐好。冯东明则把玫瑰坝农民协会的临时主席兼民兵大队长王守伦，农民协会临时副主席郭发贵和王守富，以及玫瑰坝妇女联合会的临时主任林翠芳请上了主席台。接着，冯东明宣布大会开始，并请第三工作队的谭伟民队长讲话。

谭伟民走到前台，讲了一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还讲了一些阑县的阶级斗争状况。谭伟民是四川人。他的口音同玫瑰坝人的口音差别不大。可是，由于他的话中夹杂了大量的新名词，台下的人仍然听了个稀哩糊涂。谭伟民讲了一阵，范淑君领着大家呼喊了几句口号，斗争大会的第一个程序就胜利地结束了。

接着，冯东明走到前台，厉声喊道：「把伪保长林国友，土匪头子田永煦和恶霸地主王秉文

押上来。」

王秉文终于听到有人把「恶霸地主」这四个字同他的姓名连在了一起。当他被带到王家祠堂后，他就相信共产党会把这个恶名送给他。然而当他亲耳听到这几个字的时候，他的心中仍然感受到了一阵强烈的震憾。

同土改工作组的意外相遇，曾经使王秉文感到非常欣慰。那些共产党人看上去都和蔼可亲，似乎是几个讲道理的君子和淑女。他特别喜欢冯东明。他似乎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见到了自己三十多年前的影子。他相信，只要他肯合作，共产党是绝对不会伤害他的。回到家后，他还对陈素芬大肆吹嘘了一通自己的先见之明。他说，幸亏他有主见，没有听林国栋和陈素芬的话。不然的话，他们千里迢迢地跑去缅甸，结果却发现是一场虚惊，那才后悔不及呢！陈素芬也对这三个人

赞不绝口。她说，这几个人看上去都是好人，根本不是她自己想像中的绿林好汉。两个人都很担心那些共产党的安全。到了晚上，王秉文还专门叫孟福宽出去打听他们的消息。等到孟福宽回来说那三个共产党都平安无恙，两个人才放下心来。

在以后的两三天里，王秉文以为那几个共产党会来登门拜访，特地去刘天仁的铺子里买来一些好烟好茶好酒，准备招待他们。后来，他意识到，那些人来玫瑰坝的使命就是要没收他家的土地，自然不肯同他建立过于密切的关系。于是，他就转而盼望他们早点动手，使他可以早些开始新的生活。

王秉文想像过工作组来找他要地契时的情景。他们来了之后，他先是客气地请他们坐，然后就不声不响地把自己的全部地契捧出来，交给他们。那三个共产党根本想不到他会如此开通，

如此大方，如此合作。惊讶之余，他们会对他大加赞扬，并且会决定把最好的那几块土地留给他。当然，他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要求他们不徇私情，一切都秉公办理。由于他非常熟悉玫瑰坝的情况，他还会主动帮助那三个共产党，告诉他们哪块田肥，哪块地瘦，使他们在分田分地时做到肥瘦搭配，远近搭配，公平合理。在分田分地的过程中，他将会同冯东明结为忘年之交。最后，那三个共产党会来他的家中，与他依依惜别。

王秉文想像中的事并没有发生。郝勇等人不等通报就闯进了他的家，没有给他交出地契的机会，甚至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在去王家祠堂的路上，他几次想说自己情愿交出地契。可是郝勇总是恶狠狠地打断他的话，命令他不许出声。

进入祠堂的大殿后，王秉文见到了戴着手铐的林国友和田永煦。林国友脸色惨白，垂头丧

气，像是在打盹。田永煦虽然比以前瘦了，胡子也像是更长了，却精神饱满，威风不倒。他见王秉文进来后，点了点头，咧开嘴笑了一笑，算是打了个招呼。王秉文平时对这个欺压百姓，种毒贩毒的土匪头子深恶痛绝。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却感到像是见到了亲人一样，觉得自己满肚子的冤屈一下子就涌到了喉咙。他的眼睛一湿，差点放声大哭。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勉强把自己控制住。这阵情绪过去之后，他又觉得自己对不起这个土匪头子。他想，如果他没有在元宵节的晚上用计削弱田永煦的势力，说不定这个土匪头子还不会这么快就被捉住。

王秉文机械地执行着郝勇的命令，在田永煦的身旁盘着腿坐了一阵。最初，他感到有些困惑，不知道自己面临的是个什么样的命运。后来，他想起了陈素芬对绿林好汉的评论，立即明白，这将是他活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天了。他想，

正像陈素芬所指出的那样，此时，很多人梦想已久的机会已经到来。小说里所描写的那些东西正在变成现实。他相信，就在这一天，那些共产党绿林好汉们肯定要玩那一套『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把戏。他们在杀他之前，还会送给他一个恶霸地主的恶名，以显得更加理直气壮。王秉文感慨万千地想：「我真是白白啦啦地活了几十年，白白啦啦地读了那楷家多的书。之个在素芬看来是非常简单的道理，我却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才可以领悟得到。」

不久，郝勇拿着一根比筷子略粗的麻绳，带着几个半大小子，押着慧通和尚走了进来。郝勇让慧通盘腿坐在地上，然后一把抓住王秉文的衣领，把他从地上提了起来。他将手中的麻绳搭在王秉文的双肩上，一边示范，一边北腔南调地讲解道：「罪行严重的犯人都必须五花大绑。首先，在中间打一个套子。把这个套子放在罪犯脖

子后的这块骨头上。然后，从后到前，在他的肩上绕一匝，在他的臂上绕三匝。这一匝要绕在手腕上。手腕上要再绕一匝。打个结。这边也一样……把他的两只手臂向后面这么一拧。把两只手捆绑在一起。然后把绳头从颈后的这个套子里穿过。他要是不老实，就这样——」说着，他用劲一拉绳子，把王秉文反绑着的手臂往上一提。

王秉文只觉得手臂一阵剧痛，不禁嗳哟地大叫了一声。

「你老不老实？」郝勇问。

「我老实，我老实。」王秉文怕他再拉绳子，连忙回答道。

「老老实实地站着，不准说话。不然，我们又拉绳子！」郝勇说。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根很细的麻绳，将那根麻绳在王秉文的脖子上缠了一周，然后将细麻绳的头抄到了王秉文的背后。

「之根细绳绳儿是拿来做啥子的啊？」刘瑞

银问。

郝勇答道：「如果他胆敢呼喊反动口号，你就抓住这根细麻绳的头，往后这么一拉，勒住他的咽喉，不准他乱叫。」

收拾好王秉文之后，这伙人又用同样的方法，把慧通和尚也捆绑起来。这次是由那些半大小子动的手,郝勇只是站在一旁指导而已。

过了一阵，几个解放军战士走进来，取下田永煦和林国友的手铐，把他们也五花大绑地捆绑起来。然后，一个解放军战士和一个民兵向王秉文走过来。他们一手抓住他的肩，一手握住他的手臂，把他推出了祠堂的大殿。

天井里站了好些人。林国盛、王秉铭、林家轩、和王文仁也被五花大绑地捆着。陈素芬等几个女人也站在那里，只是没有被捆。

王秉文看见陈素芬后，对站在他身旁的郝勇说：「长官，我想和我的老婆讲一句话。」

「不行！」郝勇的回答简短而干脆。

王秉文急了。他认为，这是他同陈素芬讲话的最后机会，就把心一横，高声叫道：「素芬，福宽和凤英的银圆……」

郝勇的反应非常快。他一步跳过来，抓住王秉文背上那根细麻绳的头，用力往后一拉。细麻绳勒住了他的喉咙，打断了他的叫喊。然而，王秉文不顾喉咙的剧痛，两眼仍然死死地盯住陈素芬。

陈素芬眼里饱含着泪水，对他郑重地点了点头。

王秉文知道陈素芬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意思，感激地对她笑了一笑。

当冯东明在台上喊出王秉文的名字后，那个解放军战士和民兵立即把他架了起来，推到台上。他们抓住他的头发，往后一扯，迫使他抬起

头来，做了一个安剧中的亮相动作。接着，这两个人又用力往前一推，迫使他不得不弯腰低头。

冯东明见三个坏蛋都已经上了台，便指着王秉文，大声问台下的群众道：「大家说说，他是一个好人还是坏人？」

台下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没有人回答冯东明的问题。

「有很多人称他为『王善人』，意思当然是说他是一个好人啰。是不是呀？」冯东明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要撕下他的假面具，让大家看看他究竟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他翻了翻手中的那本账簿，对台下喊道：「王秉康，王秉康来了吗？」

众人的眼光都落到了一个瘦高的老头子身上。他在王姓的「秉」字辈中排行第九，同辈都叫他王老九。王秉康见大家都望着他，显得很有点局促不安。

冯东明问：「王秉康，知道你欠了王秉文多少钱吗？」

王秉康涨红着脸，摇摇头，说：「不晓得。」

王秉康年近五旬，无子无女。他的那个已经过世的老婆过去对他非常苛刻，从来不许他碰一碰家里的钱粮。他虽然不愁吃，不愁穿，却一点也闲不住。他每天吃了晚饭就早早地出门，走东家，串西家，又动口，又动脑，辛辛苦苦地找人借钱。如果运气不好，没有借到钱，他就只好拖着疲乏的身子回到家里来，躺在床上骂老婆。如果运气好，借到了钱，他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刘天仁的铺子里去打上一点酒，尽情地享受一下人生的乐趣。去刘天仁的铺子是一件非常庄重的大事，他借到钱后也就没有闲工夫去记个账，所以一点也不清楚自己究竟借了别人多少钱。在他看来，玫瑰坝的乡亲们个个都重义轻财，从来不会

把这点钱放在心上。可惜他的老婆四处散布谣言，劝别人不要借钱给他，夺走了他的很多幸福时光。老婆死后，他立即沽酒庆祝，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把祖上传下来的十几亩土地庆祝光。如今，他的家里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有时连碗筷也不必使用。

冯东明说：「这是王秉文的账簿。他把金圆券折合成了银圆。根据他的计算，你欠他的银圆总共有二百四十七圆八毫。」

台下静得出奇，人们都对这个巨大的数字感到非常震惊。很多人不断地摇头，暗暗地计算王秉康下几辈子需要变几次牛马才能还清这笔债。

王秉康的脸更红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记……记得……莫得之楷家多。」

「当然没有这么多。」冯东明说。「可是，地主老财的钱会生崽。这里就有一笔，我来念给大家听听：『民国十四年，娶妻，银圆，二十五

圆。』」他看了王秉康一眼，说：「你的老婆没有给你生一个孩子，可是他王秉文的钱却给他生了不少的钱。现在，才二十五年，这笔钱已经变成了银圆五十二圆三毫四，一倍还有余。」

「咋个变成那楷家多了？」王秉康问。

冯东明说：「这叫利滚利，又叫驴打滚，是地主老财用来剥削我们穷人的手法之一。本来，钱是不会生崽的。如果他把钱放在柜子里，过一百年，一圆钱还是一圆钱。可是，他把钱借给穷人，却要强迫穷人给他利息。你借他一圆，他就强迫你还他两圆多。你一旦借了他的钱，就会被越变越多的利钱搞得倾家荡产。你们大家说，他这样做公平吗？」

台下的人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有听到过这种新奇的道理，觉得有些迷糊，不能辨别这种说法究竟是不是正确。因此，多数人都没有吭声。不过，王秉康等两三个欠债比较多

的人还是附和道：「不公平。」

「打倒吃人的旧社会！」「打倒万恶的剥削制度！」「打倒黑心的狗地主！」范淑君带领着大家喊起了口号。

冯东明等口号声响过了之后又说：「几千年前，几万年前，玫瑰坝还没有人住。可是，那个时候，玫瑰坝的土地就已经摆在这里了。人们来到玫瑰坝后，才在这个坝子上狩猎，在这个坝子上种庄稼。那时候的土地是谁的呢？显然，那时候的土地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它是属于大家的。地主把本来是属于大家的土地占了去，再把它租给穷人，向穷人索取租子。大家说，地主这样做公平吗？」

这一次，四五个人说：「不公平！」

「土地是我们穷人的！」「把土地夺回来！」「打倒地主阶级！」范淑君又带领大家喊道。

「这个王秉文可能要说那些土地是他爷爷花了钱买来的。他租给你应该收取地租。这种说法正确吗？」冯东明问。

台下，几个胆怯的声音说：「正确。」

「不正确！」冯东明说。「我们先不追究他爷爷的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那些钱不是剥削来的，就是抢来的。就算那些土地是他爷爷花钱买的，他爷爷收了那么多年的地租，早就把那笔买土地的钱收回去了。那么，他凭什么还要继续收取地租呢？他这样做公平吗？」

好些人如梦初醒，大声说：「不公平！」

「如果没有人耕种，土地能长出庄稼吗？」冯东明自己答道：「长不出来。粮食是我们劳动人民生产的；财富是我们劳动人民创造的。这世界上的一切都应该属于我们劳动人民，而不应该属于像王秉文这样不劳而获的地主老财。」

「劳动光荣！」「劳动创造了世界！」「一

切财富归劳动者！」「打倒寄生虫王秉文！」范淑君振臂领呼道。

冯东明见群众的情绪正在逐渐地高涨，就说：「现在，请孟福宽同志揭发这个坏蛋。」

孟福宽自从知道王秉文想要霸占姚凤英后，心中就燃烧着一团愤怒的烈火。此时，在他的心中，王秉文是一个大坏蛋，是一只披着人皮的猪狗。他大踏步地走过来，指着王秉文的鼻尖，大声喊道：「你……你之个老坏蛋……」由于他非常愤怒，非常激动，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人们在台下乱哄哄地议论开了。大家都知道王秉文和孟福宽的关系。从孟福宽的口中听说王秉文是个坏蛋，比在腊月里听到雷声，比在三伏天里见到大雪，还要令人感到意外。一时间，台下的嗡嗡声把台上的声音全都盖住了。

冯东明有些急了。他大声呼静，连叫了好几声，却一点效果也没有。

范淑君呼了几次口号，也没有人响应。

冯东明急得满头大汗，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他向台后求救地看了一眼，却发现陈进面带微笑，对他做了一个拇指向上的手势。这一下他才明白，台下的嗡嗡声正是成功的标志。于是，他耐心地站了一阵，等范淑君找到机会，成功地领着大家呼喊了几句口号后，这才叫孟福宽继续揭发王秉文勾结匪首田永煦的罪行。

孟福宽从元宵节晚上讲起，揭露了王秉文和田永煦之间的好几次会面，以及王秉文向土匪提供粮食的罪行。

然而，台下的群众对王秉文与土匪勾结的具体事例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冯东明发现了大家的这种情绪，就及时地总结了孟福宽的发言，让他坐在台边的长板凳上，然后请姚凤英继续揭发。

姚凤英在范淑君的催促下，恍恍惚惚地走到

了前台。她怔怔地站了一阵，看了看王秉文，又看了看台下汹涌的人头，用双手捂住脸，竟低声抽泣起来。

姚凤英的哭泣似乎比千言万语还有表达力。台上台下的人都对这个无父无母、受苦受难的孤女产生了极大的同情。一些心肠较软的女人一时控制不住，也跟着流下了眼泪。这时候，人们对王秉文产生了极大的义愤。连田永煦也抬起头来，诧异地盯了他一眼。大家都不明白这个老家伙为什么守着那么一个年轻漂亮天仙一样的老婆，却仍然要干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打之个老杂种！」不知谁在台下发出了一声喊。接着，「打之个伪君子！打之个老狗日的！」如此之类的喊叫像潮水一样地涌了上来。

那个刚从城里搬来的潘文辉在这些喊声的鼓励下，一个箭步跳上台来，打了王秉文一个耳光。

孟福宽见潘文辉首先发难，也呼的一声站了起来。他把拳头捏得格格直响，眼睛里似乎就要喷出火来了。可是，他站了好一阵，却始终没有向王秉文扑过去。他沉重地喘了一口气，又不大情愿地坐了下来。

台下的人群见有人真动了手，却奇怪地安静了下来。大家你望我，我望你，似乎不能接受这种暴力的行为。

潘文辉见大家已经悄悄地收回了对他的鼓励，只好草草收场，心绪不宁地回到了台下。

这时，姚凤英已经停止了哭泣。她脸色惨白，显得非常虚弱，好像随时都会摔倒在地上一样。

冯东明知道，对于一个山区的姑娘来说，能够勇敢地走上台来，在乡亲们的面前哭一哭自己的委屈，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他怕姚凤英支持不住，便给范淑君使了个眼色。

范淑君会意，把这个姑娘扶下台去了。

冯东明迅速地判断了一下形势。他觉得，现在王秉文的丑恶嘴脸已经暴露得比较充分，陈进的意图已经基本达到。于是，他把斗争的矛头转向了田永煦。

对田永煦的斗争进行得非常顺利。苦主王香莲走上台后，声泪俱下地控诉说：上一年的春天，她一岁半大的兒子得了重病，发高烧。她和她的丈夫抱着孩子，去陶家营求医。由于走得匆忙，她丈夫在量米的时候只量了两升，忘了量孩子应交的那一升米。在碧鸡山下过卡子的时候，守关的土匪收了那两升米，却不准他们过，甚至不许她的丈夫和重病的孩子两个人过。结果，她那可怜的兒子得不到医治，死在了她的怀里。

玫瑰坝的人大都吃过土匪的苦头，对田永煦十分痛恨。王香莲控诉之后，台下立即响起了一大片喊打声。这时，郝勇安排好的那几个民兵应

声跳上台去，结结实实地揍了田永煦一顿，把这个土匪头子打得惨叫不绝，威风扫地，使台下的人感到非常痛快，情绪不断高涨。

对林国友的斗争就进行得更加顺利了。贫农郭发贵，雇农王守富，下中农林翠芳等六七个人控诉了林国友假公济私，勾结土匪，欺压民众，敲诈勒索，奸污妇女等一大堆罪行。民兵和愤怒的群众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冲上台来，用拳头、手掌、鞋底、手杖、旱烟袋等狠揍了林国友几次，把他打得昏迷了过去。

冯东明见时机已经成熟，就请谭伟民进行宣判。

谭伟民首先给大家解释说，田永煦作案的地区较广，需要押往其它的地区，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控诉他，斗争他。接着，他宣判道：「恶霸地主王犯秉文，高利盘剥，私藏武器，勾结土匪，强奸妇女，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代

表阑县土地改革工作团第三工作队，代表玫瑰坝人民，判处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王犯秉文死刑！立即执行！」

冯东明听见谭伟民判了王秉文死刑，感到有些意外，忍不住看了陈进一眼。

陈进只是皱了皱眉头，却没有说话。在这天早上进行的党小组会议上，陈进已经明确地指出：只要杀掉林国友，玫瑰坝工作组的威信就可以树立起来，玫瑰坝的工作局面就可以打开。他说，王秉文的罪行还没有调查清楚，这次可以不杀，应该留到将来再处理。谭伟民此时却擅自判了王秉文死刑。这么一来，陈进就不好再说什么了。陈进很清楚，如果他此时取消谭伟民的判决，就会给群众一个错误的信号，让群众怀疑工作队的权威，给玫瑰坝和整个白马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造成伤害。

谭伟民在这天早上的党小组会议上也赞成暂

时不杀王秉文。可是，他看见这个老地主把「国」字也供在神龛上以后就对这么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起了杀机。当他看见姚凤英在台上伤心哭泣的时候，对这个可怜的姑娘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对王秉文这只披着人皮的畜生更加痛恨。他认为，他不能辜负党对他的信任，必须运用人民给他的权力，主持正义，为民除害，杀掉这个坏蛋。他相信，陈进疾恶如仇，一定会支持他作这样的判决。

谭伟民宣判完毕，对王秉文说：「你如果不服判决，可以向土改工作团上诉。陈团长就在这里。」

王秉文并没有乞求宽恕。他面带轻蔑，声音清楚，语调平和地说：「你的判词完全是一派胡言。」

「狗地主，死到眼前还如此猖狂，平时对待穷人不知有多么地恶毒！」谭伟民想。「怪不得

群众不敢上台来揍他。」他真想走上前去，狠狠地踢这个反动透顶的狗地主几脚。可是，他知道自己不能那样做。他现在既然是法官，就必须做出一个法官的样子。他压制住自己的怒火，不再理睬王秉文，不紧不慢地宣布了第二项判决：「我代表阑县土地改革工作团第三工作队，代表玫瑰坝人民，判处罪大恶极的伪保长兼恶霸地主林犯国友死刑！立即执行！」

林国友刚刚才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听到这个判决后，眼睛一闭，再次昏迷了过去。他的裤裆也被吓出来的屎尿弄湿了一大片。

该执行死刑了。冯东明见范淑君正期待地看着自己，知道她对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还缺乏信心。虽然他自己过去也没有执行过死刑，心中也有些胆怯，可是他绝不能够把这件事推给范淑君去做。于是，他把主持会议的工作交给范淑君，挺身而出，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挑战。此时他的头

脑仍然很冷静。他飞快地估量了一下形势，觉得自己有勇气杀掉那个无恶不作的林国友，却有点忌惮那个装得温文尔雅的老地主。于是，他抢上一步，和两个解放军战士一道，拖起已经被吓得失去了知觉的林国友就走。郝勇和另外两个解放军战士也押着王秉文，紧紧地跟在他们的后面，向村外走去。

范淑君松了一口气。她向台子的后部看了看，同陈进交流了一个眼神，明白陈进此时不想讲话。于是，她带领群众呼喊了几句口号，然后就宣布散会了。

自从开天辟地以来玫瑰坝就与法场无缘。除了刚来的潘文辉以外，坝子上就连见多识广的刘天仁也没有见到过处决犯人。有一次，刘天仁在观音庙里唾沫四溅地吹牛，说他在县城里见到过杀土匪。他描绘得形象生动，鲜血淋淋，好像他

在现场亲眼目睹过一样，让他的听众兴奋了大半夜。其实，那天他赶到法场时刚好迟了一步，只见到了地上的死尸。他讲的那些生动的过程都是他根据道听途说加上他自己的想像编造出来的。即使是这样，在以后的三年多时间里，凡是陈德华的故事讲到杀人的情节时，人们都会敬畏地望望刘天仁，好像他就是那个紧握宝剑的英雄豪杰，或者是那个手持利刀的刽子手。

人们听到王秉文和林国友都被判了死刑，起初感到非常震惊，非常恐惧。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却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会还没有散，很多人就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跟在行刑队的后面，涌向刑场。

行刑的队伍在一块坡地上停下了。

郝勇叫民兵把涌过来的人群赶退了十几步。人群混乱了一阵后，在山坡上围成了一个密密实实的半圆。大家的心情紧张而又激动。他们脸上

冒着油汗，胆战心惊地等待着。

郝勇见一切准备就绪后，对冯东明点了一下头，让他先动手。

冯东明在两个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下，把昏迷之中的林国友摆弄成了跪姿。他挥了一下手，请那两个解放军战士后退几步。然后，他按照集训时学到的程序，把步枪的枪口送到林国友的脑后一尺来远的地方，砰的一声开了枪。

林国友哼都没有哼一声就一头栽倒在地上，一命呜呼了。

郝勇见冯东明已经完成了任务，就大声命令王秉文跪下。

王秉文被带离会场后脑子里一直是乱糟糟的。许多鸡毛蒜皮的小事像潮水一样地涌进了他的心中，使他不能把精神集中到任何一件事情上去。然而，听到郝勇的命令后，他的头脑却突然清醒了。他知道，他不能跪下。如果他是跪着

的，他死后就会脸朝下地趴着。由于他的双手是反剪着捆在背后的，这么一来，他在下辈子就无法翻身了。他希望能够坐着去死。这样，他死了以后就会脸朝上地躺着，下辈子翻起身来就会容易一些。于是，他没有跪下，而是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跪下！向人民低头认罪！」郝勇喊道。

王秉文没有理睬。

郝勇的头上冒出了热汗。他端起枪，哗的一声上了刺刀，把刺刀戳到王秉文的眼前，呵道：「你再不跪下，我就用刺刀捅了！」

王秉文脸色惨白，嘴唇发抖。可是，他仍然不肯下跪。

郝勇没想到这个狗地主临死的时候还这么嚣张，还不肯向人民低头认罪。他怒火冲天，端起枪，把刺刀猛地一下戳进了这个坏蛋的大腿。

王秉文痛得狂叫了一声，吓得远处的几个两

三岁大的孩子哇哇地哭了起来。

郝勇一手抓住王秉文的头发，一手抓住他背上的绳子，把他提起来，放下去，又提起来，又放下去，反反复复地折腾了好几次，企图让他跪在地上。王秉文的手是反剪着的，根本无法挣扎。可是，不管郝勇怎样摔，他总是硬撑着，不肯跪下去。他大腿上的血像泉水一样地往外涌，把郝勇的裤子都染红了。郝勇大汗淋漓，呼呼地喘着粗气，却无法将他制服。

冯东明见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连忙走过来，用枪托对着王秉文的脑袋，一击就把他打昏在地。

郝勇对冯东明感激地点了点头。他在两个解放军战士的帮助下，把昏迷中的王秉文成功地摆成了跪姿。他把子弹从枪膛里退了出来，低声咒骂了几句，在一块石头上磨了弹头几下，再把磨过的子弹重新装进枪膛。然后，他将枪口对着王

秉文的后脑勺，猛地扣动了扳机。

这颗在石头上磨过的子弹头威力极大，把王秉文的头盖骨打得粉碎。

「妈呀！」站在右前方看热闹的陈德华惊叫了一声，用手抹了抹溅到他的脸上的脑浆，然后就蹲在地上，哇哇地呕吐起来。

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天上飘落下来。雪花落到了王秉文的尸体上，落到了林国友的尸体上，落到了陈德华呕吐出来的胃液上，落到了田野和山川上。飞舞的雪花像飘荡着的轻纱，笼罩了玫瑰坝。不久，洁白的雪花把这个山间的小盆地妆点成了一个美丽的银色世界。

第九章

陈素芬听见王秉文被判处死刑之后，感到一阵眩晕，几乎失去了知觉。

「还坐在这里干什么？快回去！」范淑君对她大声呵道。

陈素芬的大脑仍然是麻木的。然而，她的两只脚虽然不受她自己使唤，却像能听懂这道命令似的。它们载着她的身躯，慢慢地回了家。

她在床头的独凳上呆呆地坐了很久。

孩子又哭了，似乎是饿了。

她本能地给孩子喂了奶，给他换了尿片，又坐在独凳上出神。

有人轻轻地敲了几下门。

陈素芬站起来，把孩子放在床上，掩好胸前

的衣服，打开了房门。

冯东明神情冷峻，像一尊雕像，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

陈素芬的头脑立即清醒了。她在心中惊叫了一声：「果然来了！」此时，她已经把工作组的成员们当成了绿林好汉。她想，他们已经杀了王秉文。他们现在来，就是要抢掠财产，就是要把她抢去当压寨夫人。她见来人是冯东明，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她相信这个男人正是她的那个故人。她暗自庆幸冯东明已经认出她来，并且得到了其他好汉们的谅解，取得了占有她的权力。她很快就盘算好了自己的条件：第一，她要冯东明隆重地埋葬王秉文。第二，她要他认王守礼为子。她会说，如果他答应了这两条，她就同意当他的压寨夫人，并且好好地跟他过。她将会同意让孩子改姓冯，或者改姓邹。总之，冯东明爱怎么改，就怎么改。如果他不同意这两个条件，她

就威胁说要自杀。当然，这只是吓唬冯东明的。如果他提起往事，她也要装得不为所动的样子。她要严正地告诉冯东明，王秉文同她毕竟是夫妻一场……

可是，冯东明并没有表示要抢陈素芬去当压寨夫人的意思。他踌躇良久，狠了狠心，然后说：「我是来收子弹费的。枪毙王秉文用了一颗子弹。子弹费是七百圆人民币[2]，或者是一千圆金圆券。这是规定。」

陈素芬糊涂了。冯东明的话只证实了她早已猜到的事实：王秉文已经死了，是被枪毙的。可是，她不明白冯东明为什么要来收子弹费。

「没有钱就交一升大米。」冯东明的声音因为紧张而变得有些嘶哑。

陈素芬还是呆呆地站着，没有说话。

---

[2] 中国人民银行于一九四八年发行的人民币，一万圆等于一九五五年换发的新人民币一圆，旧币一百圆等于新币一分。

冯东明坚持不住了。他说：「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去厨房里打一升米。」他不等陈素芬回答，就慌慌张张地向厨房走去。他一边走，还一边责备着自己。他认为自己的阶级立场不稳，见到那个地主婆伪装出来的可怜相后，眼睛竟然被同情的泪水润湿了。

大米就装在墙角的一个坛子里。升斗之类的量具就摆在米坛子旁边的一个木架上。冯东明一丝不苟地量了一升米。他在木架上找到一条布袋，装好米，然后回到陈素芬的面前，晃了晃他手中拎着的米袋子，说：「这是你必须交的子弹费。我明天再把这条布袋还给你。」临走时，他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去收尸吧。就在村头外。」

此时，陈素芬正在想：「看来他们不是绿林好汉。他们敢明火执仗地杀人，就应该敢明火执仗地抢劫，没有必要找个收子弹费的借口，来抢

区区的一升米。他们也不是官府。官府在杀人之前先要过堂，要给犯人一个申诉的机会。官府在行刑前还要让犯人好酒好菜地吃一顿，免得他在死后当饿鬼。」她感到非常困惑，不知道这一伙人将会怎样处置她，也不知道她应该怎样对付他们。不过，冯东明说过的「收尸」这两个字在她的脑子里倒是起了点作用。冯东明离开后，她下意识地背上孩子，梦游般地朝村外的刑场走去。其实，她的思想并没有集中在收尸这件事上。她仍然在苦苦地思索，企图理解现在这个颠三倒四的世界。不然的话，她应该想得到，她这么一个弱女子，赤手空拳，身上还背着个孩子，到了刑场后是收不了尸的。

一阵不大的哭声从前面传来。陈素芬定了定神，见姚凤英就坐在雪地上，双手捂住脸，抖动着双肩低声哭泣。姚凤英的身旁僵卧着王秉文的尸体。

陈素芬感到一阵悲哀，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姚凤英像是被陈素芬的哭声唤醒了。她奔过来，紧紧抱着陈素芬，也嚎啕大哭起来。

陈素芬哭了一阵，突然想起姚凤英这天在台上的表演，感到一阵恶心，就推开这个女人，流着泪径直向王秉文的尸体走去。她拂开白雪，想看看王秉文的遗容。当她耐心地把积雪一点一点地拨开后，却见王秉文的半个头颅已经不知去向。她打了一个寒噤，不明白老天爷怎么会给这个一生积善的好人这么一种可怕的死法。她一边伤心地哭，一边在尸体周围的积雪中乱摸，寻找着头骨的碎片。

姚凤英明白了陈素芬的用意，也一边哭泣，一边在尸体的周围摸索着。

这时，孟福宽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他默默地解开仍然捆在尸体上的绳索，也在积雪中搜寻起头盖骨的碎片来。

不久之后，林国友的老婆和两个小老婆也来到了刑场上。她们相互支撑着，哭哭啼啼，显得很伤心。

雪停了。王文钊和林家珮各带着十几个人，各抬着一口棺材，走了过来。王文钊狠狠地瞪了孟福宽和姚凤英一眼，大声吼道：「你们之两个莫得良心的猪狗在之儿做啥子啊？还不快点儿给我滚开些！」

孟福宽听到王文钊的话后，满面羞愧。他把自己找到的一小块头骨放进陈素芬的手里，就摇摇晃晃地离开了。

姚凤英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王秉文的惨死似乎同她在斗争大会上的哭泣有关。她觉得很冤枉，可是又不知道应该怎样给大家解释。

前一天，工作组的那三个干部叫她去刘天财家的牛棚里谈话。范淑君先是给她讲了一通革命

的道理，讲了地主剥削长工的秘密，并声称王秉文已经欠下了她不少钱。那个女干部还问了很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她都摇着头，或者是否认，或者是说自己不知道。后来，范淑君又问：「你对他难道连一点怨气也没有吗？」

姚凤英迟疑了一下。

「有？」范淑君显得有些兴奋。

姚凤英又沉默了一阵。

「为什么呢？」范淑君追问道。

姚凤英吞吞吐吐地说：「他……他……他鼓朵喊我结婚。」她突然心情激动，大声地说：「我不情愿嫁人！我情愿一个人过之一辈子！」

范淑君狠狠地瞪了冯东明一眼，说：「看看！有骨气的女人会心甘情愿地嫁给他吗？」她听姚凤英这样说，联想到陈素芬因为贪图享受而嫁给王秉文的丑事。她仍然因冯东明那天为陈素芬说过话而有一些余怒，趁机敲了冯东明一棒，

却忘了多问姚凤英几句，以了解更多的详情。

冯东明也为自己那天的言行而感到羞耻。他赶紧拿话岔开，详细地询问了一通王秉文和土匪勾结的事情。

其实，范淑君和冯东明完全理解错了。姚凤英有怨气，不是因为王秉文要逼她嫁给自己，而是因为王秉文完全不把她当成一回事。

几年来，姚凤英一直在向观音菩萨祷告，希望菩萨能够让她当上王秉文的小老婆。

王秉文娶陈素芬的那天晚上，当客人们离开后，姚凤英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痛哭了很久。她很不服气。那一年她已经有十八岁了。从坝子上那些男人的眼神中，她知道自己长得并不差。那时候陈素芬还是一个小孩子的身形，又黄又瘦，根本无法同她相比。她悲痛地想，她的母亲不如陈素芬的父亲那么狡猾，没有在去世的时候把她送给王秉文当妾。不然的话，那天当新娘的就应该

是她，而不应该是那个小叫花子了。就在这天晚上，她下定了决心：她虽然没有能够当上王秉文的老婆，却一定要当上他的小老婆。不然的话，她宁可终身不嫁。

从那天起，姚凤英就在暗暗地努力，企图实现自己的崇高的愿望。可惜她不谙风情，不懂得怎样向王秉文表达她的爱意。她错误地以为，只要她尽心尽力地侍候王秉文，就可以得到他的青睐，最终当上他的小老婆。王秉文却一点也不明白她的心思，反而三番五次地劝她嫁给孟福宽，使她感到非常气脑。好几次，她真想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真心来。可是她毕竟是个大姑娘，脸皮很薄，没有勇气说出来。

姚凤英完全没有想到那三个干部会误解她的意思。当她糊哩糊涂地站在斗争大会的台子上时，她还以为那几个干部是要她当众对王秉文说她不愿意嫁给孟福宽。她感到非常为难。她的确

是不肯同孟福宽结婚。可是，他们俩都是孤兒，有些同病相怜，她不愿意把这件事张扬出来，当众臊孟福宽的皮。她对自己那天的不慎失言非常后悔，又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这种非常难堪的处境。她心中一急一慌，才在台子上哭了起来。她没有想到，她这么一哭，就送了王秉文的命。

当王文钊叫她走开的时候，姚凤英眼巴巴地望着陈素芬，希望陈素芬能够为她说句公道话。可是，陈素芬脸色冷峻，看也不看她一眼。王文钊又对她吼叫了一声。她无可奈何，只好哭哭啼啼地离开了。

王文钊看着二人远去的背影，摇了摇头，低声说：「恩将仇报，猪狗不如。」

王林两族的二十多个人合在一起，像篦头发似地在那块坡地上找了好几遍。他们总共只找到五块头盖骨碎片。最大的一块有核桃一样大；最

小的一块只有手指甲那么大。王文钊见天色已晚，叹了一口气，对陈素芬说：「娃娃，算了吧。」

陈素芬知道再找下去也没有用，便含着眼泪，点了点头。她用力撕下罩衫的下摆，把找到的碎片同王秉文残存的半个头颅包在一起，给他穿上一直存放在棺材里的寿衣，然后让王姓的族人把尸体装进了棺材。

就像玫瑰坝其他上了点年纪而又有点经济能力的人一样，王秉文早就为自己选好了冥宅，掘好了墓穴，准备好了棺材和寿衣。因此，一切都是现成的。由于横死的人不吉利，不能抬回村里。王文钊又害怕工作组来生事。于是，他决定一切从简，没有搞停灵等丧葬仪式，只是叫小和尚圆觉来念了几句佛经，就同族人一起悄悄地把王秉文的遗体掩埋了。

陈素芬在王秉文的坟头痛哭了一场，在几个女亲戚的搀扶下，擦黑时分才回到家。由于有一些禁忌，那些亲戚只能送到大门口。陈素芬向她们道了谢，这才打开大门，走进天井。

看家狗黄毛向陈素芬迎了过来。它对这天发生的悲剧一无所知，仍然像平时一样地在她的身旁欢蹦乱跳。

孟福宽和姚凤英则像两个闯了大祸的孩子一样。他们垂着手，低着头，站在天井的中央，似乎在等待着惩罚的降临。

陈素芬像是没有见到这两个人一样。她径直走过去，打开卧室的门，把正在熟睡的孩子放在床上，然后坐在床头的独凳上出神。

不知过了多久，姚凤英在门外轻声说：「太太，饭菜都整好了。」

陈素芬突然想起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她把姚凤英和孟福宽叫进房里，说：「老爷死了，无

法为你们办婚事了。他嘱咐过我，要我把他帮你们存放在这里的工钱交给你们。」她开了锁，打开柜子，从里面取出两个分别写着孟福宽和姚凤英名字的红布包，交给了二人。

孟福宽打开自己的那个红布包，见里面有二十五个银圆，或者是袁大头，或者是船洋。他的手颤抖着，差点就把手里的银圆掉到了地板上。

姚凤英打开自己的那个红布包，见里面有十七个银圆。她见了这些银圆，想起了王秉文的音容，又掉下了伤心的眼泪。

陈素芬说：「他们很快就要来没收我家的土地了。如今我也和你们两个人一样，无依无靠。你们可以继续住在这里，反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但是从今以后，我们就不再是主仆了。我雇不起你们。」

这时，孟富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痛骂自己糊涂，丧尽了天良。

姚凤英见了，也跪在地上，说自己不该上台。

陈素芬叹了一口气，把他们扶起来，说：「我知道，你们也是迫不得已。他们有枪，谁敢不听他们的？」她打开床头柜的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把金圆券，数了七十万圆，交给孟福宽，说：「吃了饭以后，麻烦孟大哥跑一趟，帮我把这些钱交给十三爸爸，请他分给那些帮忙埋葬老爷的亲戚，代我谢谢大家。」她把剩下的三十万圆递给姚凤英，请她转交给林家珮及那几个林姓的族人，感谢他们帮助搜寻王秉文的头盖骨。

三个人去厨房里吃了晚饭，正在收拾碗筷，刘瑞宝猛地推开大门，站在大门口大喊大叫，要孟福宽和姚凤英立即去他家开会。不等二人回答，他砰的一声关上大门，转身跑了。

孟福宽和姚凤英不知道那三个干部又要叫他们去干什么坏事。他们既不愿意去开会，又不敢

不听那些干部的命令。两个人都神色紧张地看着陈素芬，希望她能够为他们拿个主意。

陈素芬说：「去吧。他们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今天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他们杀起人来，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老爷没有得罪过他们，还落得了这么一个死法。你们要是得罪了他们，谁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呢？」这时，她听见了孩子的哭声，便离开厨房，到卧室里去了。

陈素芬将孩子哄睡着，和衣歪在床上休息了一阵。这时，一股悲痛的浪潮又向她涌了过来。她在白天也曾嚎啕大哭过。当时她哭得昏头昏脑，心灵麻痹，反而没有感受到多大的痛苦。现在她神志清醒，感觉敏锐。她觉得自己的心里像是有一把刀子在搅。王秉文是她的恩人，把她从鬼门关拖了回来，并给了她四年幸福快乐的时光。她想不通这个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可怕死法。她不禁失声问道：「善有善报的说法难

道是假的吗？老天爷难道没有眼睛吗？」

陈素芬正在胡思乱想，大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黄毛只叫两声就住了口，显然是认识来人。

有人有些迟疑地敲了窗户几下。

陈素芬打开房门，见天井里火把通明，站了十多个人,工作组的三个干部也在其中。

孟福宽走到门口，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我代……代表……农民协会，没收地主王老……秉文家的财产。」说完，他转身溜下了台阶。

郝勇挥了一下手，几个民兵冲上前去，在仓房和堂屋的门上贴了封条。王守伦拉住逃到身旁的孟福宽，对他附耳说了句什么。孟福宽回过头，补充道：「你们搬到客房里头去，卧室也要封。……把钥匙都交出来。」

陈素芬只得将钥匙交给孟福宽，抱起哇哇大哭的孩子，向客房走去。

姚凤英知道客房的床上什么也没有。她连忙把黄毛交给孟福宽，跑进卧室，抱出床上的被褥，放到客房的床上。

范淑君见姚凤英对这个地主婆如此殷勤，阶级立场如此不坚定，感到很不高兴。不过，她忍住了，没有当着大家的面呵斥这个女人。

这群人在卧室的门上贴好封条后，又去查封其他地主和富农的财产。他们留下了一个民兵站岗，以保卫贫雇农在清匪反霸和土改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果实」。

陈素芬这才明白，仓房、堂屋和卧室里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她庆幸自己的动作还算快，付清了两个长工的工钱，为王秉文免去了一场变牛变马的灾难。

第二天早上，土改工作组的几个干部带着王守伦等四五个人来到陈素芬家，清点她家的土

地、房屋、粮食、衣物、现金等财产。他们先在堂屋里翻了一阵，找到了一些账本地契和笔墨纸砚之类的东西。冯东明叫孟福宽找来一个箩筐，把账本和地契胡乱地扔了进去，准备将来当众烧毁。接着，众人来到仓房，见到了孟福宽谈到过的七十多石粮食和其它的杂物。他们准备用这些粮食来补交玫瑰坝一九四九年度的公粮。最后，众人来到了卧室。他们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找到了十来万圆金圆券，在埋于衣柜底部的一个小木匣里发现了三十多件金银首饰、五个面值为一圆的银圆和七八个面值为一角的银圆。

孟福宽和姚凤英见了这些首饰后都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在王家住了那么多年，却只是见到陈素芬在结婚的那天戴过两件首饰。平时，陈素芬只用一根竹簪子别住发髻，连耳环都没有戴过。在这里，金银首饰却像是一些不值钱的破铜烂铁，毫不经意地堆了一堆。

范淑君愤恨地说：「这些都是贫雇农的血汗哪！这个狗地主为了打扮他的臭女人，不知道害得多少穷人挨饿受冻，多少穷人家破人亡！」说着，她把首饰一件一件地拿出来，让潘文辉详细登记。登记完这些首饰后，她见匣底还有一件用红绸子包着的东西。她拿起来，打开红绸，见是一枝黑色的钢笔。她看了看这枝钢笔，先是感到茫然，接着感到委屈，跟着感到愤怒，然后又感到痛苦。这四种表情像走马灯中的画面，在她的脸上交替着出现，不断地变化。幸好大家此时正在忙着查点其它的财产，没有人见到她的那些精彩表情。过了一阵，范淑君终于把自己控制住了。她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两万圆人民币，强笑着说：「郝组长，我的钢笔不好写。我把这枝笔买下来，可以吗？」

郝勇说：「行。把钱交给郭副主席。」

范淑君把钱交给郭发贵，装好了钢笔。她感

到很累。于是，她坐在一张独凳上，怔怔地看着众人翻箱倒柜。

房门吱的一声打开了。林民义把头伸进来，说：「四婶想进来，想给郝组长说话。」

「哪个四婶？」冯东明问。

「嗯……那个地主婆。」林民义红着脸说。

郝勇愣了一下，说：「叫她进来。」

范淑君正在想心事，没有注意到林民义等人在说什么，所以也没有阻拦。

陈素芬肿胀着眼睛，抱着孩子，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她一进门，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组长大人开恩，把那些尿布赏给我。昨天晚上，娃娃没有尿布换，哭了整整一夜。」

郝勇心一软，低声说：「行。」

陈素芬腾出一只手，拾起一摞不知是谁扔在地上的尿布。她把尿布搞到手后，却仍然不肯离去。她垂着头，哼哼唧唧地说：「我们母子俩就

身上的这身衣服，脏了连个换洗的都没有。组长大人，你做好事就做到底，再赏两件衣服给我们吧。」

范淑君心中有气，正没有地方出。她见这个地主婆装成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得寸进尺，要了这样要那样，就大声呵斥道：「你还想要什么？要银圆？要首饰？要田要地？你快给我……」她本想叫陈素芬滚蛋。可是，就在这时，她突然觉察到室内的气氛有些不对。室内的几个人，包括郝勇，包括冯东明，包括那些对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贫雇农，都静静地望着她。他们的表情很明显，都是在为那个地主婆求情。范淑君强忍住怒火，对姚凤英说：「等会儿姚大姐给她几件旧衣服就行了。把新衣服留下来，我们要分给那些衣不蔽体的穷苦人。」她转过身来，指着陈素芬的鼻子说：「快滚！不要在这里妨碍我们工作。」

陈素芬这才千恩万谢地离开了。

范淑君站了一阵。她越想越气，跺了跺脚，呼的一声冲了出去。

郝勇和冯东明都意识到刚才自己的阶级立场出了问题。他们低下头来，装成是很忙的样子，以掩盖自己的羞愧。

不久，姚凤英把陈素芬的衣服整理好了。她把这些衣服分成了三堆，一堆是新的，一堆是有补丁的，还有一堆是半新不旧的。她还把孩子的小衣服也全部找了出来，放到一边。接着，她出去拿了一个箩筐进来，把半新不旧的衣服全部装进了箩筐。她犹豫了一下，抬起头来，偷偷地看了郝勇和冯东明一眼，又拿了一些新的衣服，压到半新不旧的衣服下面。然后，她将孩子的衣服放进箩筐，给陈素芬送了过去。

室内的人都偷眼看见了姚凤英的那些小动作。不过，所有的人，包括郝勇和冯东明在内，

都没有吱声。

卧室里的清点工作结束后，这一群人便走了出来。这时，范淑君正面带微笑，同站岗的民兵闲谈。她见到郝勇后，犹豫了一下，问：「郝组长，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嗯。」郝勇含糊地说。

范淑君指指点点地说：「那间堂屋可以用来开小会。郝组长和东明同志可以住在这间卧室里，我可以住在那间客房里——叫那个地主婆搬到柴房去住。仓房里有一张小木床，可以让她使用。我们搬到这里来住，怎么样？」

冯东明诧异而又不安地看了范淑君一眼。他们在县城里集训的时候，上级领导同志曾经反复地强调，土改工作组进村后，应该同广大的贫雇农住在一起，依靠贫雇农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他们还应该随时提高警惕，严防地主富农的暗杀和破坏。尽管冯东明并不相信陈素芬这么一个弱女

子会手持利刀向工作组的成员扑来。可是，工作组在前一天才刚刚代表人民，处决了这个女人的丈夫。她对工作组的成员一定会恨入骨髓。他觉得范淑君的提议实在是匪夷所思。他相信，郝勇绝对不会同意她的这一提议。

出乎冯东明的意料，郝勇爽快地回答道：「行！」

冯东明上了一趟厕所，这才明白了范淑君的苦心。

来到玫瑰坝后，冯东明一直因上厕所这件难以启齿的事情而苦恼。玫瑰坝人总是习惯地把厕所和猪圈建在一起。人们在室内挖个大坑，在坑底和坑壁上抹一层不渗水的用石灰、黄沙、和小石块混合而成的三合土，在坑上搭些木板，然后用栏杆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厕所；另一个部分是猪圈。厕所部分的木板留有几个空隙，供人方便。由于大坑兼有积肥的功用，过了

一秋一冬，里面就装了满满的一坑粪便。小便不成问题。大便却非常麻烦。那东西一落下去，蹲着的人就得尽快尽高地抬起屁股。动作稍有缓慢，坑里的粪水就会溅得一屁股都是。城里来的人经验不足，动作总是有些缓慢。冯东明来玫瑰坝的时间不长，却已经去刘天仁的铺子里买过两次草纸了。第二次，他买了整整五刀草纸，在无意之中买光了铺子里的存货，害得范淑君满脸通红地跑来找他，吞吞吐吐地向他要草纸救急。

这个厕所是经陈素芬改造过的。它也是大坑加木板的设计，也有方便兼积肥的功用。可是，在供人方便的空隙下，陈素芬叫人安放了一块倾斜的木板。于是，那东西只能在冲击了那块木板之后才能够滚进粪水里去。无伦那东西有多么坚固，它都不能自由自在地溅起粪花来了。因此，在这个厕所里方便，即使动作不是那么敏捷，屁股的清白也有保证。怪不得范淑君对这么一个脏

兮兮、臭烘烘的厕所一见钟情。为了这个厕所，她竟毅然放弃那个精巧别致的草堂，甚至愿意同这么一个毒如蛇蝎的地主婆挤到同一个天井里来。由此可见，凶恶的阶级敌人固然可怕，那些四处欢快飞溅的粪花却更加令人胆寒。

在得到郝勇的批准之后，范淑君立即展开行动，带领众人把卧室里的「胜利果实」搬进了堂屋，并且亲自责令陈素芬马上搬迁。这样，工作组在当天晚上就可以搬过来住了。

在去林国友家进行清查的路上，冯东明见范淑君的面色不好。他知道范淑君还在为他刚才的行为而生气，便故意地走在她的身旁，讪讪地同她搭话。

范淑君早就想好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个无耻的家伙了。她没有回答那些无聊的问话，突然叫了一声冯东明过去的名字，问：「邹耀祖，你的钢

笔呢？」

冯东明不明白范淑君为什么要叫他的旧名，愣了一下，才从自己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枝钢笔，说：「你想用？」

「不是那枝。」范淑君摇着头说。

冯东明一边把钢笔插回去，一边茫然地说：「哪一枝呀？你知道，我就这么一枝钢笔。」

范淑君撇了撇嘴，轻蔑地说：「你送给别人的那一枝。」

冯东明笑着说：「第一，我没有送钢笔给谁。第二，我要是送了，又怎么能够拿出来给你看呢？」

范淑君发火了。她恨恨地说：「哼，还想狡辩！」她把一枝钢笔塞进冯东明的手里，讥讽地说：「送东西也不拣个时间！」

冯东明接过来一看：这是一枝黑色的旧式钢笔，上面刻着一匹奔腾着的骏马，还刻着「邹耀

祖」三个字。他的心猛地往下一沉，脸色也变了。他惊讶地问：「这是你刚才买的那枝？」

「正是那枝。」范淑君冷冷地说。

冯东明梦呓似地说：「怪不得那么面熟。」

范淑君觉得天旋地转。她最不愿意相信的事竟然是真的。她沉默了好一阵，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自己控制住，伤心地说：「真是你的笔？」

冯东明见林国友家快要到了，就把那枝钢笔还给范淑君，说：「这件事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我等会儿再详细地讲给你听，好吗？」

第十章

工作组的三个干部在刘天财家吃了晚饭，把铺盖卷一捆，很快就搬入了新的住地。冯东明匆匆地整理好床铺，趁还没有开会，来到客房的门口。他轻轻咳了一声，问道：「可以进来吗？」

范淑君正坐在茶几旁写日记。她头也不抬，冷淡地说：「进来吧。」

冯东明顺手关上房门，在茶几旁的另一张太师椅上坐了下来。他犹豫了一下，说：「钢笔的事。——我昨天才知道她是黛山人……」

「我不想听。」范淑君打断他的话。「她是个地主婆！是阶级敌人！黛山人又怎么样了？」

冯东明想了想，重新起了一个话头。「你知道陈书记是我的老乡。可是，你并不知道，陈书

记还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呢！」

范淑君对这条新闻并不感兴趣。她低着头，仍然在日记本上胡写乱画。

冯东明接着说：「陈书记原来的名字叫陈庆麟。他的父亲叫陈和森，从前在我爸爸开的店子里做事。我妈妈生下我后，奶水很少。想了很多办法，试过不少下奶的偏方，都没有用。我吸不出奶就拚命地哭，一哭就是几个钟头，把嗓子都哭哑了。碰巧陈书记的妈妈第二天给他生了一个妹妹。我爸爸就去求陈伯母，请她匀点奶水给我。为了喂奶方便，我爸爸又把他们全家接到邹家大院来住。我特别能吃，又特别能哭。『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说的就是我。如果我没有吃够，我就哭个没完。陈伯母只好让我先吃。可是，我吃之后那个小女孩就不够吃了，要靠米糊糊充饥。那个小女孩就是陈素芬。」

范淑君抬起头来，不相信地盯着冯东明。

「这件事一直是我妈妈的一块心病。在我妈妈的坚持下，我断了奶后陈家还一直住在我家的房子里。我妈妈不许我爸爸收他们的房租，还不时送点衣物食品之类的东西给他们。所以我小时候常常和陈家的三兄妹一起玩。那时候的素芬长得又瘦又小，还三天两头地生病。我妈妈经常对我说，因为我抢了素芬的奶，她在当婴兒的时候营养不良，身体的底子差，抵抗力不强，才长成了那个样子。」

范淑君专注地听着，仍然没有说话。

「那枝笔是我满十岁时，我舅舅，就是那个反动画家冯子虚，送给我的。我属马，他就在钢笔上刻了一匹奔马，还刻上了我的名字。我见素芬喜欢那匹奔马，就把钢笔转送给她了。当时我才十岁。」冯东明说。

「后来呢？」范淑君催促道。

「在我十四岁的那年，有一天，陈伯母一个

人到城外的一个庙子里去烧香。我二大伯邹德全喝醉了酒，兽性大发。在光天化日和众目睽睽之下，他竟然把陈伯母拖进路旁的一块玉米地里，强奸了她。」

范淑君哼了一声，说：「看来你们邹家没有几个好人。」

冯东明叹了一口气，说：「他们把邹这个姓都弄脏了。」

「后来呢？」范淑君问。

「陈伯母没有回家。第二天早上，人们终于找到了她的尸体。她在一片树林里上吊自杀了。陈书记当时才十六岁。一天晚上，他拿了一把砍柴用的弯刀，翻墙摸进了邹德全家，趁他不备，在他的背上砍了两刀。可惜陈书记没有把那个坏蛋砍死，只砍了他一个重伤。陈书记砍伤邹德全后，又砍伤了一个闻声赶来的狗腿子，自己也受了一点轻伤。他夺路而走，家也没有回，就连夜

逃走了。后来，他去了北方的解放区，参加了革命，成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陈书记对素芬说过他要去杀邹德全。素芬把这个消息告诉陈伯伯和我妈妈后，陈伯伯想去把陈书记追回来。我妈妈说已经太晚了。她知道邹德全这个坏蛋心狠手辣，绝不会放过陈伯伯全家。于是，她把自己的私房钱全部塞给了陈伯伯，要他带着素芬和小三立即逃命。小三就是素芬的弟弟陈庆龙。邹德全是黛山县白鹤镇的一霸，是袍哥的舵爷，从来没有人敢惹他。这家伙平时威风惯了，万万想不到有人敢来偷袭他，这才被陈书记砍了两刀。事后他立即派了一帮恶棍来抓陈伯伯全家。幸好陈伯伯他们走得早，没有被他们抓到。这个坏蛋不甘心，又传书给西康、四川和云南三省各个县的袍哥，要他们捉拿陈伯伯一家四口。没想到素芬竟然逃到这里来了。」

范淑君酸酸地问：「你一到玫瑰坝就把她认

出来了？」

「没有，」冯东明说。「她的样子变化太大，和小时候一点都不同。陈素芬这个名字又太普遍。我们工作团不是也有一个陈素芬吗？我有个中学的同学也叫陈素芬。我只是觉得她很面熟。现在我才想起，她长得同陈伯母有点相像。」

「你是什么时候把她认出来的呢？」范淑君问。

「我没有认出她。昨天我通知她开会的时候，听她讲过一句话，这才知道她是黛山人。我有些好奇，想问她是怎么来到玫瑰坝的。后来因为急着要去会场，还想给那两个长工说两句话，就没有问。今天你给我看了那枝钢笔，我才知道她就是素芬。」冯东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不幸的是，她逃出了虎口，又落入了狼窝，被那个老地主霸占了。」

两个人沉默了几分钟，范淑君问：「把这件事告诉郝组长，好吗？」

冯东明皱着眉，摇了摇头。「我们得先告诉陈书记。如今素芬成了地主分子。没有经过陈书记的同意就把这事张扬出去，可能不大好。」

范淑君又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和郝组长商量一下，把她的阶级成分改一改？」

冯东明想了一阵，再次摇了摇头，说：「按照五号文件里面的规定，她应该被划成地主分子。如果我们要以情况特殊为理由改变她的阶级成分，我们就得对郝组长明说。我看，我们最好是先给陈书记汇报一下，然后再改。」他站了起来，说：「我们一起去找素芬谈一谈，好吗？」

范淑君说：「你自己去就行了，拉上我干什么？」

冯东明望着范淑君，恳切地说：「一起去，好吗？」

「好吧。」范淑君站了起来。

两个人走出客房，来到了柴房门口，敲了敲门。

陈素芬开了门。她见是工作组的两位干部，就听天由命地站在门口，等候他们发落。

冯东明和范淑君扫了室内一眼。柴房的左边堆着一些木柴，右边堆着一些煤。那张破旧的小木床就支在柴和煤中间的一小块空地上。木床上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一些衣物和尿布，躺着那个熟睡的婴兒。柴房的窗户上没有窗纸。晚风通过窗户呼啸而入，一次又一次地向躲在一块木板后面的油灯冲去，企图把它扑灭。油灯小小的火焰战战兢兢地左躲右闪，不停地摇曳，好像随时都会突然熄灭。

看到这一切，范淑君觉得自己的心中非常不安。不久之前陈素芬和她的孩子仍然是两个可恶的阶级敌人，冻死饿死也是活该，也不会引起她

的半点怜悯。现在，这母子俩却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人。她想到自己占据了温暖的客房，却把这孤兒寡母赶到这么一个冷风肆虐的柴房里来，产生了一种犯了罪的感觉。阶级敌人和陈书记的亲妹妹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概念，按道理不应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个黑白分明的世界似乎有点模糊了。范淑君感到有些困惑。

「我们可以进来吗？」冯东明问。

「请进。」陈素芬说。她看了周围一眼，疾步走到床前，把床上的东西往里挪了挪，说：「请在床沿上坐吧。」她见两个干部坐好后，去墙角拉过来一个箩筐，把它往地上一翻，自己就坐在筐底上。

冯东明整理了一下思绪，笑着问：「认识我吗？」

陈素芬再次打量了冯东明一眼，想道：「真是他吗？不然，他这样问是什么意思呢？那双眼

睛看上去还是那么善良，一点都不像刚刚杀了人的样子。」

冯东明见陈素芬不说话，问道：「你是黛山县白鹤镇的人吧？」

陈素芬点了点头。

「你父亲叫陈和森？」冯东明又问。

陈素芬又点了点头。

冯东明呼的一声站了起来，激动地说：「素芬，你真地不认识我了吗？小时候，我抢过你的奶。」

陈素芬被冯东明的情绪感染了，一股压制不住的激动从她的眼睛中流露出来。可是，重逢的喜悦并没有冲淡她心中的悲哀、忧虑和恐惧。几股不同的情绪在她的胸中奔腾激荡，有时缠绕交汇，有时相互冲撞。过了好几分钟，她等自己的情绪稳定了一点，这才轻声地说：「真是你？」

「你的样子全变了。」冯东明说。他感激地

望了范淑君一眼，说：「要是淑君同志没有找到那枝钢笔，我还不敢认你呢。真是太巧了，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重逢。大哥也来了。可惜，他也没有认出你来。」小时候，陈素芬和小三叫陈进大哥，叫冯东明二哥。因此，冯东明也跟着他们，把陈进叫做大哥。

陈素芬心中一震，忙问：「哪个大哥啊？」

「就是庆麟大哥啊！」冯东明说。「他改了名，现在叫做陈进，是我们阑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昨天他还来过这里呢。」

陈素芬没有见到她的哥哥。当陈进等人涌进天井里来的时候，她在厨房里只看见了郝勇等两三个人。后来，她见郝勇等人气势汹汹地把王秉文押出去，吃了一惊，发了一阵呆。她还在发呆的时候，陈进和谭伟民就离开了。在斗争会上，陈进倒是一直端坐在台子的后部。可是那时候她的全部心思都在王秉文的身上，对其他的人基本

上是视而不见。她连县长是高是矮，是肥是瘦都没有注意到。此时，她听说自己的哥哥还活着，已经当了县长，并且亲自主持着杀了自己的丈夫，心中百感交集。她沉默了好一阵，这才问道：「大哥什么时候回玫瑰坝来？」

冯东明说：「不知道。他要领导全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忙得很。谁也不知道明天他会在哪里落脚。你放心，我们会写信把你的情况告诉他的。」

陈素芬点了点头，说：「请你写信告诉他，富人中也有好人，不要继续滥杀无辜了。」

冯东明对陈素芬耐心地解释说：「人民政府是不会滥杀无辜的。我们杀的都是一些为非作歹、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土匪和恶霸。」

「明明是滥杀无辜，还要狡辩！」陈素芬对自己说。她不想同冯东明争辩，继续说：「告诉

他，杀人会损阳寿。」

冯东明本来想说，这种话是地主阶级用来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的封建迷信。这话刚要出口，他突然意识到，陈素芬现在是地主分子。他给一个地主分子揭露地主阶级的谎言，似乎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于是，他换了一个话题，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陈伯伯和小三呢？」

陈素芬说：「那天，我们逃走后，仍然感到害怕，所以只是拣荒山僻野逃命。你妈妈本来给了我们不少钱，还有一些金银首饰，够我们躲到乡下去安一个新家。谁知我们走到打箭炉附近的二龙山时，被土匪抢光了身上的钱财。没办法，我们只好一边要饭，一边漫无目标地四处躲藏，流浪了一年多。后来我们来到了陶家营。小三最先病倒。过了一天，我爸爸和我也病倒了。我们得的是霍乱，上吐下泄，非常严重。陶家营的人说我们把病带进了村里，不由分说，把我们赶了

出来。当时我们已经有两天没有沾过一粒米了。走了几步，小三就一头栽在路旁死了。我爸爸和我连挖个坑埋小三的力气也没有了。我们也走不动路，只好有气无力地躺在路旁等死。幸好这时守礼他爸爸路过陶家营。他为我们请了医生，抓了药，叫几个人埋葬了小三，又请人用滑竿把我们抬到龙泉村来养病。我爸爸的霍乱没有好，又得了痨病。他在这里住了七个来月就去世了。」陈素芬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面容平静，语调缓和，只有她的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里露出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出来的悲伤。

范淑君却深受感动。当陈素芬讲到他们父女俩躺在路旁等死的时候，她的泪水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哗哗地往外流。这时，那个骚哩骚气、满肚子坏水的地主婆突然变成了一个孤苦零丁的穷孩子，唤起了她无限的同情。当陈素芬讲到王秉文如何帮助他们父女的时候，她却又感到迷惑不

解，不明白这个狗地主为什么会帮助这两个穷叫花子。她想了一阵，终于看穿了王秉文玩的是什么花招，感叹地说：「王秉文这个坏蛋真狡猾！他见到你漂亮，想霸占你，就用这些小恩小惠来欺骗你们。」

陈素芬为王秉文辩护说：「他不是坏蛋。当时我也不漂亮。他并没有霸占我的意思。我父亲在临死前把我送给他作妾，叫我好好伺候他，报他的活命之恩。他没有让我作妾，而是把我风风光光地娶过来当正室。他是一个少见的大好人。」说着，她的眼睛有些润湿了。

范淑君知道陈素芬受王秉文的毒害太深，一时转不过弯来，需要做长期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能使她认识到那个狗地主的狡诈，所以没有多说话。

冯东明听见陈和森竟然把自己十六岁的女兒送给那个老地主作妾，感到非常痛心。他跺了一

下脚，说：「陈伯伯真糊涂！怎么能够把自己的亲生女兒送给别人作妾呢？而且还是送给这么一个老家伙。」

陈素芬看了冯东明一眼，问道：「你说我爸爸应该怎么办呢？让我一个人去要饭吗？那时候我浑身是病，每天都要吃药，不知道花了守礼他爸爸多少钱。一般的人家养得起我吗？我吃了整整两年的药，什么重活也干不了。像我这样的病秧子，当时就是倒贴了钱，其他人还不肯要呢！」

冯东明和范淑君都想说点什么。可是，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这时，陈素芬对自己的地位已经有了一些信心。她想：「耀祖从小就对我好。现在他虽然当了共产党，恐怕也会向着我。大哥当了县长，成了阑县的父母官，他会不照顾我吗？」于是，她有恃无恐地问：「你们什么时候把那些首饰还给

我呢？」

冯东明满面通红，结结巴巴地说：「那些首饰……那些首饰……」

范淑君说：「那些首饰是王秉文从穷人那里搜刮来的，应该还给穷人。」

陈素芬是从字面上去理解这句话的。她反驳道：「穷人怎么会有那些东西？那些首饰不是搜刮来的，是我们长期省吃俭用，攒下钱买来的。守礼他爸爸说，你们共产党来了以后，要把生产资料拿去分给佃户。首饰是生活资料，你们不会拿去。守礼他爸爸说，他年纪大了，下不了地，攒些钱，买些首饰，是为我和守礼将来的生活作准备。那些首饰都是我和守礼的。」

冯东明和范淑君听得目瞪口呆。他们没有想到王秉文这个老地主竟然知道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懂得什么是生产资料，什么是生活资料，还知道共产党来了之后要没收他家的生产资料。

他们依稀地记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只是说过要剥夺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而没有说过要剥夺剥削阶级的生活资料。可是，党中央发下来的文件却明文规定，必须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全部财产，包括土地、房屋、家具、衣物、存款、现金等等。中央文件难道会错吗？事关重大，两个人都不敢随便作出判断。

冯东明定了定神，回答道：「我们没收那些东西，是执行县人民政府的指示。今天晚上我立即给大哥写封信，请他指示是否应该把那些首饰还给你。」他略带迟疑地对范淑君说：「我想同郝组长商量一下，和他一起搬到这间柴房来住。素芬带着个孩子，这个窗子又没有糊纸，风吹得进来，晚上可能会很冷。」

范淑君说：「郝组长还不知道这件事呢。叫他搬家，就得对他明说。你不是说现在暂时不要把这件事传出去吗？我看，不如请她搬回客房，

我去和姚凤英作伴。我们就对郝组长说我晚上一个人住有点害怕。」

冯东明对范淑君感激地点了点头，然后对陈素芬说：「大哥现在是县委书记，你是一个……你是一个地主分子。在没有见到大哥之前，不要到处张扬你们是兄妹，好吗？」

陈素芬问：「听你们有时候讲『地主』，有时候讲『地主分子』。『地主』和『地主分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呀？」

冯东明解释道：「各地的情况不同，对地主分子的划分也不同。在阑县，一个人如果占有三十亩以上的耕地，本人又不参加劳动，靠剥削雇工或者出租土地为生，他就是地主，也叫做地主分子。他年满十八岁的家属也是地主分子。」

陈素芬点了点头，说：「就是以前所说的有钱人。在你们共产党的眼里，地主分子都该杀，是不是？」

冯东明尴尬地说：「并不是所有的地主分子都该杀。」

范淑君插嘴说：「我们杀的都是作恶多端、横行霸道的恶霸地主。我们对一般的地主执行的是『给出路』的政策。只要他们不再压迫和剥削农民，我们就给他们一条出路，将他们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那你们怎么要杀守礼他爸爸呢？他是个好人，根本不是什么恶霸！」

冯东明听陈进说过王秉文可以不杀。他也不明白谭伟民为什么要判处王秉文死刑。他只好含混地说：「我们杀人是很慎重的，必须由工作队的队长反复衡量罪行，决定该不该杀，再由工作团的团长审核批准。我们绝对不会滥杀无辜。大哥见到你后会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杀他。」

陈素芬以为冯东明是不愿意指责她的哥哥，心想：「也好，等大哥来了，我再问他。」她掏

出手帕，擦了擦眼角的泪花，又问：「刚才范干部说要把我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范淑君有些不大自在地说：「你……嗯……虽然是穷人出身。可是，你嫁给了那个……老地主。他的坏思想……嗯……也影响了你。所以，你必须积极参加劳动，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这样，你才能回到我们劳动人民中来。」

陈素芬想了一阵，气愤地说：「我明白了。在你们看来，『坏思想』就像花柳病一样，是可以通过婚姻传染的。你们认为我嫁给了一个坏人，所以现在我也成了一个坏人！我哥哥也是这样想的吗？」

范淑君是个没有结过婚的大姑娘，脸皮很薄。她听到『花柳病』三个字后，羞得桃红满面，也就顾不得听陈素芬下面的气话了。

冯东明见陈素芬生气了，连忙说：「淑君同

志不是说你是坏人。你知道吗？我也在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脑袋里的坏思想也很多。淑君同志也有坏思想。我们都是在旧社会长大的，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上的坏思想影响。我们大家都必须清除自己头脑里的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坏思想，树立起共产主义的好思想。我们只有改造了自己的思想，才能创造必要的条件，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这一下，陈素芬以为自己明白了。她记起了《水浒》中的一段故事：豹子头林冲想要在梁山泊入伙。于是，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便要他先纳个「投名状」来。这就是说，林冲必须先去杀一个无辜的人，将那人的头割来献纳，才能取得当绿林好汉的资格。她想：「共产党做事和绿林好汉有些相似。看来他们也兴这一套。这个『改造思想』的意思恐怕就同『投名状』的意思一样，就是要杀一个无辜的人，然后才能入党。」想到这

里，她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原来，他们杀人就是为了改造自己的思想。现在那个姓郝的干部和耀祖已经杀了人，已经把思想改造好了。可是这个范干部还需要改造思想，不然就加入不了共产党。不知道将来他们会让她杀谁呢？范干部要我改造思想，莫非要我也去……」她不敢往下想，连忙说：「我不想改造思想。我也不想成为共产党员。」

冯东明和范淑君心情沉重地对望了一眼。他们觉得很意外：才几年的时间，一个受尽了压迫和剥削的穷孩子竟然会变成一个不愿改造的死硬地主分子。范淑君轻轻地摇了摇头，提醒冯东明不要对帮助陈素芬重新做人抱太大的希望。冯东明庄重地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一定要挽救陈素芬，帮助她重新做人，以折自己幼年时所犯的抢奶之罪。冯东明对陈素芬说：「过两天我再给你好好地讲一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

天井里响起了一阵喧哗，来开会的人已经到了。范淑君说：「这里不能住人。我们赶紧给郝组长打个招呼，趁会议还没有开始，帮陈大姐搬进客房里去吧。」

事情出乎意料地顺利。郝勇听说要让陈素芬母子搬回客房，不仅没有阻拦，连为什么也没有问，好像她不是一个地主分子，而是一个基本群众一样。

大家七手八脚地帮陈素芬搬回客房后，郝勇对冯东明和范淑君说：「这个陈素芬是穷人出身。群众都说她是一个好人，从来没有干过什么坏事。刘天财家虽然不远，我们专门跑去吃饭却有点麻烦。我们就叫这个陈素芬帮我们做饭，好不好？」

范淑君惊讶地看了郝勇一眼，心想：「这个郝组长也真是瞎胆大。昨天他才亲手枪毙了陈素芬的丈夫，明天就要她做饭，也不怕她在饭菜里

投毒。幸好我现在知道了她的真实身分，不然的话，我才不敢吃她做的饭呢。」她笑了笑，说：「既然是郝组长的意见，我同意。」

冯东明见到郝勇把目光移到了自己的脸上，连忙说：「我也同意。」

当天晚上，冯东明在散会之后，给陈进写了一封信，详细地描述了陈素芬怎样逃亡，怎样要饭，怎样嫁给地主王秉文，以及她目前的状况。他还提到陈素芬拖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兒，生活的确有困难，所以要求归还被工作组没收的首饰。

陈素芬为工作组的干部做了几天饭，对他们有了一些了解。她发现：冯东明虽然处处向着她，却像有些什么顾虑，前怕狼，后怕虎，对她的帮助不会很大。范淑君待人热情，做事明快果断，可是却怕她抢走冯东明，心灵的深处对她有些敌意，也不是个可以依靠的人。相反，那个同

她有杀夫之仇的郝组长倒是很好说话。于是，她先是借口缝补衣服，找郝勇要回了针线剪刀。后来她又借口换洗被褥，找他要回了一些床上的用品。郝勇对她似乎很迁就，总是有求必应。几次得手之后，陈素芬更加肆无忌惮，要回了一些桌椅箱柜，要回了一大堆书籍，要回了冯子虚的那幅〈玫瑰坝夕照〉，还要回了其它的一些七零八碎的东西。她知道银圆和首饰事关重大，必须等她哥哥发话，所以才暂时没有打那些银圆和首饰的主意。

林国友的老婆和他的那两个小老婆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她们的一切财产都被没收了。她们和孩子都落了个干手净足，只剩下身上穿的一身衣服。林家珮只好在林氏家族中挨门挨户地募捐，为她们搞到了一些破旧的衣服被褥以及针头线脑、锅碗盆瓢等日用杂物，以助她们渡过难关。